

週聞

D. LIBEDINSKY.



蔣光慈譯

收發
六千七百

俞整
鞠著
之七

十九八十五
年

世界新興文藝叢刊之一

一週間

D. Libedinsky 著

蔣光慈 譯

第一章

在陰濕的不飛動的雲塊之間，露出微光，蔚藍着歡欣的天空。晴朗的春陽的天氣只過了三天，冰雪都溶解了，流到城外的河去，街道變爲噪雜而不潔的了。到了第四天，春光低下頭來，坐在哪一個遼遠的林野間睡着了。僅僅在日中的時候，太陽偶而向地球上微笑了一下，接着便又走入那不動的雲層裏去了。但是春天的歡欣依然留在着，不過牠立在一切的背後，宛如那太陽立在各式各样的雲層的背後一樣。那雲塊有灰色的，黯藍色的，紫白色的，不動地在地球上懸着，如陰濕的石塊似的。

如果經過城角的圍牆與屋宇，踏着濫泥，走上那雪已化盡了的山丘，在那裏躺着



一塊孤單的他受過風雪的石頭，再回頭望一下，那你便望見了：山丘的脚下，延至那河的岸邊，陳列着無數的木造的房子，躺着一個小小的城市。很少看得見人跡，彷彿一切都在睡着；只聽見犬的吠聲，春鷄的响亮的叫鳴。在寬展的街道上，在一條一條的里巷內，還晶亮着最後的雪光。很少兩層高大的房子，但是教堂却很多。一個孤單的工廠的烟囱向天空突立着，吐着不斷的黑烟。城外很遠的地方响落着成塊的冰雪。

不甚高大的灰黯的烽火臺上噹噹地，很均勻地，响動了五下，打破了陰鬱的沉寂，過了兩分鐘之後，便接連着飛揚起來响亮的鐘聲，這鐘聲很久地繚繞於空氣中不散，慢慢地落入城外鄉村的烟霧裏。

在這個爲人所不覺察的簡單的一點鐘，當太陽灰白了面孔，遠遠地走去了的辰光，人們向馬戲園前的大坪聚集起來，——他們沿着低小的柵檻，踏着雪泥的小路，經過泥濘不潔難以行走的街衢，慢慢地向着馬戲園的門前走來。一陣一陣的男女們，這其間年青的比年老的多些，穿着灰色的制服及一些破襪的黑色的或藍色的大衣。他

們匆忙着，會遇着，有時打着招呼，相互地笑一笑。他們的笑痕，眼睛，動作，步調是不同的，但是在大家的身上究竟有着是一件類似的東西，宛如那同一的遼遠的朝陽輝耀着他們似的。

在馬戲園裏整天地寂靜着，巨大的灰鼠無聲息地奔跑着昏黃的舞臺。寬大的門扉上貼滿了破舊的廣告，殘缺的語句，說明着過去的一些什麼。現在這些門扉闊地展開起來了。馬戲園內頓時顯得光亮些。人們如水浪一般地漫溢着全馬戲園。從舞臺看起，一層高一層，宛如一座人山似的。偌大的一個馬戲園充滿着脚步與說話的鬧聲。

立在舞臺中間的圓桌子的旁邊，出現了兩個人。從馬戲園的一切角落裏，向他們呼喊他們的名字，於是克里明同志，一個穿着兵士制服，昏黃中臉上現着微微的縐紋，然而具着一雙又美妙又平靜又有精力的眼睛的人，依着羣衆的意志，從舞臺中高叫道：

——同志們，我宣布城區的黨的大會開會了，會議的日程是國民經濟委員會的主

席關於邊區的經濟情形的報告。沒有反對的罷？季曼同志現在就開始報告了。

馬戲園內異常地寂靜起來，所有聚集着的人們，就同一灰色的馴服的野獸似的，匍匐於主席的脚下，將視線集中到別一個人，這個人也立在舞台的中間，正用着顫動的手理那一頁一頁的紙頭。

季曼做報告時，念及關於麵包，樹木，火車頭……等等的數目，聲音雖然提得很高，然而究竟不能十分聽得清楚。但是大家都很飢渴地聽着他，並且都明白現在所說的是關於麵包，經濟，食糧和燃料的問題，這些問題寫在一張一張的白紙上，滿佈着主席團的桌子。

季曼爲大家訴說着道，本城離巨大的路線很遠，只千餘里的鐵路的支路將牠與其餘的俄羅斯聯絡起來。邊區差不多連一點兒森林都沒有，自己的石炭又開闢得非常之少，加之鐵路又快要停止工作的樣子，真是糟糕已極。今年又不是豐收的年頭，食糧徵取法奪去了最後的東西，如果我們不將種子應時運到，那我們就要將忍受饑荒，無

論城中也罷，鄉間也罷，都是一樣的。

每一個人都知道這些話語是表明着什麼：飢荒推動農民走入無意識的殘酷的騷動，工廠將要停止工作，工人們將要跑散，而流浪着在那遼遠的原野中的土匪隊，將要乘機而來，破壞鐵路的路線。若要運來種子，那就需要燃料，牠本來是在葉蘭斯克縣境的山上預備好了的，離此有四百里之遙，但是於一禮拜之內絕對不會運來的。播種的期限眼見得非延遲不可了。季曼請大家牢固地把持着，但是他的語句是枯燥的，沒有溶解到羣衆的耳裏，只無所歸宿地環繞於空氣中，如大風下的紙片一樣。

季曼說完了話，一個紅面孔而未生着眉毛的紅兵走上台來表示意見。他說，爲蘇維埃政權在前線上奮鬥了兩年，而鄉村的情狀却越弄越壞。食糧徵取法惱怒了鄉村，在公社經濟裏，在食糧委員會裏，在國民經濟委員會裏，有很多鬼鬼祟祟的現象。窮人簡直完全難以生活下去。將百姓的麵包都奪得干干淨淨，現在我們只有哭泣的一路。哎！……——他將手搓了一搓，復歸了原位。

——怎樣，又要忍受饑荒嗎？——從舞台中間第二個要哭的樣子又開始了。他是一個很瘦削的人，頸項上有一塊傷痕，說得很久，他說一布袋的食糧是很困難贍養家屬的……——一般人都是幹着偷竊的勾當……——他最後苦笑着補說了這末一句。

還有些工人們和紅兵們走上台來，說了一些別的話，他們不慣於羣衆的注意，說話時很不從容，但是他們究竟說了自己所要說的話；他們責罵了季曼，但是他們却都同意，就是同志們要立定脚跟把持得穩穩地。坐着，放下手來，這並不足以表明是把持得住，於是他們尋找出路，宛如盲人摸物一樣。但是會議沒有明了一些不連貫的語句，他們雖然說着同樣的話，可是他們却互相辨駁着。

季曼停止住，不再記寫下來關於結論的駁語了。他是一個小小的可憐的人，聽着大家對於他的責罵，只氣得搖頭嘆氣。演說者之中使他生氣的，是那些看見什麼地方有着出路的人們。他沒有看見出路，只氣憤地喃喃說道：『武斷！說廢話！』可是在別一方面，一些演說者雖然在玻璃牆上碰來碰去，總不能向大家說出自己很清楚

的計劃來，只說及一些什麼瑣事，如從什麼地方可以得到鋸斧……之類。全會場煩燥起來，別要看主席把鈴搖個不歇，可是吼叫的還是吼叫。後來走出來了一個人，他高於中等的身材，駝着背，具着一個四方的大頭。他取下舊的藍色皮帽，現出高大的前額和橫闊的皺紋來。

——羅白珂同志發表意見，——主席說了這話，會場慢慢寂靜下來，爲着要聽見他那不十分响亮的話語。

但是羅白珂不可以說話，因爲他害着喉結核。他本不想出來。他聽着大家說話，老早地就想道，季曼沒有幫助，看不見出路，有許多人雖然看得見，然而不能明明白白地說出來。他懊惱起來黨的委員會，爲什麼在這個大的會場上提出來這個報告呢？他老是等着誰個將這個出路呼出名字來，並用言語解釋得明明白白地，免得他多受剩餘的痛苦。羅白珂本來是不可以說話的呵……他看見大家弄來弄去弄不明白，不禁話音要從喉嚨裏冒將出來。只要說幾句話，就會把問題弄得明白了，那時大家的面孔

也自然要高興起來，因為他們將都知道如何稱呼他們雖然看得見然而說不出來的那條出路。

用着低低的聲音，很怕鼓起此刻喉間要發動的疼痛來，他開始說了……但是什麼也聽不見，大家枉然伸長了頸子；羅白珂於是下了決心，他的聲音宛然突躍了一下，使得大家聽清楚了他的每一個字音。在一切的面孔上都充滿着感激。但是每一個字就同一塊破玻璃也似的，刮得他的喉嚨生痛，使得眼睛不住地淌下淚水，汗也流了滿面。

他說，季曼向會場說出了真情實狀，不應因此而責罵他。這種真情實狀並不是季曼創造出來的，他說出來了危險的難免，我們因此應當感謝他才是。大家不必慌張，應當看一看周圍，在什麼地方總是會找到出路的。應當平心靜氣地看一看。難道說我們的黨不是時常從暗室中找出來門路的嗎？我們的力量與智慧是在於冷靜的研究與堅決的行動上。

出路是有的，很多人看見了牠，但是却不會將牠說將出來。一切關鍵在於燃料上，這是很明白的事情。取得一點兒燃料，那嗎即刻就可以從葉蘭斯克城運來柴木。只要柴木一有了，那我們於一禮拜之內就可以得到播種的種子。一切都繫於燃料上，繫於幾百株的樹木上……從什麼地方取得牠們呢？

很明顯地，在本城中有很多的花園，而在城外二十四里路遠的地方，有一座修道院，那裏有很大的森林。你看，這不是柴木嗎，牠們完全是可以夠用的了。一禮拜之後，從葉蘭斯克就可以運到燃料來，只要燃料一到手了，我們就開始做運輸種子的事。但是必需很快而且堅決地行動起來，必需自己拿起斧鋸走向前去，強迫老爺們和資產階級，並將紅軍和一切勞動者一齊引來參加這個工作。僅僅不可再延遲下去了；如果經過兩禮拜之後，我們能夠得到種子的話，那嗎一月以後一切種子都是會播種好的。

但是斷續的乾咳將他的話頭打斷了。他咳了一分鐘又一分鐘，而羣衆很緊張地等

着他。在他的眼睛裏閃動着無數的同情的溫存的面孔。他咳着咳着，將腰咳得彎起來了。大家看見了這種情形，靜默着不做聲響，僅僅地嘆息着……

○ ○ ○ ○ ○

小小的城市在陰鬱的雲天之下，宛如入了午飯後的沉夢一般。在每家的窗門中都開着格蘭花，花朵躺在懶洋洋的枝葉上，好像藍色的與玫瑰色的蒼蠅一樣。呵，該多少這種木盒子也似的房子！牠們一條街接着一條街地聯結着，內裏是如何狹仄！在每家前房的牆角上，供設着許多可怕的神像，而在線毯鋪着的小桌上，放着細緻的畫冊。在廚房內是很齷齪的，牆壁上跑着油虫，蒼蠅苦愁地在玻璃窗上呻吟着。

住在這些狹小的屋宇內的人們的生活，就如九月的灰色天氣一樣：小雨點單調地打着窗上的玻璃，而從蓋滿了雨點的玻璃望過去，可以望見灰色的柵門，及在泥濘中踐踏着的小紅牛犢子。無數年來的生活就是這樣過着。每天老婆婆清早就起來餵牛，然後提着籃子到市場上去，然後在廚房裏燒煮起來。飯後便洗刷油膩的碗碟。眼睛

無光的，穿着破袴子與破皮鞋的，毫不修飾的男人們，或走去上工，或做什麼交易，或在狹小的鳥籠子裏做着手藝。到了禮拜天的時候，女人們光光地梳起頭髮，穿起紫色的，黃色的，或藍色的衣裳來，拉着孩子們走向教堂去。到了晚間，大家聚集起來飲茶，男人們却拚命地吃着燒酒，有時發起酒瘋來。

在這個辰光，當鐘聲放起翼來，飛揚於全城中，召集禮拜六晚會的時候，這些人們都隱藏憎恨的心情，他們憎恨那些聚集在馬戲園內的人們，但是這種厭惡是不敢發洩出來的。牠隱隱地，爲人所看不到，將全城聯結成了一條黑串……

在這個辰光，住在兩層石房子裏的孫拿託爾先生正散着步。石房子的底層設有一個藥房，這本是屬於孫拿託爾先生的。

藥房充了公……金字招牌『耶穌聖誕藥房』拿掉了。而現在却換了一個紅底黑字的招牌，上面寫着『衛生部設立公社藥房第一號。』

孫拿託爾先生立在沙石的小丘上，收集那些在小木房子裏潛伏着的所有的憎恨，

默默地將這些憎恨都送到馬戲園所在的那個方向去，在那裏進行着爲他所不明白而又爲他所仇視的生活。他是一個矮胖的人，穿着灰色的大衣，戴着講究的禮帽（這帽子普通名爲『敬祝康健』）。他在小丘上立着很久。在前帽簷底下閃射着他的充滿着仇恨的灰黃色的眼睛。當他轉身慢慢地向着院內走去的時候，那便看得見他的紅肥的頸頸子，上面生着很多的短的花白色的毛。

他幫助老婆料理家務，或喘着氣劈柴，或爲牛洗毛。當他的老婆擠牛乳的時候，他立着旁邊觀望着，看那牛汁是怎樣地經過她的手指流到牛乳筩裏。……擠牛乳的很平靜的聲音，豬在槽內哼哼的叫聲，那一種由豬槽內蕩溢出來的氣味，一切都足以安慰他，於是他向老婆報告道：

——我曾到韓任家裏去了一趟，他有一個兄弟從土爾來。他說，很快地就要完結了，老百姓都反對波爾雪委克，波蘭人又要打戰，並且在莫斯科的工人也……

——慈悲的上帝保佑罷！——老婆喃喃地這樣說。孫拿託爾先生背着手在院內踱

來踐去，數着那造屋餘留下來的樹木，很怕人們莫不要再把牠們偷去了。

但是，將春天的歡欣深埋了的陰雲的天空，忽然放射出殷紅的晚霞；太陽推開了雲塊，贈與地球以最後的金色的晚照，便又走到那房屋，那原野，那山丘的背後去了。陰雲又厚積起來，消散了晚霞的光彩。就在這時候孫拿託爾先生沿着不明亮的扶梯，經過不潔淨的便所和洗物盆，很迅速地跑到自己的房裏，喘着氣。

原來在晚霞吐彩的辰光，從馬戲園內飛揚出來豪邁的國際歌聲，數百人的宏亮的喉嚨震動了全城，直冲至天上的夕陽。即刻，唉，羅白珂就要回來了，那佔住了孫拿託爾先生的房子，爲孫拿託爾先生所不願意見着的討厭的羅白珂！

羅白珂聽着大家唱着國家歌，有時也唱和一兩句，但是咳嗽妨害了他，他只得默默地看着同志們是如何興高采烈地唱着。很鮮明的兩朵紅雲在他的腮龐上燃燒着。他的一雙灰色眼珠，灰色頭髮，及那爲工廠工人所特有的面孔的神情，是全般地和着大家唱着，雖然他唱不出聲音來。他用脚合着拍子，同志們的溫存的語句浮蕩於他的腦

裏。

會場散後，他差不多最後一個人走出馬戲園來，他看見了天空，及那將要消散去的晚霞，突出的屋頂與烟囱，不禁想很舒暢地呼吸一下，因為從春的原野上吹來有力的和風，送來那冰雪消化後的什麼一種的氣味，使得每人都想盡量地呼吸一呼吸新鮮的空氣。但是咳嗽又把他捕捉住了，他的喉間如被瓜子抓破也似地疼痛起來。他的眼睛發了黑，早春的歡欣不知墜落到什麼地方去了，於是他只感覺到和風很譏笑她，而又溫存地，吻着他的熾熱的流着汗液的面孔。

後來咳嗽的襲擊算是過去了，圍一圍頸上的圍巾，便向黨的委員會走去。在路上他看見在死去的晚霞上面，勝利地閃亮着太白星，於是平靜的關於死亡的思想，輕輕的步驟在他的腦海裏經過。很想活着多做一點工作，有時在工作的餘暇，異常地歡欣於太陽與生活。但是爲着這個必需拋開半年的工作，每日飲着鮮熱的牛乳。尤其重要的，是不再參加會議。醫生們是這樣地說着。

『在會場上不說話……』他笑了一笑暗自說道，『這都是狗屁……』於是平靜的關於死亡，自然界和春天的美妙的思想，又爲如何才能取得柴木的計劃所代替了。『卽刻在黨的委員會的會議上，我提出這個計劃來，明天我們就開始實行起來。』他走着，踏破了路上晶瑩的冰塊。

第二章

在穩靜的電燈光下，在一間佈置着紫檀木器的辦公室裏，開始了黨委員會的會議。羅白珂做了一個簡短的報告。他將預備柴木的計劃告訴了大家。但是他們不大注意聽他，在報告的時候，大家很高聲地私語着，很溫存地相對着微笑。在整日的疲勞的，緊張的工作之後，看見同志們相熟的面貌。是很愉快的事情。因此，羅白珂的熱烈的號召，就如火星一樣，落到水中消逝了。誰個也不向他附議，而在報告之後，季曼很久地指責他的主張沒有根據，因為泥濘的道路妨礙着將柴木運到鐵路來，而且斧哪，鋸哪，拖車哪，都是不夠用的。

小小的，就像簿記上面的枯寂的數目字一般的季曼，是這樣地捉摸着羅白珂的意見。

然後加拉烏洛夫，一旅軍隊的軍事委員，具着暗黃色面孔的，翹着鬚鬚的老哥薩克兵，表示反對羅白珂的意見。他從烟斗裏呼出很濃厚的烟霧來，用着很沉重的聲音噤咕着說：『城的週圍現在蠢動着很多的土匪……而你却要將紅軍引到離城有二十多里路遠的地方去。沒有他們，那你是不能將修道院的樹木砍伐的。靠着徵集的資產階級及一些什麼弱敗不堪的蘇維埃的辦事員，你是不能幹出什麼好事來的呵。』

於是羅白珂激劇地咳嗽了一回，將灰綠色的痰塊吐到很精緻的天鵝絨的地氈上，用雜記簿子上面的數目回答季曼，而向加拉烏洛夫說道，革命要求着如此做去，沒有別的出路……因此只得要冒險了。

——好，請你試一試，我恐怕土匪們要將城拿到手裏，把我們的人一個一個地都砍掉，不到幾個月，一定要從邊區砍到中央那裏去。

——加拉烏洛夫慢慢地，很諷刺地，不高聲地，然而大家都可以聽得見，這樣說道。後來忽然抬高了聲音，很憤怒地叫道：——你，羅白珂，發了昏嗎？引起暴動，——這並不是好玩的勾當呵。你同一問克里明罷，他是非常委員會的主席，可以向你說一說，在鄉村間是怎樣地在騷動着。

這時克里明靜默着不動，正在幻想着什麼快樂的事情，他的眼睛是很高興而溫存的。一聽見了自己的名字，即時驚顫了一下，把幻想都拋却了。他具着不自覺的煩惱的心情，追索着羅白珂的話語，於是他同意於季曼的平靜的反駁，及加拉烏洛夫的憤怒的喊叫。凡是羅白珂所說的一切，他覺得都不過是他的不健全的熱望的結果罷了。

——爲着要從碰壁的境界中找出出路來，一定要把意志堅決一下，否則……種子是不種不了的了呵！

羅白珂一面咳嗽，一面用手指着那暗黑的窗戶。隨着他克里明也就移動了自己的視線，望一望夜的面目：這時夜很嚴肅地向着室內望着，使得克里明想像到曠野的邊

區被寂靜的夜幕所掩蔽着了。冰雪溶解中的田野蘇醒過來，期待着農民們的耕種。在晴朗的天氣，農民們成堆地聚集在土埂上面，說東說西，說說天氣，說說一些收成，然後記起來了倉庫是在空虛着，沒有耕種的種子，便都驚慌地靜默着分散了，期待着從城中到來的補救。一天一天地期待着，逐漸地在他們的心靈中生長出來了對於蘇維埃，對於食糧委員會……的惱恨。

於是克里明忽然明白了，爲什麼羅白珂是這樣地急躁着。他明白了，沒有別的什麼出路，便即刻甦醒過來了實際的，銳敏的判斷力，很清白地抓住了羅白珂的主張，並意思着怎樣執行這個主張的道路。於是他使用着很有力的，響亮的聲音，表示贊成羅白珂。

羅白珂完全不能說話了，半躺在柔軟的長靠椅上，休息着。他聽見克里明的話音，不禁微笑着點頭來。克里明一下子便向季曼提出來實際行動的意見，後來當表決時候，僅僅只有一個加拉烏洛夫舉起被凍僵了的粗糙的大手來表示反對。其餘的一

切委員們，都被克里明話語中的平靜的火所燃燒着了。

在會議之後，即刻召集了預備柴木的委員會，實現取得柴木的計劃。進入這個委員會的，是克里明，羅白珂，加拉烏洛夫，季曼。

明天在委員會的指導的和黨的意志之下，開始工作起來！

明天在報紙的論文上，將向每一個人喊着饑荒的危險，行動的必要！

明天在羣衆會議上，軍事長官和宣傳員要向紅軍的兵士告訴道，如果他們願意將種子都下地呢，那他們就要去砍伐樹木！

明天季曼從一切儲藏室裏，收集刀鋸與斧頭，而公社經濟局要徵集所有的車輛！

明天羅白珂要忍受着喉嚨的痛苦，將在職工會裏執行徵集一切會員的提議，而在各企業中，工人大會將提出嚴重的決議……明天！

今天在這個巨大的辦公室裏，在這裏如精緻的電燈架，長靠椅，畫像，門簾，沙發，以及寫字檯上的墨水瓶，一切都噤咕着過去的，那神聖不可侵犯的，銀行經理的

辦公室的寂靜，那銀行經理是曾在這一間房子內住居過的……

今天在這一間房子裏，在明亮的電燈光下，整夜地坐着四個人，而在牆壁上懸掛着紅布，在那上面現着黑的與金的顏色，說着『全世界勞動階級聯合起來……』

羅白珂坐在牆角，伏着小寫字檯，在那裏寫明天報紙上的論文，可是季曼忽而向這個說話，向那個說話，以及加烏拉洛夫的粗大的，克里明的响亮的聲音，都妨礙他集中心思工作。他圈塗掉不大順利的字句，捉摸着別的字句，等到一捉摸到了，便連三接四地寫下來；而在前邊呢，他宛然在烟霧中看見了許多字句，沒有秩序的字句，需要即刻就將牠們收攏起來，連繫起來，爲着要使思想按着牠們走去，就同走玻璃梯一般，高些又高些……

○ ○ ○ ○ ○

蒼茫的月夜，毫無聲息地，在全城上，在無邊際的白雪堆上，在隱約的山丘上漸漸地經過了。這一晚刮着很驚顫的風，星與地球之間，很快地飛動着雪塊，黃昏的霞

帶很鮮豔地殷紅着。風搖動了市店的招牌，招牌因之唱起歌來。牠的黑影在街房的兩邊的簷下飄蕩着。過一會，風把雲驅逐開了，便靜默下來了。下着略微的霜來。街道這時是空虛的，遙遠地從這一頭可以看見那一頭。偶然的行人的步聲是很响亮的。天空是很深沉着，閃耀着很多的星光，就如冬夜一樣。

克里明走出房來，深深地呼吸了幾口空氣，不禁異常舒暢起來，因為在那遙遠的原野上，森林內，朦朧着春意，而牠的陶醉的香氛，已能令人感覺得到了。

到什麼地方去呢？黎明已很近了，牠從高大的屋宇上漸漸伸出頭來，而夜漸漸蒼白起來，宛然好像有誰個從遠處用着巨燈照耀着街衢也似的。早晨快到來了。於是克里明提起壯健的，年青的脚步，順着空虛的街道，走向非常委員會的機關來。在那裏，他預備在自己辦公室的長靠椅上睡一睡，明天好有精神再工作起來。

本想吃一點東西，更想多睡一些時，可是在腦海中响動着同志們的聲音和形像：羅白珂射着逼視的眼光，季曼在紙上劃着什麼，加拉烏洛夫帶着笑，用他那穿着兵士

的黃皮靴的大脚，輕輕地敲着地板……

城落在深沉的，寂靜的夢裏，在此深夜的辰光，連燈火都看不見。僅僅只有非常委員會的兩層樓房的燈光還映射着碧藍的雪堆，只有崗位上的路燈還觸到人的眼簾裏。而在這座建築物的內裏，在空虛的，爲死寂的電光所照耀着的房間裏，一切桌椅書櫥，都冷靜着不動，似乎牠們輕輕地伏在淺夢裏，是很容易驚醒的。

非常委員會這一夜的值日是哥爾內哈，伏着桌子，在書寫着什麼。他的寬闊的，粗糙的面孔，現着憂鬱的顏色，兩隻眼睛很凹進，而面額被長頭髮遮蓋住了。從第一眼觀之，他似乎是上了年紀的人了，但是如果從側面看去，看一看他的口紋，以及他的柔軟的面孔的輪廓，那便可以見得他還是年輕的了。

他想睡覺，想將雙腿伸到桌下，將頭放在沙發的靠背上，無愁無慮地，很甜蜜地睡去。但是睡覺是不可以的，因爲在整個的瞬息的城中，在曠野的邊區內，——在這裏有無數的森林，池塘，及許多僻靜的，然而尚未知道的路徑，——只有哥爾內哈

一個人沒有睡，等於一個站崗的兵士一樣。在每一分鐘間電話機和電話報機都可以响動起來……睡覺是不可以的呵。

哥爾內哈有兩晝夜連一分鐘都沒睡了。昨夜搜查了一個整夜，騎馬轉回來的時候，哥爾內哈呼吸着早晨的冰冷的空氣，一方面幻想着怎樣脫下衣服向床上躺去，然而在非常委員會裏，忽然把他留住了，不得已代替得了病的同志執行值日的職務。他將眼睛用力地睜了一睜，很溫存地將一切看了之後，便接受了值日的使命，在一個整夜裏一分鐘都沒有閉眼。電話鈴响動過幾次，電報局也曾幾次送來密碼的電報。但是夜越深，越覺得疲倦，字句的行列在眼中混亂起來了，——哥爾內哈便放下筆來，靜聽着窗門上面的通風機的响動，兩眼向着那窗門的碧光望去。眼睛自己要合攏起來，而從上面，從兩傍，他被形象的，聲音的，响動的……混合的烟霧所擁抱起來。通風機在响動着，牠的响動就如那被風吹動了的青草的响動一樣，就如那在腳下嗒嗒地响動着的青草差不多……白衣的女郎在草上行走，而草在她的腳下嗒嗒地响動

着……她的面貌——似乎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也似的，是很熟識的……在童年的時候，他在平原上的一處鄉村中見過了她，呵，她的動作是如何地輕鬆，她的口唇是如何地紅艷而甜蜜……

敲門的聲音傳到他的耳膜，他即刻便醒過來了。他罵了一下自己：爲什麼要打瞌睡呢？於是那一種年青的夢毫無痕跡地消逝到什麼地方去了，而且即刻被他忘却了。

敲門？電報嗎？號召嗎？

不，這是克里明，哥爾內哈是知道他的步態的。兩人互相問了好。克里明燃起在街上滅了火的香烟。

接着跟着克里明走進辦公室去，哥爾內哈聽見了關於三個會議的事情，關於季曼的報告，羅白珂的主張，以及黨的委員會是如何地決議。

——而加拉烏洛夫說些什麼話呢？——他很驚慌地問。

週身搖蕩在甜蜜的早晨的夢裏，如蒼蠅落在香蜜裏一樣，克里明又將經過的事情

重述一遍，結果他走入夢囈的狀態。哥爾內哈默默地點着頭。走到自己的房裏，從書架上取下一疊文件，哥爾內哈開始很注意地查看幾件急於要辦的事情。

革命將十七歲的哥爾內哈從工廠中奪取出來，而黨將他，一個年輕的工人，送到非常委員會裏工作，——到如今算起來已經有兩年了。

他能夠在打鐵的時候，閉着眼睛拋着鐵錘，不望着自己的手，也不怕會弄傷了他，這件事情，也就如他相信自己和自己工作的結果一樣。他完全不在羣衆會場中顯露自己的面目，就是在支部的會議上，也很少說過話。

但是他總是時常充滿着很尖銳的恐懼，他會把每一件罪案與那些爲大多數所不覺察的激動聯結一起，——這些激動就如水底的很深的潮流一般，永遠在民衆中沸騰着，永遠在鄉村間搖蕩着，經過小小的市場，可以將無數千的市民都驚擾起來。他有時感覺到，就是他和許多萬的同志們，宛然在細薄的，破碎的冰塊上行走，在這冰塊下響動着水浪，說不定一下子就會把他們沉沒下去……因此，當克里明告訴他關

於加拉烏洛夫的意見的時候，不禁點頭稱是，而當他將最近的消息及一切事件看完之後，不禁向自己說道：『加拉烏洛夫真是好漢呵！』

不覺得，蒼白的晨光很溫存地，然而又具着很堅決的力量，將房間占領了。牠使得電燈光變成很薄弱而沒有用的了。

太陽起來了，牠並不熱，然而很殷紅，很鮮豔，向房內的地板上射來黃色的光輝。很饑渴地抽起香烟來，覺得香烟不十分有力，哥爾內哈帶着恨罵了起來，因為一夜沒有睡覺，他的頭殼痛起來了，疲倦的身體要求着休息。非常委員會的各辦公室內又開始工作起來了；打字機相互地追逐着，响動個不止。在這間房內，或在那間房內，從外邊不時地飛來了電話的鈴聲……

在克里明耳朵上邊，响動了銀色的電話鈴，於是他很高興地向哥爾內哈擺一擺手，將電話筒取下來了。很遙遠地響動着不清楚的，宛如寫在粗紙上的字句。而聲音，雖然很久地聽不見，為電話機所改變了，但是即刻就知道了，這是很熟識的聲音，

多歲月之中疲憊了的克里明，現在也就無憂無慮地舒暢起來，宛如從他的心靈上取下來一層沉重的灰套子也似的。彷彿在最近的幾個月來，除開工作而外，什麼也沒想到，只日日生活在不間斷的工作的韻律裏面，可是現在他明白了，她永遠是存在着在他的腦海中最遠的一個角落裏。

她生着一頭金黃色的頭髮，很隨便地挽着一個圓髻，牠們圍繞在她的頭部上，宛如一金冠也似的。蓬鬆的頭髮披散到她的眼睛，生着皺紋的，很嚴肅的額部上。第一次他看見她是這樣的，是在黨委員會的會議上，那時他知道她是政治文化部的主任，在革命前她是鄉村的女教師，而她加入黨是在一九一八年。她留下了做教師的態度，每逢說話時，總是很高聲地，一字一句地，帶着肯定而溫存的語調，完然同小學生說話一樣。在她做報告的時候，克里明時常停止住明白她的語言，而只聽着她那種輕曼的聲浪之蕩漾，只欣賞她那沉在眼底的歡欣的微笑，那微笑是與她的嚴肅的口的表情是不相調和的。克里明有時捉住了自己，就是老是他注視着她的小而有力的手在握

手時候的動作；她的長手指的動作使他發生興趣，他覺得在和牠們輕輕的一接觸中，該蘊藏着多少對於男子的溫柔。他一在這些感覺上捉住了自己的時候，便即刻略微苦惱地將牠們拋開了。

他知道她是這樣光彩的，康健的，身段窈窕的，生着金色頭髮的女子，並不是很久的事情。望扶斯的傳染病包圍了全城，因之將她放到醫院裏躺了六個禮拜。克里明爲着天天只奔波於狂熱的奮鬥中，反對叛亂，反對土匪，反對望扶斯的蔓延，差不多把她忘却了，等到病後相遇着了的時候，他始而簡直不認得她了。她變成了蒼白的，宛然如一沒有血液的人了。腮唇失去了紅色，而剃了髮的光頭，似乎是腐爛而不結實的。眼睛大了些，灰暗了些，在重病之後，在牠們之中疲困要留下來很久的時候。

克里明常常觀察着，在無論那一次報告的時候，她是怎樣地於幾分鐘之內滔滔地說個不休，用手扶着自己剃了髮的光頭，後來忽然顫抖了一下，於是在她的眼睛中便

閃着疲倦的笑痕。有時在會議之後，他們談到政治，談到黨的生活，談到目前的工作。越談越顯得同志間的親密。但是，不但沒有談到愛情，就是友誼的話也沒有談到，——這是因為沒有閒功夫談到私人的心境，工作太狂熱了，因之牠留下的閒時間也就太少了。僅僅在她離開之前，在辭別的一瞬間，很深沉的，年青的慾望，指使着克里明吻一吻她的微笑着的口唇。

她微笑的時候很少，而僅僅在此刻，在此車站中人聲紛亂的時候，他幫助她取拿書籍的包裹，聽見她的低微的笑聲了。他看見她完全變了樣了：她晒黑了，瘦削了，頭髮長起來了，動作似乎沉重了一點……她歡欣地，低微地笑着。克里明匆促地回答她的問題，向她述說目前黨委員會的工作，邊區的情狀，以及採取柴木的計劃……當他們順着銀白色的雪路回向城內的時候，克里明覺得他有一件什麼重要的事情沒有向她說出來。



在狹小的車站的平場上，擁擠着人羣；在退了伍的，面龐被風吹紅了的紅軍兵士中，傍着那些驚慌不定的鄉下人的那一邊，這時也有兩個會遇着了，打了招呼之後，他們之中有一個人說：

——你看，非常委員會的主席……同着一個女人……！

——而她呢？

——女黨人……——回答這話的胖漢子，生着很長的紅黃的鬍鬚，穿着車夫的披風，手中拿着鞭子，在他的破氈帽之下，額上流着汗珠。

別的一個人，是很精壯的，穿着黃色的半身皮袍，——這皮袍是裹得他的身體很緊合的，——帶着鑲着一個大紅星的，黑色的紅軍帽子。他的眼睛是碧綠的，口是很美麗而肉感的……在他的袖子上縫着一顆紅星和兩個立方塊。在他一切的動作上，行走的步態上，頭的每回的轉動上，都感覺得他是一個很有力量的軍官。他剛剛到，手中持着物袋，而他的眼睛却很注意地帶着仇意望着克里明和謝木珂娃，研究並且

記憶着他們的每一個動作。

——走快些……我在此地已找到了寓處，在一個猶太人的手裏……但是他幫助我們，給我們錢，並兩次脫我出險，把我隱藏了。而你的憑具怎麼樣了呢？

——從軍區那裏被差遣到軍事委員會裏，如一軍事專門家……姓名是列賓，而在服務書上寫着——在紅軍裏我服務了兩年。有過命令嘉獎……

他們已經來到街市了，那個紅髮的漢子時而回過臉彎起腰來，向列賓說道：

——而我們簡直沒有期待你呢……我聽說你們被破露了，便想道：完了，我再也見不着你的面了……現在此地的軍事力量很少。分散到鄉間和工廠裏去了。現在農民們是跟着我們走的。在鄉間沒有種子下地。上帝幫助我們，我們好好地給他們一個教訓……

春季的天空，如大病後的，痊癒起來了的孩子的歡欣的眼睛一樣。每一株樹都很貪婪地伸展着赤裸的枝幹，以期捉捕着碧綠的空氣。而在人們的臉上呢，彷彿都印着

同一的思想，就是要陶醉在春的懷抱裏，盡量地吻牠……牠雖然是爲眼睛所捉摸不着，可是對於每一個人總是要感覺得到的。

而列賓這時却只記憶着那些向他指明的地址，一方面在過路的人中，尋找自己的同黨，企圖着在人們的臉孔上讀到他們的思想。『友人多些，還是敵人多些呢？在最後的一點鐘，他們是不是跟着我們走呢？』他驟看一瞟看執行委員會各機關的招牌，感覺得這種生活的制度對於他是異常地憎惡，然而牠已經走上軌道了，——於是列賓又感覺得自己的成功之可懷疑了。

但是當他在食糧舖的附近，看見了成隊的苦惱着的女人；當他看見從教堂中出來的許多市僧；當他經過廣場看見荒敗了的市場，他便又將對於勝利的信心恢復轉來了。

這種信心隨身帶來了偶然間的幻想，這幻想即刻沉落到瑣碎的計算和想像裏，——他記憶起來了那應當成爲將來的過去；他記憶起來了那漂亮女人和帶着金徽章的漂

亮軍官的社會，以及那閱兵時的行伍，那爲着拯救國旗的奮鬥，列賓曾領受了格里哥里的十字架。這些很尖銳的回憶交叉了他的生活的幻想——恢復統一的，偉大的，不可分開的俄羅斯。

第三章

早春的早晨，在街上還是這樣地寒冷着；不炎熱的，紅的太陽很低地懸在地平線上。在西邊的房間內，在黑暗的角落上，還憧憬着夜的痕跡，而政治部的秘書已經來上工了，在睡眠朦朧的值班員前，在簿子上簽了名『馬杜賢珂』……他簽的每一個字母都是圓圓的，很清楚的，一點不缺少的，僅僅在最後的一個字母上，馬杜賢珂牽了一個細而小的尾巴。

將大衣脫下掛了起來，馬杜賢珂理一理自己的頭髮，走進政治部長的辦公室裏；在那裏立着他的很有秩序的寫字台，上面鋪着玫瑰色的吸墨紙。馬杜賢珂瞟看一下政

治部長的墨水瓶裏有沒有墨水了。試一試他的筆頭——很壞的筆頭……馬杜賢珂將筆頭換了，又將政治部長的寫字台上的字紙收拾了一下，後來審視一審視代理政治部長馬爾騰諾夫的快筆字。

馬杜賢珂的身材很小，袴子平素穿得總是很妥貼的，手指上帶著戒指，面孔是紅紅的，寬闊的，在那上邊永遠停滯着笑痕，這笑痕好像馬杜賢珂在簽名上所拉的那個細而小的尾巴一樣，總是有點羞怯怯的。在很整潔的上衣前面——瑤瑤質的紅徽章。今天是禮拜日，那些女打字員和書記們，僅僅到十一點鐘才能來，他們是很熱鬧的人們。但是馬杜賢珂却避免他們，更確定地一點說，他簡直不注意到他們，不設想到他們的存在，如不設想到對於他無關係的物畜的存在一樣。凡是他以為在職位上低於他的人們，如兵士們和教師們，他都不設想到……

但是因此馬杜賢珂很多地想着關於地位高於他的人們，從政治部長戈洛夫列夫起，一直到李林與脫羅斯基爲止。他對於長官的估價也是很不同的：有的他很中意，

有的不，有的他懼怕，而且不明白，有的他不懼怕，而且明白。但是普通他關於長官總是想得很多，而且總是用着小小的眼睛去跟踪他們。

戈洛夫列夫，一個熱鬧的，粗野的，容貌不修，衣冠不整的人，是爲馬杜賢珂所不喜歡的。有一次馬杜賢珂想幫助戈洛夫列夫穿大衣，而這位戈洛夫列夫却從他的溫情的手腕跳開了，帶着驚異的，譏笑的神情，溜了他一眼，並說些很羞辱的，不愉快的，最重要的是爲他所不明白的話：

——馬杜賢珂同志！你爲什麼要這樣做呢？你本來是一個革命黨人，誰個請求你充當僕人呢？

『很顯然的事情，——馬杜賢珂暗自想道，——戈洛夫列夫是一個渾蛋，粗野的工人，寫起字來有文法的錯誤，而當他生氣的時候，當然要很無禮貌地罵起人來了。』

雖然馬杜賢珂不喜歡而且懼怕戈洛夫列夫，然而戈洛夫列夫是長官，這是說應當

要服從他，並且要微笑着聽受他的指責……馬杜賢珂時常想到這一種奇怪的秩序：他是一個有效養的，有知識的，有着軍官名號的人，却不得不服從戈洛夫列夫，一個沒受過教育的流氓……

不錯，國家被稱爲工農的共和國，而戈洛夫列夫是一個工人，但是在心靈的深處，馬杜賢珂却將這些名稱——『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及一切什麼口號和標語——都算作打官話而已，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也就如同爲馬杜賢珂所深知道的皇帝的名號一樣。

馬爾騰諾夫之來，將馬杜賢珂的思維打斷了；對於馬爾騰諾夫的和靄的問好，他報之以鞠躬和甜蜜的微笑。

馬爾騰諾夫完全不如戈洛夫列夫一樣，從沒有什麼時候吼叫過，當他有所命令的時候，他總是紅起臉來。

——他是受過和善的教育的，在中學裏讀過書，——馬杜賢珂常帶着敬意地想

着。當殷勤的馬杜賢珂忽然地代馬爾騰諾夫領取了食糧，而且親自送到他的家裏來，他總是覺得有點難爲情的樣子。

馬爾騰諾夫關於革命，關於人類，關於自己的生活，思想得很多，完全沒注意到，就是殷勤的馬杜賢珂老早就研究了他的一切的本質，並照着自己的觀念把他明白了。

馬杜賢珂用着溫存的，低微的聲音，向馬爾騰諾夫問着：『爲什麼人們相信上帝呢？什麼是帝國主義？什麼時候才能完成世界革命？』馬爾騰諾夫一聽到了這些問題，便精神振作起來，開始回答他。同時馬爾騰諾夫想道：『他原是一位好知的先生呢……不過自尊心和自信心在他的身上太少了。』馬爾騰諾夫不知道馬杜賢珂的爲人：馬杜賢珂是很有自信心的人，知道自己在生活中的道路，並如精敏的獸一般觀察着一切，完全不聽那馬爾騰諾夫的長時間的解釋。

秋季，進入了冬季的門限，似乎不能把牠經受過去，可是冬季已經過去了，馬爾

騰諾夫又重新立在活躍的生活中了。春天到了，馬爾騰諾夫具着異常的歡欣，忽然地感覺到了，春天很溫存地，宛如長姊一樣，用着細膩的手撫摸着，用着暖和的唇親吻着他。

今天到政治部裏要來一些軍事長官（最後的一次通知書爲許多人誤解了），非常委員會的營長，一個穿着漂亮軍服的少年人，他普通總是很猜疑地注意及每一件瑣碎的小事，總是隨地看見政治部的官僚主義，在辭別的時候，總是和善地笑着說道：『好罷，同志馬爾騰諾夫，你發號施令，而我們的事情是執行呵……不過這是官僚主義呢。』馬杜賢珂在人們眼前走動着，送上許多要簽名的文件。有一個教師立着，遞上訴苦書，說他不再幹將下去了——『沒有皮鞋穿呵！』，於是他把透了水的冬靴伸給大家看……但是這一切，就是在瑣碎的事情上，從前被革命所光照着的，今天覺得乾燥無味了。因此馬爾騰諾夫時常跑到雪化了的石塔上面，很愉快地領受那陽光的撫慰。

在噪雜的蘇維埃食堂裏吃了中餐以後，對於馬爾騰諾夫到來了異乎尋常的空閒的

時間：也沒有講演，也沒有會議。顧着泥濘的，噪雜的街道，他慢慢地向着自己寓處走來，沒有覺察到兩腳已被污濕了。在有些乾了的巷道上，小孩子們玩着小木柱的遊戲，馬爾騰諾夫用着慢的脚步行走，將他們擾亂了。

照着普通的習慣，他一面走着，一面思想着。從兒時起就相熟了的房屋，討厭的招牌，以及城中的灰色的柵欄，鼓起了對於過去的生活，流亡在西伯利亞的家庭，中學時代的同學，而現在大部分立在白黨營壘的那些少年朋友……種種的回憶。他，本是一個生在資產階級家庭的子弟，被奇怪的命運牽引到社會革命隊伍裏來，以牠的宇宙觀爲宇宙觀，很熱情地忠心於牠的偉大的事業，然而宛如還有一層玻璃牆把他從黨的隊伍提開，將他弄成爲一個孤單的人，使他很煩惱地痛苦着。

馬爾騰諾夫機械地走入自己的寓處，將外套摔開，宛然如同夢醒了一樣，向房間內環視了一下。

床鋪，光桌子，在那上邊放着麵包的碎片。書籍躺在椅子上。全房間內空洞着，

雜亂無章地如無人住一樣。馬爾騰諾夫本來被工作所圍繞着，在這個房間內住了一整年。但是現在牠却形呈爲討厭的了。

『到什麼地方去一去，——他這樣想着而自語道，——但是到什麼地方去，又向誰個那裏去呢？』別要看他對於革命的忠實，可是在黨員中他沒有交好的朋友。

在一整個的冬季，馬爾騰諾夫僅有一次在馬杜賢珂家裏做過客，就是在這一次，那也是馬杜賢珂硬把他拖去的。……馬爾騰諾夫在馬杜賢珂家裏吃着搭着牛奶油的白麵包，很飢渴地飲着香而甜的茶，——他很久時候，沒有這樣有味地吃着東西了。他率直地驚異起來：『馬杜賢珂從什麼地方得着這些東西呢？』

而圓臉的，殷勤的馬杜賢珂，颯着自己的細小的眼睛，很恭敬地，然而又略帶一點主人自滿的神氣，向馬爾騰諾夫勸請着說道：

——同志馬爾騰諾夫，請飲葡萄酒罷。我的女人在食糧委員會裏辦事，所以她領得很好的食糧呢。別要客氣，請吃牛奶，這是由於我們自己的一條牛……一個有了家

庭的人可以什麼都顧全到！我，是一個會處理家務的人，爲什麼我要使我自己受餓呢？關於這一層，在我們的黨綱上，哈哈，什麼東西也沒說，這可不是嗎。同志馬爾騰諾夫？格魯莎，向長官勸請一勸請罷！——他很滑稽地，然而又很嚴厲地向老婆這樣說道……

馬爾騰諾夫矚了一瞬馬杜賢珂的妻，這是一個豐腴的，金色髮的女人，他在她的碧眼的深處，見着金色的光芒，牠們是在說着愛情的甜蜜，肉感的享樂，一切還未曾爲馬爾騰諾夫所經驗過的東西。微笑露現出來了她的玉白的牙齒，於是她挪動乳酪製的小白麵包，那上面是洒着砂糖的，向馬爾騰諾夫說道：『吃罷，請不要客氣！』

馬杜賢珂用自己的柔細的聲音，繼續向馬爾騰諾夫的耳裏，放進一些平靜的，過於甜蜜的話語，好像同洒了砂糖的小白麵包一樣。

馬爾騰諾夫矚了一瞬馬杜賢珂的房間：窗帷，圓桌子，中國屏風，沙發，地毯……於是回憶起來了過去不久的生活：那自己的屋宇，——現在變爲幼稚園了，——

那溫柔的暖室，那一些相熟的木器……於是覺得彷彿有點憐惜這些也似的……

現在馬爾騰諾夫想到什麼地方去一去，可是他明白了，他沒有什麼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在政治部裏，他也將找不到任何人，那裏現在只是空桌子，和着赤着脚的刷洗地板的女人們而已。馬爾騰諾夫向着自己的堅硬的床鋪躺下，將面孔伸縮到枕內去，爲着不要看見自己的不像樣的房間。

他於是又重新回憶起來了自己的過去的生活。他回憶起來的，不是那革命後，他因爲政治信仰的不同，與家庭分離了，這些最近兩年來的時間，而是那很久很久的童年，那在暖室裏的遊戲，那已故的母親的溫存，那蓬勃的樅樹，那平靜的，愉快的生活，和着那飽滿的飲食……

難道說這種生活曾經有過嗎？

從枕頭底下，他取出來了一頂編結的藍帽子，這藍帽子是從家庭留下來的唯一的東西；帶着這頂帽子他滑着冰，也就在那滑冰的時候，他與她相認識了……哦，愁苦

呵，愁苦呵！

他向整個的房間巡視了一眼，看見了李林的像片，那李林正在用着聰明的，很談諧的眼睛向他望着。

他向自己設想一下這個人的生活，不禁害起羞來了。他穿上外套，走出街上來，這時春的黃昏張開了自己很花色的面幕。

現在他一壁走着，一壁幻想着。

他幻想到將來的是在空中的太陽城，如絨毛在水中一樣；幻想到碧石的宮殿，玻璃的街道，以及那過着美妙生活的人們。

於是馬爾騰諾夫感覺着自己是他們的生活的建造者，在他們的那種生活裏，將感動地，歡欣地勞動着，創設奇異的，無烟的工廠，如宮殿一樣，不過更要美妙些，愉快些……

離開了自己的幻想，馬爾騰諾夫很驚訝地矚望着這些小小的不美麗的房屋，粗糙

的，彎曲的商店的招牌……

這圍繞着沉鬱的教堂的一切，只令人感覺得一種貧困與荒廢而已。在這些具着小窗口的建築物裏，人們並不勞作，並不生活着，並不歡快着，而只做些莫明其妙的，對於將來的驕傲的人類是很卑鄙的事情。他們被淹沒在自己的很奇怪的夢想的灰塵裏，這灰塵是數千年來污穢的，艱苦的生活所積留下來的。

然而在幾所大的建築物裏，在工廠房裏，在大的商店和學校裏，却閃着初升的將來的光芒，在那裏開始着別種的光明的生活。在軒昂的樓宇的前面，在廣闊的，收着光的玻璃鏡上，在一切美麗的建築物上，都映射着這將來的光芒，令人感覺着偉大的將來！

太陽落山了，大地朦朧起來，馬爾騰諾夫也就從自己的幻想醒轉過來。天氣很冷，他將衣領豎起來，便很急促地向着紅軍俱樂部那一方走去，在這個俱樂部裏，他
有時晚上會喝過無糖的茶。他一壁走，一壁想着，明天要開始派遣政治工作者到各縣

去。

完全昏黑起來了，天空中現出少數的星球。空氣還是很新鮮的，在這一晚上春的氣息還是留在城中的，沒有消逝。凍凝了小溝渠閃耀着微光，而在黑黢黢的大溝裏响動着細流……

馬爾騰諾夫現在走得很快，什麼也不想，只同時聽着許多聲音：細流的响動聲，從房頂下來的滴水聲，小犬的嗷嗷聲，車站上的火車頭的叫鳴聲……但是統統這些聲音現在被一種低微而又驚慌的聲音所掩蓋住了，這是從電氣站上响來的鐘聲。馬爾騰諾夫不明白是什麼一回事，只陶醉在這種活的各種聲音混合的音樂裏。街道上空無人影，小小的屋宇都寂靜着，僅僅在俱樂部的旁邊他碰着了了一個人，這人穿着大衣，眼看是很匆忙地穿上的，走向馬爾騰諾夫身邊來，逼視了一下他的面孔，於是便相互認得了，原來是在黨的會議上大家遇着過的。

——似乎是，警鐘罷？——那人問。

——警鐘？因為什麼事？——馬爾騰諾夫驚愕起來，一面問，一面明白了從電氣站上傳來了响亮的鐘聲的意義。彷彿誰個在叫喊着，威嚇着，呼號着援救……

——你聽見了嗎？——那人說，——快些，我們到黨員隊那裏去罷！

對於馬爾騰諾夫，這一切春宵的溫柔不知道消逝到什麼地方去了，一切都變成隱秘的，敵對的東西。無數的靜默着的小屋宇好像敵人一般，在黑暗的衣服下面隱藏着兵刃……

『原來今天是軍事狀態呵，』馬爾騰諾夫想着，說了這末一句，便明白了，就是他現在與這個生疏的，沉默着的人並排地走着，是向着那痛苦和死亡走去，這死亡和痛苦已懸在空中，說不定要把這個小小的寂靜的城踐踏掉。

警鐘還是依舊地叫號着；車站上的火車頭的震動的呼鳴，貯藏庫上面的警笛，都和警鐘相應和起來。這些非人性的聲音的號召，激蕩到那遙遠的城郊，那無聲息地雪野，那寂靜的鄉村……

這種號召強於對於死亡和痛苦的懼怕，因之從城的各角落裏，向黨員隊這裏聚集了無數的人們，他們慌張地穿過寒冷的街衢，生怕遲到了一點。馬爾騰諾夫走寬大的，爲街燈所照亮着的黨員隊的院子裏。匆忙地，一團一團地，黨員們都向那裏湧去，很快地站起隊來，照着連排分開起來。

馬爾騰諾夫也站起隊來，向右邊比齊一下，他的驚慌的心靈也就與隊伍比齊了，預備着去衝破那死亡和痛苦的黑幕。

他立在左側，挨着院門口，走進院內的都經過他的面前。街燈的光照射着人們的面孔。有的人的面孔是驚慌而緊張的，有的很平靜地憂慮着，有的是異常地興奮，有的燃燒着強有力的美妙的衝動火光，如在夏季的無風的夜裏，燃燒着的火堆一樣。走進來的也有婦人與女郎，她們之中有的還未來得及從臉孔上消下去嫵媚的微笑，有的忘却了自己，用着眼睛很關心地尋找着什麼人，有的很急燥地狂笑着。

呵，你看，這一個完全還是小孩子，面孔是紅紅的，沒有鬍鬚，從皮上衣伸出來

一個很肥胖的赤光的頸子；他毫無驚慌地微笑着；用着很歡欣的聲音向自己的一個同伴喊道：

——密季克，我們去打強盜嗎？——他說了這話，卽刻在黑黢黢的隊伍裏消失了影子。

——你吸烟嗎，同志？——誰個問了馬爾騰諾夫一聲，於是在自己的並排，他看見了一個平靜的，樸直的，稍微麻了的面孔。他知道了，這個是司達爾馬合夫，是糧委員會裏的人。

司達爾馬合夫握着他的手，說道：

——你好，同志馬爾騰諾夫，我沒有認到你呢。

於是馬爾騰諾夫頓時將心靈上所搖蕩着的不安定的思想和恐慌，用一塊大灰色的蓋子掩蓋住了。他很平靜地和他的同伴談起話來。

——我不吸烟，同志……因為什麼事情驚慌起來，你不曉得嗎？

隊伍中的人們在喧嚷着。他們也就如馬爾騰諾夫一樣，都很快迅地將疑慮，恐懼，及一切不安定的思想，用着一塊大灰色的蓋子掩蓋住了。

——立正！

隊伍都寂靜下來了，緊張着，如樂器上的絃一樣。擊了牠們一下，於是每一顆心都強有力地衝動起來，將自己傾注到那共同的，鬥爭的，音樂的合奏裏。……

每一個人聽着，看着，——順着隊伍旁邊行走着三個人：加拉烏洛夫，克里明，羅白珂。

於是清楚地，响亮地，傳佈着克里明的聲音：

——同志們！沒有多說的必要，一切你們今天在報紙上都讀過了，在昨天的會議上也聽過了，就是立在我們當前的任務——獲取得播種的種子。爲着把種子運來，那需要燃料。爲着取得燃料，那需要人手！老爺們和寄生蟲們的手，現在是沒有動作的，你們應當將牠們從全城中徵集起來。牠們應當變爲工作的手呵。我們要搜

捕一切的人們，只要是他們對於城中生活沒有損害而可以被利用到砍伐樹木的事上去。我們將他們利用幾天，同時，我們也可以將城裏的反革命的分子清除一下。同志加拉烏洛夫被委為搜捕的指揮，他將你們分成區域，並向你們說明怎樣做法。好好地工作罷，你們要放謹慎些，機敏些！……

用着斷續的語句，宛如發命令一般，加拉烏洛夫開始說起來了。但是馬爾騰諾夫沒有聽他。他覺得巨大的院子和聚集着的這些人們的面孔，都形成爲很平常的了。這是說，在前面並不是什麼英勇的鬥爭，而不過是一夜不睡覺而已。然而從期待着痛苦和死亡之中解放出來的身體，却無形中舒暢得多了。

馬爾騰諾夫一隊是三個人：他，司達爾馬合夫，此外是一個胖漢子。他們的任務是巡察住戶，當他們三人順着空虛的街道走着時，馬爾騰諾夫向司達爾馬合夫問道：

——而我們的一區在什麼地方呢，很遠嗎？

——不，不很遠，再過四幢房子去，就是……從教堂起到郵政局止。

於是馬爾騰諾夫明白了，他今天要去搜查那教堂旁邊的一所房子，在那裏從前曾住過，現在還是在住着娜嘉·洛斯託夫柴瓦；在那裏他經過了過去生活中的最好的時日。

她曾是過他的愛情，這愛情是可以叛變的，然而却永遠不能將牠忘却。爲什麼在一些和他一塊兒生長的青年女友之中，他獨獨選擇了她呢？那時她本來看着是不美麗的姑娘：顴骨高高的，顏色黑黑的面孔，生着一隻獅子鼻子，僅僅櫻紅的口唇，烏黑的長眼睛，將她做成一個很迷人的女子。

而後來她轉成爲一個曼妙的姑娘，她的面龐的美麗與溫和，她的微笑的動人，她的動作的合調……這一切都是爲着他的，於是他明白了，他不再需要別人的愛情，別人的口唇了。

馬爾騰諾夫不會愛過她的家庭，她的那以貴族自傲的，充當着團長的父親，以及那些做傲着父親的兒子——漂亮的少年軍官。但是他仍然在她那裏過着晚上，聽着

她的慢慢的，聰明的話語；他向她說出爲她而作的一些詩。

這是怎樣不久的事情，然而這樣覺得又是怎樣不可挽回的遙遠的過去呵！如果『不死』這件東西是有的，那末昨天死去了的人的心靈，大概是這樣回想着自己的過去的生活罷！

在他們倆之間立起來了革命。娜嘉不會明白牠。她聽着馬爾騰諾夫的熱情的話語，微笑起來，用纖細的手指模弄着一塊紙頭或是什麼布，——她是有着這種習慣的呵。——回答道：『這一切都有過的，瓦洛嘉（馬爾騰諾夫的名字——譯者注。），大概每一次革命的開始總是很歡快的，人們都期待着地上天堂的實現，可是到了結果，那只是落得一場痛苦，什麼好處都是不會有的呵。』

於是革命的發展逐漸將馬爾騰諾夫越吸引得越緊了，而她變成爲一個很宗教的女子，相信起來了默示錄，期待着世界的末日，——因之她們倆相互間越形生疎，越不相了解了。

在十月革命的時候，他曾爲波爾雪委克的敵人，並且坐了兩禮拜牢獄。但是這一次的被捕，並沒將他倆接近，而且將他倆更爲隔開了。

當他出獄的時候，她迎接他，如迎接一個被難者一樣。可是他和波爾雪委克總共不過是有點意見上的相差而已。

很快地他就不到她的家裏來了，——她的家庭對於革命和蘇維埃政權是那樣地仇恨，這是爲他所忍受不下去的。

國內戰爭將他們隔離了很久，後來，當他已經立在波爾雪委克的隊伍，同着勝利的紅軍回到故鄉的時候，他得知她的哥哥，反革命黨人，被槍斃了，因之他不敢決於去訪看她，只在街上時常和她遇着，向她致敬而已。她這時變爲更好看些，然而永遠是憂鬱着，很鎮靜地向他點頭答禮。在每一次的遇會後，在他的心靈上都遺留下不可消失的痕跡……

最後一次，在冬天，他在街上見着了她。從正在降落的，微閃着的，白色的雪幕

裏，忽然出現了她的窈窕的形像，那時是那樣地靠近，他看清楚了她的面龐，她的頭髮上的小雪末，她的那一雙嫵媚的黑眼睛……她看見了他，一時間在眼睛中燃燒起來了歡欣的火焰，然而這火焰即刻爲愁悶所淹沒了，於是她靜默地經過他而去。他回想起來了她，曾經是親愛的，唯一的她，不禁喃喃地說出一些溫柔的，然而爲任何人所沒聽到的字句。這些字句宛如珍珠一樣，永不可復回地落到深淵裏去了。

這樣他們在一個城中整整地過了一年。他們隔着是沒有許多幢房屋的，是很靠近的，然而同時他們相隔着又是那末地遙遠……

同伴們靜默地走着很快，每一個都爲自己的思想所包圍了……你看，那是她家花園的柵欄，在那裏低低地伸展着紫丁香花樹的細枝……

——怎樣，從這角上的開始罷，——司達爾馬合夫破壞了大家的靜默。

——從這角上的開始？——不錯，你看，這一幢紅磚砌成的房子立在這裏，從關閉了的門扉的空隙裏，透射出來了細微的，溫存的火光，如在那很久以前的時候一

樣……

不，同志司達爾馬合夫，這一所房子我是不進去的。請你自己去一去罷，——馬爾騰諾夫於是抓着遲疑的司達爾馬合夫的袖子，向他呢喃地說道：——你們兩個人進去罷……這裏住着我的熟人……我不大方便……請你原諒我罷……

——好，也罷……我忘記了你是本地的人，——司達爾馬合夫沉重地這樣說道，很注意地，笑吟吟地向馬爾騰諾夫望了一望。

——我們去罷，同志，——司達爾馬合夫向着第三個人這樣說了，便和他很響亮地敲起門來。

思潮在馬爾騰諾夫的腦海中沸騰起來，當邊門已經軋然一聲響動起來，有一種恐懼的聲音問道『幹嗎呢？』的時候，馬爾騰諾夫由於心跳而喘了一喘氣，用着一個人走向自殺的決心，便走進大院子裏，司達爾馬合夫不禁瞟了他一眼。

經過烏黑的走廊，他們走進爲馬爾騰諾夫所熟識的食堂裏。在那裏，在明亮的圓

燈傘之下，正飲着茶呢。在這一間食堂裏，對於馬爾騰諾夫，一切是這樣地熟識……

你看，這是洛司託夫柴夫大佐，一個小小的，冷而無趣的老頭兒，穿着漂亮的上衣，在那上面的肩部上，什麼時候會縫着金色的徽章，而現在是縫着新的藍布條。現在他在軍事委員會裏辦事，用着驚顫的手，急於取得安全的保證。

你看，這是他的夫人，一個美麗的，高高的婦人，面孔是蒼白着，她的眼睛也就如娜嘉的一樣，她什麼時候會愛過馬爾騰諾夫。她不將眼睛舉起來，仍繼續着拭玻璃杯。

而在那裏，在那拐角上，立着娜嘉……他很久沒有見着穿着家常便衣時的她了！她從椅子立起身來，她驚顫着不安而惱怒了，——本來馬爾騰諾夫是很知道她的這個到現在對於他還是貴重的面孔之每一種細小的表情的呵。

她從電燈後面企圖着看清楚進來的人們，筆直地向他審視着。她認得了他，不禁面孔即時蒼白起來……

他向她點頭行禮……『要這樣幹嗎呢？這是不需要的……』在他心靈的深處是這樣地說着，然而他向她已經行過禮了。她彎一彎身子向母親囁咕了一些什麼話，於是母親也就向着他望來了。

而這個與她並排立着的，高高的，漂亮的，射着傲慢的而又聰明的眼光的人，是什麼人呢？司達爾馬合夫很注意地檢查他的文件。也許這是她的未婚夫罷？

——怎嗎，馬爾騰諾夫，難道說你誰個都不認識嗎？——她的母親輕輕地說道，——你看，安得留沙，這位是馬爾騰諾夫呵。——她朝着她的丈夫說。

馬爾騰諾夫在這些語句中感覺到對於他的譏笑。在洛司託夫柴夫大佐的面孔上，混合着仇恨與恐懼的神情。同伴們對於馬爾騰諾夫的態度又是驚訝，又是譏笑。

但是他終於握了枯瘠的，滾熱的洛司託夫柴夫大佐的手；他終於握了死殞着的洛司託夫柴夫夫人的手指。他們問他關於他家人們的消息，他回答道，從家人們那裏，從西比利亞沒有任的消息……他終於伸手給娜嘉，向她舉起眼睛，遇着了她的滾

熱的眼光……微笑在她的面孔上飛過。一下，即刻顯露着要哭的神情，接着她便很快地走出房間去了。

這時馬爾騰諾夫聽見司達爾馬合夫的很堅執的聲音：『快快地完結罷，我們已經要走了』……走出了這一所房子，馬爾騰諾夫很模糊地解釋道，這是他的從前的熟人……一個很反動的家庭……

——是的，我知道，——司達爾馬合夫插着說，——去年冬天他們的一個兒子，中尉，被槍斃了。這些都是可疑的人們。你看，現在又有一個什麼軍事專家在他們家裏坐着。他的名姓是列賓。但是他的一切證書都沒有什麼毛病，城中衛戍師令也曾簽了字。而你的家人們同着哥恰克將軍跑了嗎？

於是馬爾騰諾夫很煩亂地開始解釋起來。他本來是出身於資產階級的家庭，他的父親是資本家，是本地皮革工廠的領有者。他的家庭現在居住於哈爾濱，但是他，自然囉……與他們斷絕任何的關係。

司達爾馬合夫沉默着不語，吸着烟。他們又走入第二座房子，迎接着他們的又是「幹嗎呢？」這個問題。馬爾騰諾夫一方面很機械地檢查那些被污穢的證書，一方面想道，他和娜嘉兩人之間什麼都完結了，然而他能忍受着自己的苦痛，這實在不憚爲一個黨員呢。但是因爲什麼司達爾馬合夫輕視他呢？

這時洛司託夫柴夫的家裏又重新安靜下來了，他們又坐着飲起茶來。僅僅娜嘉不在座。列賓轉遞給主婦玻璃杯，問道：

——這個……剛才在此地的，他是你們的熟人嗎？

——是的，——她回答道，——他是出身於很好的家庭的，中學也畢了業，從前時常在我們的家裏，但是現在，自然囉……

——他曾經是一個很自信的，很驕傲的孩子，——洛司託夫柴夫很嚴重地說道，——不料和這些混賬東西混到一起了。現在他居然不要臉走入我們的家來。本來他從前對於娜嘉是很有意思的，因此她剛才也就從房間內跑掉了。娜嘉！——他高聲地喊

道，——到這裏來！

——安得留沙！——洛司託夫柴夫夫人指責她的丈夫道，——別要動她罷，別要這樣！

在未入夢以前，娜嘉比什麼時候都更為熱烈些爲着瓦洛嘉禱告，——不是爲着那個瓦洛嘉，那個許多年以前在滑冰時吻着她的嘴唇的瓦洛嘉。那個瓦洛嘉的信到現在還躺在她的箱子裏。那是一個碧眼的，面龐紅紅的，活潑而好笑的美少年。她爲着現在的瓦洛嘉禱告；現在的瓦洛嘉是一個什麼新的，瘦削了的，眼睛也大了的……她最後一次，有一天，正是白雪紛飛的冬季的一天，在一個蘇維埃機關的前面遇着了，那時他的皮鞋是破了的，裂開了的皮鞋後跟是用着新的繩子繫着的。……她現在就是爲着這樣的瓦洛嘉禱告……

她禱告着，回憶着，哭泣着。她渴求着他的愛情，渴求着真正的，青春的，歡欣的生活，但是她的眼睛被掩蔽住了，於是她不能走上他所走着的那條光明的路；而只

爲着拯救他的靈魂而禱告，哀求着上帝保留着他的生命。

她悲泣着，在昏黃的神燈和烏黑不明的神像面前，總是將頭碰到地板上做响，而母親在隔壁的一個房間裏，已經赤着腳立在門旁半點鐘了，聽着女兒是怎樣地在哭泣着，然後自己無力地也就隨之哭泣起來了。

在睡着了的城裏，進行着幾百個黨員們的工作。哨兵們立在空虛的街道的中間，到處聽見馬蹄的响聲，——這是指揮者在巡閱各區的工作呢。到處都是三個人一隊一隊地走入人家的住室裏，在十分鐘或十五分鐘之後，有的從巷門中牽出來戰抖着的，睡眼惺忪的男人們，把他們轉交給哨兵們的手裏。這些人們被送到搜捕的總指揮處的時候，沉默的哥爾內哈寫下來他們的姓名，問明他們的來歷……哥爾內哈已經三晝夜沒有睡覺了。

當疲倦的馬爾騰諾夫走入自己的寓處的時候，活潑的朝日已經升起了。頭痛起來了。由於進入了許多別人家的住室，他彷彿覺得他變成了一個什麼很不潔的人了。在

他的眼睛中閃耀着那些房間內各式各樣的景象。

在自己的住宅附近，在牆上他看見了一張畫報：一個穿着紅衣的紅軍兵士保護着一個穿着草鞋的鄉下人。鄉下人很不像樣地犁着綠色的土地。於是馬爾騰諾夫捉住了自己，就是他對於這種原始的狀況，粗野的顏色，俗惡的外表，起了不快的感覺。……

第四章

黑沙·格拉切瓦，一個紅軍的女教師，不問泥水的有無，從街上跑過去，生怕趕不上『蘇波得呢克』（這是大家應當義務做工的一天——譯者註。）；等到她從拐角上看見了黑黢黢的，熱鬧的同志們的隊伍時，她又歡喜起來了。她的身材很小，瘦瘦的，永遠總是憂鬱而沉默的，如果她的生着雀斑的面孔上有時會閃耀着微笑，宛如在草上閃着的日光一樣，那也只是在很快的一分間，然後她便靜默下來，很害怕也似地東張西望了。她向紅軍的兵士們教授算術。她的響亮的聲音，什麼時候在那遙遠的城中的中學裏，曾為同學們的合唱生過色，現在在大商店的玻璃窗的內邊響回

着，——她的學校在那裏。

在世界上她害怕一切。父母很早地死了，她是在別人家裏長大的，在那裏她會爲着一塊小麵包都要受責罵。懼怕成了她的習慣；她在與人談話時扣着她的喉嚨，強迫着她於每晚跑着向那看不見的，又是可怕的，然而是一切都能看見的，一切都能寬恕的，和善的神禱告。

起初她也害怕紅軍的兵士們。在上課的時候，在那些沉默的，注意的，似乎在內裏隱藏着什麼也似的紅軍的兵士們的面前，她總是紅着臉，每一次她都期待着他們會有什麼不好的動作。她的聲音常是顫動着，斷續着。她怕問起自己的學生，只苦愁地期待着功課的完結。

但是，有一次，當她用着被二月的風吹僵了的兩手，想吃力地將領得了的食糧拿回家來的時候，向她走來兩個身材高大的兵士——這是她的學生。她照常是害起怕來，紅起臉來，而他們之中的一個，生着藍眼的高漢子，很和靄地表示要幫助她，沒

有等到她的允許，便輕輕地將蘇袋扛上肩頭了。

從那時起，她習慣於自己的學生了，將他們之中的每一個都審視了個清楚。她愛上了自己的工作，企圖着將自己的教授法弄得更簡單，更容易使他們領會些。

她開始赴紅軍的兵士們的會議，很注意地聽着演詞與報告，雖然有許多她還不明白。

從前她會害怕過革命，這是因為凡是震動的，強大的，染上愛與仇的鮮明的色彩的東西，都是為她所害怕的。但是現在愛上了而且明白了自己的學生，紅軍的兵士們，她經過這種愛情，走入對於革命的了解。她當然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了解革命。她創造了自己的革命，於是耶穌，一個木匠的兒子，從前對於她如一個天上的皇帝，而現在對於她却有了新的意義，——他降下人間，為一切爭求人類幸福的革命黨人的保護者。

她現在對於波爾雪委克飽具着敬意，時常參加他們的聚會，但是有時他們的行動

也弄得她莫明其妙。

尤其是非常委員會——她的學校是在這兒的——裏面的營長把她苦惱着了。『像這樣的傢伙怎麼會留在黨裏呢？』——當她看見他的漂亮的皮靴，紅袴子，時常聽見他『媽媽的』罵人的時候，總是這樣地私自想着。

里莎住着孫納託爾先生的房子，她的一間房間是狹而長的，如火柴的形式一樣。在房間裏沒有傢具，只有一張蓋着毯子的木板床而已。此外在房間裏還立着一棵巨大的，半枯了的針葉樹，這是一種很奇怪的花卉，如蓬生着的樅樹一樣。孫納託爾的夫人曾也想將牠取出來，可是牠過不了門，只得很慈惠地將牠留給里莎了。由於冬季房間內不生火爐子的原故，牠也就因之凍得枯萎了。里莎早間醒來的時候，從來不會知道是幾點鐘的；從那凍凝住了的唯一的窗口，射進來的光線是異常地陰隲的。

里莎每天早晨照常是不飲茶的。但是今天，當要去上一禮拜六義務工之前，想要飲一點滾熱的東西。在主人的廚房裏，升起了茶爐，響動着茶爐的烟筒，沸炸着鍋

內的油，孫納託爾的夫人正在烙小餅呢。廚房的香味漫溢到里莎的房間裏來了。

要請求一點兒開水，只要一小茶杯就可以了，然而請求是很可怕的事情……

原來對於那些不可了解的力量，紅的旗幟，野蠻的告白，奇怪的機關的名稱……種種的仇恨，要在波爾雪委克面前隱藏着的仇恨，孫納託爾夫婦只能公開地向着無保障的，可憐的，因貧苦而受人輕視的里莎發洩。

——禱告上帝，而也是……她教這些混賬東西紅軍的兵士……她教他們一些什麼呢？強劫嗎？……

——而她還禱告上帝呢，——孫納託爾的夫人和着她的丈夫說，——呸，很顯然地，她和委員們軋姘頭呵。

他們夫妻倆是這樣地在廚房中談着話。當里莎很羞怯地開了門，請求着說道，『給我一點兒開水可以嗎？』她的茶杯不禁在她的手中顫動了。

——我們是資產階級，而你却向資產階級請求！爲什麼要請求呢？強劫罷，強

劫罷！——孫納託爾的夫人這樣地叫着說，而她的丈夫很友愛地和着她：——自然囉，強劫罷，既然你和這些強盜們姘在一起了……但是總有一日，人民……人民抬起頭來將你們的這一幫都要砍得精光的。

里莎對此，只能說道：『不對呵，他們是好人呵……他們是爲着窮人們做事的……』

里莎氣得哭起來了，連忙順著梯子跑下來，要很快地跑到街上去。

里莎剛一走進隊伍，政治部裏的一般人即隊伍不齊地走動起來了，他們一壁笑着，一壁談着，走上大街了。接着他們將書着黨的口號的紅旗，便與其他的旗幟聯結起來了。你看，火車站的工人們舉着自己的，從一九一七年保留下來的旗幟：『與農民以和平，與貴族以戰爭。』你看，那些印刷工人，灰白着面孔，彎曲着脊背，口中只是唱着歌；而那一小堆熱鬧的青年人，他們舉着青年團的大旗，上面畫着一個不大相像的工人正在舉着大錘打鉄呢。

一壁走着，一壁不合調地唱着歌，在這一地方响着不整齊的『音特爾納信納爾』，而和他們並排走着的公社食堂的女工們，却喊叫着『瓦賽曲』。

當政治部裏的一般人，和城中的其他的支部裏的人們一塊，走到菓樹園的時候，太陽被陰雲所掩遮住了。人們手中的斧鋸不大明亮地閃耀着，菓樹園形呈為透明體，白嘴的烏鴉在赤裸的，高聳的樹上叫鳴着。

這一園的雜亂的，然而在自己形樣的差異上又是美妙的，赤裸的樹林，即刻要轉變為柴堆。

什麼時候在這個城中的菓樹園裏，你看，就在那後邊的有陰影的小路上，馬爾騰諾夫曾在香氣馥郁的七月的晚上，和着娜嘉一塊兒散過步。馬爾騰諾夫尋找了一下，於是他用眼睛找到了一棵樹，在那棵樹的樹皮上，當他還是第六年級的中學生的時候，曾用過小刀刻過娜嘉的名姓的第一個字母。現在他要砍伐掉這一棵樹，而將牠轉變為柴木。在他的心靈上不禁發生了一種酸苦的歡欣。

斧鋸响動着，樹木顛動起來。當將他們鋸好了，那牠們便沉重地倒將下來，打斷自己的和着鄰居的枝幹。人們將牠們的身體鋸開得很容易，劈成爲圓的木塊。牠們身體上的纖維都爲噴香的淚珠所遮蓋住了；樹雖然死了，可是牠還要吐着最後的氣味，——楊柳的苦臭和着白樺的新鮮的芳香混合在一起了。

第五章

——吸烟罷，——聽見了司達爾馬合夫的响亮的聲音。——我們已經可以值得休息一下了！勞動了半天弄得差不多了。

一小隊一小隊地完結了工作，菓樹園內於是充滿了笑聲了。

馬爾騰諾夫望一望週圍……現在沒有了緊密的菓樹園的幃幕了。遺留下的樹木在那兒無所依靠地，孤單地立着。先前只能從交叉着的小樹枝子的空隙內見着天空，而現在却做了許多巨大的向着天空的窗戶，在這些窗戶裏閃耀着歡欣的太陽。

馬爾騰諾夫望一望太陽，眯一眯眼睛，聽見在什麼地方的院落裏，雄雞在不斷地

叫鳴着。牠們的噪雜的聲音不清楚地飛散着，在城中別的一個什麼角上起了回應。

將整個的菓樹園望了一望，在自己的腦海中印上了一排一排的砍伐了的，放着白光
的樹木，及一羣一羣的同志們的印象，馬爾騰諾夫感覺着自己是偉大的鬥爭和偉大
的工作的參加者，並且在偉大的音樂隊的節奏裏將自己找到了。於是閃動了一種思
想，就是他同化於勞動的過程，而漸漸會脫去了知識階級的根性。

司達爾馬合夫手中拿着一條尺，這是他自己用白樺樹做出來的，從這一堆柴木走
到那一堆柴木，在紙上記下來今天所做了的工作。

——司達爾馬合夫，到我們這兒來罷，照我的意思，我們已經砍得有一『古布』
了，而馬爾騰諾夫說，沒有這麼許多。

謝穆珂娃抓住了司達爾馬合夫的袖子，將他拉到那一羣女工的方向去，在那裏她
們堆積了長而狹的一堆柴木。

謝穆珂娃由於作工把臉弄得紅了，因為頭巾鬆歪在一邊，她的捲髮一絲一絲地

披散到了臉上。這時照着模樣看來，很難夠知道她是黨委員會的委員，文化部的主任。

——『古布』還沒有，——司達爾馬合算了一算，說道，——只有兩個半『撒任』……有了這樣成績，總算還不錯！今天統共算起來，有九『古希』。——他說着，向着樹塊坐下，掏出烟盒和烟紙來。

——吸烟罷，謝穆珂娃，——他提議道，——告訴我們，在莫斯科你看見了一些什麼好的事情？

——又來了……謝穆珂娃笑起來了。——我今天已經說了五次。在禮拜六黨的會議上，我將做一個報告。

——嗚，究竟你現在說一點也好……你的印象……

——印象嗎……——她的手指將烟紙捏好，很小心地將烟放進去，又好好地用舌尖將紙舐一舐，裹成了煙捲。她的前額起了橫的皺紋。——印象是不好的，在我們

此地我更過得來些呢。我的印象是這樣，就是莫斯科的同志們，尤其是一般中級的同志們，非領袖亦非羣衆，他們不意識到而且不感覺到整個的巨大的農民的俄羅斯，現在正在我們的週遭沸騰着，促進破壞的進程呢。自然囉，李林明白這層，也許比我們更明白些，此外還有一小羣也明白這回事，可是負責任的大多數的同志們，都很可怕地市儈化了。他們對於工作的態度，只是被鐘點所規定的官樣文章而已。他們現在不愁吃不愁穿的，便無意中有點墮落下來……無意中覺得，彷彿在我們俄羅斯並不是一切統統是這樣不好呵。

『試看一看莫斯科的報紙和雜誌，——她興奮起來了。——在那上邊說得好聽極了，什麼『普洛列塔利亞特』，什麼『康姆尼茲姆的革命』……然而現在我們有了很多的『普洛列塔利亞特』和什麼『康姆尼茲姆』嗎？俱樂部擺佈得很好，木器是老爺式的，通紅的旗幟。不過在這些好看的俱樂部裏不生着火爐，人們差不多不到裏面去，僅僅只有幾個人工作而已。不，我們此地好些；我們在此邊區的省城裏過着日

子。就同在前線上一樣。我們這裏還是天天在前線上鬥爭着……」

沉思着，她望着那園牆外的遼遠的，淡紫色的原野。

——這樣你說，一定是，莫斯科成爲不需要的嗎？——司達爾馬合夫嚴重地問她。

——不，我知道，莫斯科是需要的。牠被需要着，如一參謀部，如一指揮的中央。在那裏做着偉大的工作。莫斯科，這好像一顆心一樣，這是國家機器的總樞紐，無論牠好不好……但是究竟……我覺得此地好些。

大家都很注意地聽着她。里莎雖然有許多沒有聽懂，然而也一個字沒有放過。爲什麼在這個寂靜的城裏，如像在前線上一樣？反對農民嗎？但是波爾雪委克不是本來爲人民做事的啊？……

馬杜賢珂彷彿將自己完全集中到注意力上，當里莎無意中將木片弄落到地上時，他很生氣地睥視了她一眼。

他將手放在耳上；大衣上的紅星，鈕扣，一切都向着光。馬杜賢珂不知道『義務工作日』有什麼意義，爲什麼要將這些有教養的人們，如謝穆珂娃和馬爾騰諾夫，強迫着做這種苦工，爲什麼也強迫着他，馬杜賢珂，幹這種玩意兒。但是他總是很忠實地工作着，在九點鐘的時候定準到來，如他先前到禮拜堂做禮拜一樣，一點兒也不遲慢；不過在做禱告的時候，他是不願意跪着的，因爲怕跪壞了褲子……

——你看，克里明來了；後邊走着的是季曼，——司達爾馬合夫說。

克里明走向前來，用眼睛尋找誰個，看見了司達爾馬合夫和別人：『噢，組織隊長，你們的事情怎樣了？』——他老遠地叫道，越走越近……司達爾馬合夫恭敬如也地拿着尺，說道：我們做了九『古布』，閣下請查。而在別的区域內聽見了些什麼呢？』克里明微笑了一笑，通常在微笑的時候，他的面孔要年青了許多年紀。

——紅軍的兵士們，在修道院的菓樹園裏，今天一天砍伐了三十四個『古布』，真是好漢——對不住，我忘記了誇獎：今天同兵士們一塊，我們的被俘的資產階級也在

工作呢。——他笑起來了。——『義務工作日』是這樣地有成績，如果這樣下去，再經過三天我們就把全隊伍放出去……

在這句話的結尾，他的聲音顫動了。覺着歡欣的了不得，然而又不相信勝利是這樣地臨近。

——連冷血的季曼今天也在高漲的情緒中呢，謝穆珂娃笑着說。

季曼立在木塊上，拭着眼鏡，用着自己的沙沙的聲音向着幾個同志說道，邊區的經濟狀況將會振興起來的……

——不是現在，再經過二十年，自然囉。——他捕着說道，——我們這裏原來有還躺在地下的煤礦。當我今天忙着獲得『古布』的柴木，並且我不知道會不會燃燒着，因為牠們是潮濕的……是的，克里明，你知道牠們是潮濕的……我這時起了一種思想，就是在地底下放着這樣多的有力量的燃料，而我們却忙着砍伐柴木……統共離城不過十里路遠，已經偵察好了。只要今年的收穫好，那我們便開始挖起煤來。

挖煤的機器我們已經有了，我是從下葉蘭斯克城將牠們弄來的。我們將牠們修理一修理，——用着神祕而狡猾的神情，他向着里沙這一方說，可是他不要帶眼鏡的眼睛，等於瞎了的樣子，看不見她，只僅僅看見她的面孔上的白點和她的藍衣。

工作完結了。又站起隊伍來，又重新在街上走着，唱着。里沙的皮鞋溼透了，但是她還是立在隊伍裏，唱着：『勇敢些，同志們，整齊脚步……』謝穆珂娃與她並排地走着。里沙知道謝穆珂娃，是一文化部主任，是一個長官；曾兩次因為有事走進她的辦公室，在託洛斯基的大像片之下，在寬大的寫字台的後邊，謝穆珂娃似乎是一個很嚴厲的，不可親近的人。

而現在里沙看見並排走着的。只是頭巾不整，捲髮蓬鬆着的，紅着腮龐的姑娘。

里沙關於學校，學生和自己的懸念，向她說了很久……

後來里沙經過平場向着孫納託爾先生的房子走去；遠遠地現出一所巨大的兩層樓

的，懸着蘇維埃招牌的房子，遠遠地她看見了，從門內走出來了一個帶着紅軍帽子的人，即刻便認得他是列賓。

在他來到孫納託爾先生家裏的第一天，里沙和他認識了。孫納託爾在里沙面前詛罵蘇維埃政權，而里沙立着，紅着臉，氣忿已極，預備哭起來的樣子，不知道怎樣反駁他才好，不料在這個當兒，門忽然開了，列賓和着一個紅髮的人走將進來。

孫納託爾先生有點慌張起來：

——爲你預備的房間，同志列賓，已經妥當了，——他很殷勤地說道，——願意即刻去看看嗎？

但是列賓決意參加他們的談話，這談話最後的字句是爲他聽到了的。

——蘇維埃願意給一切人民以幸福，——孫納託爾先生又重新叫道，——但是難道說我不是人民，而他也不是人民嗎？——孫納託爾用手指着紅髮的人，而紅髮的人也就同意地吼叫起來了。

——他爲我們做了些什麼好事情呢？把我剝削得精光……

列賓回答着，說得很久，他說，在波爾雪委克們的中間，自然有許多的壞蛋，而且他們常常犯着錯誤，不過他們……究竟是爲理想而奮鬥呢！……於是望一望里沙，似乎用着自己的眼光說道：『我們本來是同一思想的人呵！』

列賓大概看來是很漂亮而且是很溫存的人，你看，他現在將里沙的手握得緊緊地，而他的濃重而有力的聲音飽含着溫存的語調：

——同志格拉切瓦，你好呀……我想問一問你，怎樣才能走到城中的菓樹園呢？

——到菓樹園去？我剛從那裏來呢。那裏今天是『蘇波得尼克』……砍伐了柴木。我們差不多將整個的菓樹園都砍伐掉了呢。

——難道說你是黨員嗎？

——不，不過無黨的人也可以去做『蘇波得尼克』呢。我以爲應當幫助波爾雪委克，你說可不是嗎？

——自然囉，自然囉……如果我先知道的話，我也是會去幹的。嗚，你們做得很多嗎？

——是的，很多，我忘記了有幾個『古布』，不過一個整個的菓樹園差不多都被我們砍伐了呢。連負有大責任的同志們也和着我們一兒塊工作。我是和着馬爾騰諾夫在一塊兒工作的。如非常委員會的主席，克里明也會到場了呢。

她於是向列賓詳細地告訴了走到菓樹園的路。

第六章

從早晨起就刮着凜冽的風，但是天空仍舊是碧藍着，而一切景物的顏色仍舊是光亮着。有時候，在天頂上，奔馳着藍白色的雲彩，風用着看不見的手將牠們很快地順着天空吹送着，牠們將太陽遮蔽住了，於是那時所有的景物變為黯淡而陰沉的了。
司達爾馬合夫下了工，很匆忙地走着，經過開着市場的廣場。

忽然他的注意力傾注到一個年輕的漢子，這個年輕的漢子穿着一件破衫，凍縮着打着寒戰。司達爾馬合夫看見了他的一雙凍紅了的，污穢的，然而又很有力量的手，肩後背着麻袋，——這大概是貯藏庫裏的工人，因為餓得無法，只得偷出點器具來，

換一換麵包吃！

但是這個上額，這帽子下面蓬鬆着的頭髮，司達爾馬合夫彷彿覺得有點熟識也似的。要尋得一個究竟的感覺，逼着他很快地趕上那漢子，並將手放到他的肩上，問道：『同志！你賣什麼呢？』那漢子回過臉來，眯着眼睛，向週圍望了一望，於是發出沉鬱的聲音：

——你好呀，同志司達爾馬合夫！

——哥爾內哈，你嗎？你在此地幹什麼呢？——但是哥爾內哈已經牽着司達爾馬合夫的袖子，從人衆中拉出去了。

——我，我……你別要叫得這樣响亮罷！我們走，快一點！

他們走到舊市場的遺跡——釘扣着的木凳子，哥爾內哈向四外張望一下，嚴厲地低聲說道：

——你問我做什麼嗎？我們在此地總是可以找到工作的。很糟糕，你向我注了

意，我今天沒有將衣服和面相化裝好。而在冬季，誰個也沒認出來我。好，我們今天遇着了……今天把克里明找到，請告知他……

哥爾內哈又向四外溜了一眼。他隱看的時候只用着眼睛，而頭部毫不轉動。

——你向他說，我今天在委員會等候了他兩個鐘頭。請你在委員會裏也別要去找他。他晚間那裏簡直不到。大概是在黨委員會裏。他只管弄什麼柴木的事情，把非常委員會的工作完全拋掉了。雖然說他們沒有他，什麼事情也做不來。他是一個很好的組織的人才，而且比別人都有精力些。不過他近來少到非常委員會去，這是很不對的。請你將他找到，他或者是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裏，或者是在黨委員會裏，或者是在加拉烏洛夫那兒，軍事委員會裏。你將他找遍全城罷！

——你，你被什麼火燃燒得這般急躁了？——司達爾馬合夫打斷他的話說，——明天早晨他是一定要到非常委員會去的，那時你可以看得見他，可以親自告訴他一切……

哥爾內哈緊緊地握着司達爾馬合夫的手。在他的被污穢了的臉上，表現着異常的興奮。

——你聽我的話罷，司達爾馬合夫，照着我所說的做罷……我害怕明天已經遲了……今天晚上有暴動……這差不多一定是要發生的。

——暴動？——司達爾馬合夫驚詫地問道，——但是有什麼證據呢？……

——證據嗎？牠們又是，又是沒有。你看，在市場中有許多從日省來的拖車。我本來是可以分得清楚誰個是我們這兒的農民，誰個是日省的農民。我想，在這些拖車上藏着兵器。本來需要搜查一下，但是怎樣將全市場都包圍呢，現在更加是來不及了。而且照着這裏的情緒也可以斷定。這裏總是期待着我們的完結。今天一些女販子很確信的樣子說道，一定是今天，而不是明天，是一些反基督的賤種的末日。

司達爾馬合夫微笑起來了。

——你以為很可笑，以為我哥爾內哈專聽婆娘們的胡說亂道。而我却知道，一個

非常委員會的工作者，是不妨對於婆娘們的胡說亂道也要聽一聽的。在這裏可以捉摸到，就是在這種讒言裏，有沒有陰謀叛亂的種子，或者只不過是簡單地反對我們的情緒而已……通常總是要明白鄉下人才行。他們看不到遠處，可是他們利用近跟前的機會，却比你我們要來得好呢……那嗎，請你把克里明找到，告訴他，催促他，讓他應用一點什麼方法。其餘的我們非常委員會的工作者，簡直都是草包，我今天同他們都對罵過了。我向他們說，應當好好地警戒着，而他們只是覺得好笑而已。不錯，我一點兒線索都沒有。如果有一點線索，那我已經動起手來了。線索是沒有的，可是我照着一切，照着最近的調查，照着被捕者的口供，照着一些瑣碎的事情，雖然不能說是證據，然而已經夠使得感覺到，具着警戒的心情了。二百里以外，一個非常委員會的工作者被殺了，我覺得這統統都有因緣的，說着一件事情，說着最近的暴動……

——殺死了嗎？他姓什麼？——可達爾馬合夫驚恐地問道，——蘇里珂夫是不

是？

——蘇里珂夫……他，大概是，發了神經病，把工作弄糟了，又把自己弄完結了。他是一個好人，可是是一個不高明的非常委員會的工作者。難道說你知道他嗎？

——我們一塊兒住過……請你詳細些告訴我關於他死的情形……也許僅僅是傳聞罷？

——不，不是傳聞！我們自己的消息……他被活埋在土裏……這個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情；請你務必將克里明找到，聽見了嗎？現在下戒嚴令已經晚了，但是讓黨員隊拿起槍來預備着也好……不然的話，他們要把我們如小鷄子一樣，一個個都殺得精光呢……噢，快些去罷！

他緊握了司達爾馬合夫的手。

——而蘇里珂夫的事情是確實的嗎？

——自然是確實的！有什麼辦法呢，我們的工作是這樣的，大家都要時時刻刻地預備着……於是衣服襤褸的哥爾內哈，彎着腰，肩上背着麻袋，走向人叢中去了。

司達爾馬合夫順着凍凝的路走回家來，在他的心靈上只是迷茫而已，思想跑着經過牠的上面，如同老鼠經過冰冷的，光亮的房間一樣。

被殺死了……他即刻走回家來，一跨過門限，那孤寡的母親便要問起她的兒子……雖然是很苦痛的事情，然而也不得不撒謊了。他之所以不得不撒謊的，因為在他的荷包裏還躺着蘇里珂夫從車站寫給他的字條：

『我的貴重的司達爾馬合夫！如果我要被殺死了的話，請你那時告訴母親，說我受了長期的派遣，要經過幾年才能回來。說我到德國去了，或者說我到德威納爾去了。這是我最後的請求。爲着紀念我們的友誼，請你將我的像片拿去罷。牠是貼在我的老護照上面的。在貯物架上的頂高的一層，你可以將牠找到。』

『好好地生活着，工作着罷……』

森里珂夫。

『再者，另外還有一封信，如果我死了的時候，請你轉交給非常委員會的主席——克里明。』

當司達爾馬合夫用力敲了幾下門，而門開了的時候，他看見了她如他所期待着的一樣：一個滿臉皺紋的，矮瘦的老太婆，經過那黑了的眼鏡框子，用着和善的，碧綠色的眼睛審視着他。

他聽見了她的問題了：

——謝爾格沒有遇着什麼嗎？有沒有信來，你知道嗎？

司達爾馬合夫想道，謝爾格是她的一個親愛的兒子，是將她的老年和歡喜的生活聯結在一起的銀線，而却在那東南方的荒原上，很可怕地，孤單地死了……於是他的那一顆心中，不禁跳動了一種對於他沒有習慣的憐憫的哀情。

——什麼新的消息我都不知道，安娜·彼得諾夫娜，——他答着說，不向她的眼睛望着。她向旁邊閃一闪，讓他從自己面前走過去，於是他走到自己的房裏，那裏立着兩張床鋪，一個是他的，一個就是在那遼遠的荒原上被人殺死了的謝爾格的。

——你要不要將茶爐生起火來呢，安得烈？——她跟着他走入房裏，問他。她嘆了一口氣，向門旁的椅子坐下了。

謝爾格·蘇里珂夫……他是一個身材高大而結實的小伙子，略微有點駝背，頭髮是金紫色的，而他的面孔呢……他的面孔似乎是很平常的，一個少年兵士的面孔，又像一個漂亮的鄉下的小伙子的面孔。但是在這個面孔的內裏，宛如燃燒着一種什麼火一樣，這火使這個樸直的面孔的每一小點都變成美妙的東西，也就如什麼蠟燭一樣，牠的粗野的中國燈轉變為美麗的紅星。胖鼻子，碧綠的眼睛，笑吟吟的一張嘴，腮龐上，嘴唇的上邊，下顎上，生着茸茸的金色毛髮……

他是很安靜的，不大好說話，宛如隱藏着一些什麼也似的，每天在非常委員會

裏工作完了，默默地走回家來。他的動作，他的聰明的，然而又很少說出的語言，總是慢慢的，不顯出什麼急躁。母親用着很關心的眼光觀察他的每一個動作，聽着他的每一句話。她將自己的多餘的愛情贈與司達爾馬合夫，而司達爾馬合夫已經是粗暴的成人了，他忘却了母親的愛，每一憶起牠時，就好像憶起那什麼很久很久東西了。

現在她坐在椅子上，一個可憐的孤寡的母親，眼光爲淚潮所淹沒住了，一句一句地，呢喃地說着關於兒子的事情，很直率地表現出自己的母性愛。

『爲什麼他要跑到非常委員會裏去工作呢？他原先本是個小小的和善的孩子，一看見了血便會哭起來的，蒼白起臉來。他常常收回許多貓和無家的小狗到家裏來，在他的小盒子裏遇着小毛虫，他愛牠如同愛一個人一樣，當無意中牠，這個小毛虫，被壓死了的時候，唉，他居然爲之哭起來了。這並不久，這是四年前的事情。後來他投了紅軍，到前線去打仗去，再後來他便進了非常委員會，殺人，槍斃人……他定人

以死刑。似乎他很平靜地做着這種事情，但是我的母親的眼光是都可以看見的呵。

近來他值日完了回到家來，他的面孔是這樣的……好像他自己經過槍斃一樣。他向着床鋪躺下，將頭插到枕頭裏，靜默着不動地躺着很久，而後來，當他將頭抬起來的時候，那就可以見得他的臉是通紅的，就同他哭過了一樣，但是他的眼睛是乾的

……

『他吸起烟來，將烟很用力地吞下去，如果你和他說些什麼……關於革命，關於黨，關於李林……我不明白，似乎你在說些什麼好事情……』

『當他聽着你說話，忽然微笑將起來，輕輕地唱起來『音特爾納信納爾』，或者是『我們燃燒起將來的火焰』……』

她不能將自己的話說完，淚水便流得滿腮龐，便將喉管塞住了，接着她便高聲地嗚咽着，走出房間去了。

司達爾馬合夫很可憐她，覺着很難於向她撒謊，同時他又有點苦悶起來，就是他

還未騙着她說，謝爾格到德國去了……

那還是不久的事情，有一個女人很熱烈地愛上了他，贈給了他，司達爾馬合夫，一個小花瓶做爲紀念。在花瓶上畫着誰個的愛情的幻想……雄鴿子展開着淡青的翅膀，飛揚在雌鴿子的上面……赤裸而肥胖的愛神在戲耍着，而在中間，在那雲彩的上面，坐着一個牧童和一個牧女，牧童在彈着琵琶；大概他彈的很好，因爲在牧女的臉上呈露着溫柔的，沉吟的微笑。她在膝頭持着一束花，而一個白小羊羔子正在吃着這花呢。花瓶的頸部做得如一花杯一樣，在那上邊散佈着金星與銀星，其中有幾個是彩色玻璃所做成的，閃着小小的火光。他用着很不好看的手將牠拿下了。

——我將這個花瓶放在什麼地方呢，——他說了，用眼將房間巡視一下，便將牠放在床鋪上面的貯物架上面了。每天早晨醒來，他總是舉起眼睛向架上望一望，一面望着花瓶，一面便笑吟吟地回想起那個，無論在外界或在思想上，都爲他所不了解的，生疎的女人，然而她是那般地漂亮，是那般地香氣撲人，又是那般地愛上了他，

一個連愛情話都不會說的麻臉的工人。

她是一個女伶，很快地就從本城走了。他也到鄉間執行食糧部的工作去了。當他，在很久地沒有在家之後，走進自己的房間的時候，開始用眼睛尋找小小的花瓶，看見了，牠現在立在桌子上，頸部被打壞了，全身污染着墨水的斑痕。原來蘇里珂夫向牠灌上墨水了。司達爾馬合夫不高興起來，但是他向蘇里珂夫一句話也沒說。他將墨水倒去，現在將牠放在架上別一端，爲着要使人不會看見被損壞了的，被污穢了的，這個小小的花瓶。

到了現在，當人們贈送他什麼紀念品——是照片或是玩具——的時候，他一想起來了花瓶，便不大願意地將牠們收下。就是他從朋友們所接到的信，也不知道爲何總是要失掉的。

司達爾馬合夫罵起來了。哦，渾賬東西！渾賬東西！這麼樣一個捲髮的小孩子，這麼樣聰明的，忠實的好人，真正的黨員，居然被強盜們活埋了！

報仇呵！報仇呵！但是向誰報仇呢？憤恨在他的內裏鼓噪起來，於是他便將拳頭緊握起來了。忽然他想起來了哥爾內哈所請求的事情，於是他的憤恨的精力便找到了出路。是的，他將克里明尋找着，教他好好地當心一點！明天請求黨委員會給他一隊人馬，那時他好去勦滅那些該殺的強盜。而現在，無論怎樣，一定是要將克里明找到的！他懷着這種思想走出了自己的寓處。

克里明在黨委員會的門內，面對面地同走進來的司達爾馬合夫碰着了，他不禁即刻爲司達爾馬合夫的面孔——這面孔通常總是很安靜的——上所表現着的興奮與憤恨所驚訝着了。

——你是怎麼着了呀？——克里明一面握起他的手，一面問。

司達爾馬合夫告訴自己和哥爾內哈的會遇，並說了哥爾內哈對於城中情狀的危懼。他們倆寂靜地順着空虛的街道走着，這時在街道上只躍動着小孩子，狗和鷄而已。

我直爽地向你說，司達爾馬合夫，我不知道哥爾內哈向我所要的是什麼，——克里明很氣忿地說道，——一切爲我所能做到的方法都用上了，黨員隊也加緊了警戒……加拉烏洛夫也警告了衛隊營，教他們別要疎忽……在別一方面，哥爾內哈並沒有什麼證據。因爲一個人的預覺，而即將緊要的工作停止了，那無論如何我是不幹的。除此而外，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對於每一件零碎事情，都要想一想，察一察。我們的同志們是這樣地不會工作……慢慢地，不知道緊張是回什麼事，而情況又是這樣，必需每一分鐘都要被好好地估價而利用着。和着季曼工作——那簡直是糟糕已極，無論你怎樣是不會將他弄得跳動些。而這裏哥爾內哈又弄什麼危懼，……總而言之，我今天是這樣地難過，司達爾馬合夫……我派了一個非常委員會的工作者到那荒原去，帶着很重要的任務，而強盜把他殺了，我真不能寬恕我自己，爲什麼我派了他去呢？他對於這種工作是不合適的，太是神經質的了……知識階級……

——我知道他。他是我的朋友。我們住在二間房子裏。他還留下一個母親。——

司達爾馬合夫的聲音逐漸沉重起來。——他從車站上寄給我一張字條，說，如果他死了的話，請我將這封信交給你。拿去罷。

克里明很快地將信讀了一遍，又好好地將牠摺好，這樣經過了寂靜的幾分鐘。

——聽我說，克里明……明天我在黨委員會裏請求帶人去勦匪，勦滅那些將他殺死了的渾賬東西……我活活地要將他們的皮剝掉！而現在我請求你……請求你將這封信讀給我聽一聽，謝爾格的每一個字對於我都是貴重的。我將好好地聽着，並且想像着他。

——可以，——克里明說。他們倆向低低的長椅子坐下了。

第七章

『我的貴重的同志克里明！此刻我在耳車站上。格列波夫去找馬車去了，可是已經有四點鐘了，還不見他轉來。車站是很小的，我完全是一個人。看一看舊的，還是戰爭以前的，與現在的生活不相調和的招貼與佈告，我對於那一張題為改良運輸的廣告發生了興趣。然後我走進『俄爾託切克』分局裏，見着了筆與墨水，我不禁起了一種願望，——我想將此刻在我腦筋中所蕩漾着的思想，以及此刻顫動着我的心靈的情緒，很直爽地告訴你。爲什麼要告訴你，而不告訴別人，同志克里明，你大概是明白的。請你想一想，怎樣在師政治部裏，你，一個老黨員，又是師政治部的主任，

很忍耐地同我談了許多鐘頭的話，那時我還是一個無黨派的，自信力很強的孩子，我的腦筋裏充滿着知識階級的妄誕。你很忍耐地聽着我的愚蠢的見解，然後輕輕地把我弄得碰了壁，將我引到 *Marxism* 的路上，詳細地告訴我社會主義的意義。我加入了黨只是在團部裏，遲了一些時候，但是在實際上，那時你的教訓已經將我做成一個真實的革命黨人了。當你轉到非常委員會裏工作的時候，我因為前線取消了，便也就走到你那裏工作。在你的指導之下，我成了一個真正的，忠實的黨員了。對於我你是革命黨人的模範。因此，我這封信不寫給母親，不寫給知我愛我的朋友，而只寫給你，我的長官，在你的辦公室內，於無事時，我是不能進內的。

『僅僅在我被殺了的情形之下，你才可以接到這封信。而關於我要被殺死的一層，我差不多一點兒都沒有懷疑。這是很好的事情，因為在生活中我再沒有什麼可做了，我不是一個人，而僅是一個人的軀殼，現在在我的心靈裏完全是空無所有。這樣讓我對於革命有點利益而死去罷。』

『但是，爲着你要明白我，我好好地告訴你一切。』

『記得嗎，怎樣在去年破獲了一件陰謀叛亂的案子之後，我們槍斃了五個反革命黨人。』

『那是寒冷的冬夜。天上懸着一輪暈着的妖魔的月亮。我們的運貨車很快地順着石砌成的光滑的大道跑着。同着我們一塊的有列沙文。列沙文因爲第一次參加槍斃反革命黨人的事情，心境很不安靜，不自然地把持着自己，勉強地裝着高興，一會兒同我談話，一會兒又同你談話。你總是很莊重地回答他，但是在你的回答裏，有着略略可以捉摸到的語氣：『孩子，你別要假做鎮靜罷，我知道你是不大高興的呵。』我總是很簡單地回答他。我不大願意談話；我這一天太疲倦了，想在寂 的蒼茫的冬夜裏休息一休息……有時我向車廂裏邊望一望，望見了『他們』，望見了孩子們緊張的面孔，於是我記起來了，我們向什麼地方去。覺着不愉快起來。可是對於槍斃人的事情，我並不是第一次參加呢。』

『我們走進修道院的森林——鬼氣森森的樹叢裏，這些被冰雪所掩蓋着的樹木，好像是一個凍僵了的人的臨死前的幻想。有時樹木讓開了路，可以看見迷茫的藍色的小原野。我們順着一條狹路，經過這樣小原野中的一個。那裏曾有一個石坑，被冬季爲雪所填塞住了，可是究竟還令人覺得是一個深邃的大黑坑。』

『大路上大家寂然無聲。』

『他們將自己把持得很好，靜等着死的到來。我沒怎樣向自己提起了問題，就是在最後一次，這些人們，似乎對於一切都漠然了的人們，到底想着什麼事情。當然向你請求到非常委員會工作的時候，我老早將這一切都領受了。我老早就知道將來要是什麼一回事……最討厭的是那幾分鐘，當向一堆無保障的人們瞄準的時候……但是這一切都將很快地完結，在拍拍的槍聲之後，附近的樹上要震下雪來，五個人的身體深深地落在石坑的底裏，而我們轉回家來，重新聽着妖魔也似的冬夜的寂靜。』

『但是事情的結果，不如我所期待的一樣……你半聲地向他們說道：』

『——將衣服脫下罷，公民們。』

『他們互相望了一望。一個將短皮袍脫下了。別的人也就照着他的榜樣。』

『——不，請你們完全都脫下罷，——你說了，又似乎爲着關照我們的樣子，加說了這麼一句：——脫得精光地讓我們好槍斃……』

『同志們嚴肅地靜默着不語，在他們的靜默中，感覺得他們是與你同意的，他們明白你，真地預備着槍斃露體的人們。這時異常靜寂，僅僅從遠處，從路那兒，響動着我們的運貨車的發動機。』

『他們開始抗議了。你記得他們的抗議嗎？有一個說，應當將臨死的人放輕鬆一點；別一個說，這簡直是侮辱，而那個老教師，黑黨的黨員，身材很高，生着長白的鬍鬚，斜着肩背，忽然很可憐地，如小孩子一般地哭起來了，他流着淚說道，他害了流行性感冒症，如此做法，實在是『不好』。我知道他是在警察局當過差的，也不知將自己的學生們賣了多少，因此他領得了皇家的獎章。我知道他對於我們的』

仇恨是怎樣地巨大。但是究竟我的身體要微微地顫抖起來，彷彿這是強迫着我將衣服脫下一樣。列沙文忍受不住了，向你說道：

『——同志克里明，別要這樣做罷。別要這樣侮辱他們，幹什麼呢？——在他的聲音裏响動着眼淚。』

『孩子們之中誰個痛罵了他一頓。你說：』

『——但是爲什麼要使衣服糟踏掉呢？這些衣服可以給別一個於共和國有利益的人穿一穿呵。再過一分鐘的辰光，他們就不再需要衣服了，——於是你向着列沙文輕輕地說道：——別要在此地擾亂人心罷。到汽車那裏去，在那裏等候我們好了。』

『於是那時他們明白了，沒有別的出路……他們向樹樁坐下，開始脫下衣服和皮靴來。他們之中有的立在透明色的樹木的陰影下，身體顯得是黃綠的，好像他們是立在清澈的湖水裏一樣。有的身體被月光變成爲淺藍色的了……咳，這一切是怎樣地沈默，是怎樣地不可了解，宛然如在恐怖的，不可復現的夢裏，又如在一種什麼寒

冷的魔窟裏一樣！

『在夏季的時候，我向這些地方不止走了一次。那一棵龍鍾的老松，我們曾在牠的下面站過，對於我是很熟悉的。我知道牠的每一個枝幹。我認得我們用斧頭在牠的幹部下面所砍的痕跡。』

『我會愛過這一棵老松，然而我覺得牠對於我是很生疎，很仇恨的。有時在一些可怕的時刻，當你在惡魔的夢境裏看見了母親，她對於你是那樣地生疎，是那樣地冷淡，對於你的請求的手毫不顧惜，對於你的哀鳴毫不留意，——這使你覺得無涯的難受。現在這一棵老松對於我，也就如母親在這種境況中對於我一樣。這些在風雪中將衣服脫得精光的人們的形像，忽然引起來了，我對於在熱天裏河邊沐浴時的景象。這種聯想是很野蠻的，然而我覺得我的思想混亂起來了，幸虧拍拍的一陣槍聲，將這些魔影即刻都驅逐了。』

『在這一次事情之前，你記得我是怎樣的嗎？我對於非常委員會的工作是很熱心

的，並引之以自豪呢！我很容易地在審判的口供上畫了押，並且一點兒也不顫抖地親自執行着這些死刑。這都是因為我很確定地知道了，我現在還是這樣地知道，就是這是唯一的消滅資本主義的血路。我也會憐憫過人們，以他們的痛苦為痛苦過，然而我知道僅僅經過革命的敵人的死亡，才能達到革命的目的。因此，我做了一個無情的人了。我將我自己的偉大的憐憫化為偉大的仇恨。我想道，每一個革命黨人都是如此做的呵。

『總有一日，我希望牠快來到，這個偉大的憐憫會將地球上人們的生活做成爲美妙的東西。那時鄰人的痛苦將很刺戟你的心靈。對於別人的生理，對於這個美妙的人類的肉體，好像我的同你的肉體，一定會要非常地珍重起來。是的，一定會是這樣的。但是此刻這種憐憫却需要化為仇恨。在這一次事情之先，我是會照着這樣做的。』

『不料，現在，這些露體的反革命黨人的血，宛然流到我的心靈裏去了一樣！我』

總是要回想起來他們，他們在月下脫衣的景象，他們顫抖的身體，他們的呻吟……這些從石坑裏飛揚出來的可怕的呻吟！這些失去了自己，走入死亡的呻吟！你，也許，要以此爲心腸軟的毛病，但是你要知道呵，當他們脫衣的時候，我忽然很清楚地向我自己設想着，以爲我自己在脫衣服，我的身體在受凍，我的骨肉將被彈子穿通，我將苦痛地呻吟着……

『我已經忘却應當怎樣在死刑的判決書上畫押了……一方面審問他們，一方面要望着這些活動的眼睛，這些手，這些面孔上的皺紋的閃動，雖然一分鐘都不忘記他們是我的敵人，可是總是要想道，難道說我的手要將這些活生生的有機體送到死亡的路上去嗎？』

『仇恨的範圍對於我已經是超過限度了。但是離開非常委員會，我無論如何不能夠，因爲我以爲非常委員會的工作，在現今的時候，是最革命的，最必要的。』

『如此，頂好讓我死去罷……當我要在死的面前苦痛着的時候，大概一定要記起

我自己也會槍斃過別人……

『但是也許這真是心腸軟的原故！也許在我目前要做的工作上面，我會鍛鍊一下，成爲更堅固，更有力的人。讓我這一次的差事做爲我的試驗罷。』

『對於一個革命黨人，每一天都是試驗，因爲在我們一切的身上，舊的東西總是有力地在吸引着。』

『關於我們，年青的革命黨人，更不必說了……雖然我們的頭顱總是昂昂然，可是這個舊的世界，牠總企圖着經過我們的頭顱，將我們的腦筋弄得混亂，將我們的視聽弄得昏曠。因此，我們時常總是要檢查自己。是不是離開了正路呢？是不是弄亂了什麼？是不是變成了俗人？我不願變成爲一個眼淚汪汪的託爾斯泰主義者——知識者……這樣，讓我去嘗受肉體的，神經的，也許是死的試驗罷！我從這一次的工作或者回來成爲一個復生的，堅強的人，或者完全不回來。』

『但是我要知道，如果我落了伍了，那像你這一樣的人們，本黨的基礎，還是會』

留着的，鬥爭還是要繼續着的，而革命的目的也終有達到的一日。好好地活着，工作着罷！蘇里珂夫。」

第八章

克里明讀完了信，將頭低下來，用手撐着。

——我很難過，因為我覺得他的死是我的過錯。我總是很看重他的，在師部裏他是一般好的政治工作者之一。像他這樣的黨員，在一般青年黨員之中，是很不多見的。但是對於非常委員會的工作，他未免太是神經質的了。我將他拿到非常委員會裏來工作，這未免沒有看清楚他。在他的這封信中，有許多是為我所不明白的，而有許多簡直是不對的。且說一說他對於槍斃這件事情的態度；雖然資產階級把我克里明視為食人的野獸，但是每一次的槍決人犯，都直接在我的內裏留下一種不愉快的感

覺，好像在童年時代，一種什麼兇惡的意志一定要強逼我把玻璃窗上的蒼蠅打死一樣。你感覺得自己就同是一個很不潔的人也似的……我總是覺察到那些血，苦痛，呻吟，大概我將來也還是要覺察到的。而他工作的時候，就如中了魔一樣。僅僅一次忽然看見了槍決的恐怖，便抖戰起來，因之便萎敗下來了。而我，如果我不害病的話，我知道我還是要槍決人犯的，一直到革命不需要這個為止……我可惜這個小伙子……

——究竟他是一個知識階級者，——司達爾馬合夫輕輕地說道，——我並不是要罵他，因為有種種不同的知識階級者，如他這樣的人，對於黨當然是必要的，有益的。但是我不喜歡這些談話，什麼『康母尼茲母』……好像什麼哲學一樣。『康母尼茲母』？這又有什麼多說的必要呢？——你知道嗎，牠對於我是一個溫存的字呵。

『而在我此生中只有兩個溫存的字，『康母尼茲母』和『娘娘』，我是這樣稱呼我的姐姐的。父母老早就死了，我不記得他們，僅僅知父親是一個皮匠而已。和我一

塊兒留下的，只是大於我十二歲的姐姐。她愛過我，撫慰過我，給過我好一點的食物——她的面孔是很醜的，就如老太婆的黃而多皺紋的面孔一樣，但是牠對於我是好過一切的。我一滿十四歲的時候，她就害着虎列拉死了，從那時候起，就對於我不再有溫存的字了，如不再有溫暖的安身處一樣。

『在革命以前，整整的十年，我是生長於街上的。揩過皮靴。賣過報紙……爲成衣匠和裝訂匠當過助手，在印刷所裏做過工。流浪了全俄羅斯。我怎樣沒有被飢餓壓死而還能活在人世呢？爲什麼我沒有變成流浪漢呢？我自己也不知道……』

『革命一開始了的時候，就同誰個向我說道：司達爾馬合夫，你的生活現在開始了。將牠拿到手裏罷。』我那時在南方的一個小城內中當郵差，順着那些安樂的房子走着，聽見那些混蛋的市僧是怎樣地歡欣着『不流血』的革命，我就想向他們叫道：『革命不是你們的呵。如果你們具着肥肥的肚皮等待到了牠，那我，司達爾馬合夫，却在寒冷飢餓之中和牠遇着了呢。牠是來解放我的呵！不但是解放而已，並

且給我以可能性，我能將在過去的生活中心靈上所積聚下來的仇恨，好好地向誰個發洩一下。』在這時候我是怎樣地懷着大的仇恨呵！我仇恨一切飽暖的資產階級，商人，教師，醫生，軍官，尤其仇恨那可詛咒的俗惡的市儈！在革命中我的恨是先於我的愛的呵。

『後來我因為鼓動革命被人們毆打了。在莫斯科，在十月的暴風雨裏，我沖撞了克里姆宮槍殺了許多軍官學生，那時我還未入黨，關於政治我什麼也沒有明白，也就僅僅在這些動作之後，曾有過一瞬的疲倦了的時間，在我的眼前隱約着那遙遠的休息。好像基督徒的天堂一樣，那天堂是遙遠的，然而一定會是實現的，如果我不能夠看見，那我的子孫，將來的人們，是一定能夠看見的……這就是『康母尼茲母』。

『牠到底像什麼樣呢，我不知道……不久以前，我拿了一本小書讀讀，這是白拉米著的，關於『康母尼茲母』，好像神話一般，我連讀都沒讀完，唉，我是這樣地不喜歡這本小書呵！所說的一切很和現在的情形相像，而我覺得，那應當是別一

種樣子，我們用力可以設想得到。但是當腦袋被疲倦所痛苦了的時候，或者當工作進行得不好的時候，或者需要槍決誰個，而你有時不明白爲什麼要槍決他，那時在我的腦筋裏，我便僅僅想到我的一個溫存的字『康母尼茲母』，宛然如誰個用着紅的手巾招引我也似的……

『在政治部裏有一個……他的名字是馬爾騰諾夫。我聽見過他的講演，是一個聰明人，他講演得是那般地明白而動人。而關於『康母尼茲母』社會，他就好像在那裏住過一樣。但是我看見了他做事，在那一夜搜捕的事情中，……唉，我簡直都不高興說出來。我看見他和他的講演連一文錢都不值呵。蘇里珂夫自然不如他一樣。蘇里珂夫爲着革命將自己的生命都貢獻了。然而究竟他在這封信上所說的話是不對的。』

——不錯，你說的對，——克里明答道，——我們似乎照着別種樣子感覺着這一切。我不久會和一個同志談過話，他也是一個知識階級者。我們談到負責同志們的食堂問題。他指明着說，應當把食堂關閉起來。他的思想的行程是這樣的：革命要求

我們領取食糧不得超過普通的，例如熟練工人的限度。而我却這樣地判斷着：我們，這就是革命，也就是我們在會場上所稱謂的先鋒隊。如果負着大責任的我們之中每一個都要挨飢受餓，把身體弄得弱敗不堪，那我們的先鋒隊自自然然是不會存在下去的；事情本來是這樣地明白瞭然！對於他們知識階級者，革命宛然如一身外的，什麼神明一樣，要求着犧牲，而對於我，例如……我可以說，如一個什麼國王說過一樣：『朕卽國家。』……

他笑起來了。

——呵，天已經黑了，我會答應到一個地方去……再會罷，司達爾馬合夫，我請求你把加拉烏洛夫找到，或者打電話找他也可以……我知道你是會一定用盡力量去找他的。也許今天晚上真要將黨員隊集合起來呢。這樣，你一定辦嗎？

——我一定要辦到。

他們緊緊地握了手，分開了。

司達爾馬合夫的面孔剛一從克里明的眼簾消逝下去，他即刻用着極尖銳的，極溫柔的歡欣，想起來謝穆珂娃，他即刻就可以看見她。

但是這種歡欣穿過愁慮與苦悶，也就如春草穿過最後的冰塊，凍凝的黑土，而長生出來一樣。蘇里珂夫被殺死了，實在是很苦悶的事情，同時在疲倦了的腦筋裏，又不時閃着哥爾內哈的警告。

謝穆珂娃在露台上遇見了他。他經過一個小小的菓樹園。太陽染紅了西方，煙霧從黑土中漸漸地升起來，而樹木的景象，宛然如在病後一樣。她遠遠地就看出這個愁鬱着的面孔上的神經的顫動。他走進露台，溫存地用手撫摩着她的柔茸的頭髮，她從椅子上立起身來，握住了他的手，也就在這緊緊的握手的時候，她的柔軟的，親密的聲音問道『你是怎麼了呀，因為什麼這樣懊喪呢？』她跟着他走進房間，在他對面的椅子上坐下，而他大衣也不脫下，半躺倒在長靠椅上，用手撫着頭。

——沒有什麼，——他繼續地回答着說。

第一次她看見了他是這樣地懷裏着。在工作中，她知道他有時是很担心的，嚴肅的，有時是很氣忿的，但從沒有過這種愁苦的樣子。

『說話都不願意呵』，——她這樣想道，於是她有點悲哀起來。一直到現在，她從沒曾想過關於自己的對於克里明的愛情，也從沒曾尋找過牠，如沒曾尋找過豐裕的生活，精緻的食物及美麗的衣服一樣，而只領受着一切所已有的東西。但是現在，看見了親愛的人的面孔上表現着苦痛，感覺着自己無力來幫助解除這種苦痛，她不禁深深地意識到自己的對於克里明的愛情，即刻爲他的生疎所氣忿了。兩個人沉默着不語，在這一種緊張的沉默之中，他即時感覺到她的氣忿。

『聽我說，安妮達，——他第一次叫她的小名，她不禁由於歡欣和不安而紅起臉來了。——你別要問我，別要注意及這個……這是很愚蠢的，但是我感覺到我們一切的上面總是懸着什麼東西也似的。工作着，工作着，就同鬼一樣，可是……無論怎樣是不能顧到一切呵。我這並不是什麼預覺，而是有一個非常委員會的工作者，

是一個聰明而機敏的人，在這一禮拜總是說道，就是在城中有一種什麼叛亂的陰謀，而我們還沒有將牠破露出來。你知道嗎，我真地有點危懼什麼呢。

她已經和他並排坐下了。

——你工作得太多了，克里明，你不過是工作得太多，因之疲倦了罷了。你必需要放一放風才行。等待燃料的事情完結了的時候，你到莫斯科去一去罷。回來的時候，一定會用着新的力量工作起來的。

『本來我們的工作，一下子你是做不完的，因之，這些休息的時刻是必需的……我知道，許多人想道：你看，謝穆珂娃就同火石一樣，是那樣地堅決，那樣地富於精力，而總是不知懷疑爲何物的。這是不久一個政治部的同志向我如此說的，你大概知道他，馬爾騰諾夫。』

『我默不做聲，自然囉，因爲弱者總是要時常知道而且想及誰個強於他，可是在我肚子裏却暗笑起來了。呵，如果例如那個馬爾騰諾夫要知道了我有時是怎樣地會』

懷疑……

「例如這一次在路上，從這一站到那一站，在車站上，在車廂裏，到處都是同一的景象，到處都是同一的怨言，很顯然地可以看見，現在老百姓是怎樣地疲憊着。

「在有一個車站裏，有這末樣一個大的梯子，牠從頭到底完全被人們所鋪着了。男人們，女人們，孩子們，和着自己可憐的，醜陋的行李，順序地躺在梯階上；在他們的面孔上，呈露着微細的皺紋的網，這網表現着不堪的憔悴與悲哀；而在他們的頭上邊，蓬鬆着如霧一般的，紛亂的，不潔的頭髮。同時，在食堂裏，投機商人吃着肉包子，一個飢餓的，無家的孩子只是向他的口望着，等到領得了施捨的時候，向地板坐下，數起那些骯髒的紙片：『不夠買紙烟呢？』……沿着這個可怕的梯子，走下來一個衣冠整齊的委員，在胸部上閃亮着一顆紅星的徽章，他走的時候是那樣的謹慎，生怕在那些躺着的不潔的肉體之間，把他的漂亮的皮靴會弄污穢了也似的。他的步調表現着是怎樣地憎惡他們。他走到食堂裏，也就便和着投機商人坐在一塊，

吃起肉饅頭來。而在這一羣人衆裏，有着虱子滿身的，饑餓的兒童……在街上落着雪，刮着刺人的寒風……有一個差不多一絲不掛的小孩子，向着那冷冰冰的，大理石的昇降塔跑去，就同一個小野獸一樣，又從昇降塔奔向那車站外邊的塔沿去。你試想一想，在車站上他們被凍壞的，因之就死去的，該有多少！

『當我向這個梯子望着，在這上面，在活動的，污穢的肉體堆中，走着肥胖的投機商人，漂亮的蘇維埃的辦事員，他們是那樣地小心着，生怕弄髒了自己的皮靴，忽然間一種思想照亮了我的意識了，那就是這種現象在古羅馬，在基督時代，在中世紀，在不久的資本主義下，是同樣地有過的。我不禁異常地難過起來！唉，如果我也和着這些人們一塊，向梯子上躺下，被掩蓋在他們的永世的骯髒裏，以自己的肉體領受他們的虱子，一直躺到死時為止，有時動挪一下，好讓給晶亮的皮靴的路……』

『但是，有時忽然在這羣人衆裏，覺察出來一種面孔，在那上面表現着高傲的，人性的，對於漂亮衣冠佔有者的一種仇恨。於是即刻又瞭然了，就是這種仇恨乃是

我們勝利的保證。縱恨這種勝利不在現在，縱讓牠不管在什麼時候實現出來，然而當在窮苦的人羣裏還露現着這種面孔，這就是說總有一個時候我們是可以得到勝利的！

她略爲沉默了一下。

——是的……我在車站上和着農民們談了許多話。我會同他們談話，使他們不察出我是一個有黨派的人，而都有什麼就說什麼。我真驚異的了不得，在我們的勞農共和國裏，農民是這樣困苦地，無所依歸地，毫不明白地生活着……他們本來是並排地同我們生活着的，用眼可以看見，用耳可以聽見革命，可是他們完全不明白革命是什麼一回事，什麼東西都不明白。頂好是開一個全俄羅斯的大會，用着簡明的語言，如羅白珂所說的一樣，向他們解釋一切。

克里明笑了一笑。

——解釋嗎……他們是不會明白的。難道說這些。『勞動的農民』將我們的政治

部員和宣傳員，僅僅因為他們太爽直地宣傳『康母尼茲母』了，殺死的還少嗎？我們的書籍他們不讀，我們的報紙他們拿去捲烟吸。不，安娜，這事情是很複雜呢。我們應當改造他們的生活。他們本來都是野蠻人，雖然並排地同我們生活着，可是他們的生活是中世紀的，他們信仰着妖魔，對於他們，我們就如妖魔一樣，有的以為我們是和善的妖魔，有的則以為我們是惡狠的妖魔。我們需要消滅這些灰濕的村莊，這些不乾淨的窩巢，在那裏面他們棲息着；我們需要將鋤和耙送到博物館去。

兩人都沉默着了。我^他拿起她的手來，一語不發地撫弄着，而她宛然全身集中到爲他的手所接觸着的那一小塊肉體上，答之以溫存，將腮傾向到他的熱烘烘的手上。艱重的，不可抵禦的熱情的衝動，從他的內身裏激漲出來，於是他牢牢地將這個親愛的身體擁抱起來，吻她的手，腮龐和口唇……

忽然有人敲起門來，接着他倆便聽見了女主人的甜蜜的聲音：

——同志們，此地來了一個什麼鄉下人要看你們！他問，同志克里明時在家嗎？

他說，有要緊的事情……

——叫他到這兒來罷，——謝穆珂娃說。

門開了，於是向暗黑的房間裏走進來一個人的形象。克里明扭一扭石油燈，於是牠的不穩正的光照現出來一個全不認識的，鬍鬚滿臉的鄉下人。

克里明還未來得及詢問，種還未來得及對於這位不相識的發生驚異，忽然聽見一種熟透了的聲音輕輕地，匆促地說道：

——同志克里明，我費了許多事才將你找到，在城中起了暴動……

——暴動？——兩人同聲問着說。謝穆珂娃從牆上取下駁壳槍，即忙將子彈裝好，掛在腰間……

克里明抓住了鄉下人的手：

——這是你，哥爾內哈嗎？告訴我怎麼一回事！

——說來話長，我化裝了農人模樣，逡巡於人衆中，偶然地發現了一切……我知

道，今天一定會要發生暴動，強盜們是一定要來的……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他們已經來了！我想打電話，可是軍用電話線已經被割斷了……至於城市公用電話，那簡直不必說了……

謝穆珂娃穿上了披風與上衣。大家都走出門來了。吹着輕暖的風。大地沉醉於春天的氛圍裏。在黑暗中流響着小溝渠。而駝背長鬚的，說着哥爾內哈聲音的鄉下人，仍繼續着說道：

——我們三個人，盡我們的力量做去。克里明，你到非常委員會去，將那裏所有的人們盡行招集起來。同志謝穆珂娃向黨員隊去。而我到火車站上去。城的週圍大概完全已經被佔據了，但是憑着我的這般模樣，我可以混過他們的隊伍，去將鐵路工人們鼓動起來。最重要的是，不要將車站讓敵人佔去。快些罷！

哥爾內哈於分別的當兒，緊握了一握大家的手。你看，他已經走開了，不是哥爾內哈，而是一個生着濃鬚的，高聳的農人。謝穆珂娃也辭了別，握了手，走開了，但

是然後跑回轉來，用着溫熱的口唇，將克里明吻了幾下。

克里明迅速地，輕快地，向着非常委員會走去，手裏握着手槍，還是如平常遇着危險時一樣，態度鎮靜着，銳敏地際看着一切，視察着一切。然而究竟他不能完全鎮定地把持着自己，就好像他的身上的一塊肉被誰個連血帶神經割下來也似的。

第九章

馬爾騰諾夫在黨員隊裏值班，已經經過四小時了。他扛着槍在空泛的大院子內走來走去，看守着武裝庫。略略下了一點霜，然而並不冷，在什麼地方屋頂的上面刮着風，在空氣裏蕩漾着春意的新鮮的甜蜜。馬爾騰諾夫於首先兩小時內思想着，回憶着自己的全生活，又指責又饒恕了自己的許多千的小行動。他思想着關於革命，關於黨，關於自己的工作……

而到了最後的一小時，馬爾騰諾夫什麼也不去想，只等待着而已……他等待着換班，腳趾頭凍僵了，寒冷鑽入他的大衣的領內，袖口內，令人難耐。爲着要略覺着溫

暖些，馬爾騰諾夫用着槍運動起來。

鐘已經響動了十二下，現在每一等待着的一分鐘，好像一整個鐘頭一樣。他已經想呼哨起來，想將管班的喚來，要求換班，可是換班的人已經到了，你看從那警備室的那方面不是已經現出兩個人影來了嗎。

將武裝庫門上的封條審察了一番之後，馬爾騰諾夫便交了班，不走進，而直接跑進那溫暖的警備室裏去。我宛然爲春天的空氣所陶醉了，面孔泛起紅來。在交班了之後，總是高興，快活，從外邊的世界什麼東西也不會擾亂他。

在黨員隊的大而黑的院子裏，什麼東西都籌劃好了。他飲着滾茶，吃着糖，用手裂着麵包，聽着同志們的談話。

——無論如何我都不相信，——管班的說。他是一個老下士官，生着稀朗的捲鬚子。——說人是從魚或蛙發源出來的，這是有意思的事情嗎？怪話。如果說是從猿猴而來——這個我不反對……我並且同意。但是若說是從魚而來？這簡直是怪誕之談

耳。

——同志，爲什麼一定要說從魚而來？完全並不從魚而來，而是從一種什麼生物……構造很簡單的生物……牠們生活於水裏，那時牠們身體的組織是一樣的。但是當很盛地繁殖起來了的時候，有的便走入淺水裏……從那裏走到陸地上去。接着牠們的有機體便適應起來新的生活。肺便出現了，以代替鰓的作用。這並不是一下子的事，而是漸漸地，經過了許多千年，許多千年。誰個力強些，便生活下來，留下後裔；由此發生了自然淘汰，如畜殖場內的現象差不多，這也就是所謂生存競爭。這是達爾文所發現的……

馬爾騰諾夫聽着這種艱重的言辭，越視着這個說話人的面孔上的動態，想起來了：他在什麼地方曾見過這個面孔，又曾在什麼地方聽過這種說話的聲音呢？

而這個人也就一面說着，一面向馬爾騰諾夫際着，宛如他也會認出來一樣……他不能將馬爾騰諾夫記憶起來。忽然他打斷了話頭，叫道：

——同志！你不是謝爾格馬爾騰諾夫的兒子嗎？

——是的，——馬爾騰諾夫回答了，臉不禁泛起紅來。

——既如此，難道說你竟不會將我認出來嗎？我曾在你父親皮革工廠內做過工呢……難道說你連安得列也夫都不記得了嗎？當時在我們的村莊裏，大家都稱呼我爲化學家呢……

於是馬爾騰諾夫便認出來了這個面孔，這個寬大的額部，這簡單而粗率的面紋，這小小的，鋒利的瞳子……不錯，他已經老相得很多了，頭髮蒼白了，額部生皺紋了，從眼到口滿臉綴滿了許多癍痕。他顯得更高一點了。九年沒有見到他的面，僅僅現在記憶起來了那間狹小的化學工作房，那不大明亮的煤油燈光……年輕的安得列也夫穿着工衣，開着領子，將頭伸向桌面，燃燒着一種什麼分析的物件，綠色而有氣味的液體，將此液體不斷地傾注到皮革上；而馬爾騰諾夫的父親，一個紅光滿面，惡眼嶙嶙的老頭兒，穿着灰色的衣服，掛着一個橫過全肚子的鏈子，很和順地坐在椅子

上，很溫存地微笑着，將頸子向安得列也夫的手伸去，有時他在自己的日記簿上很快地記錄下來一些什麼。

老馬爾騰諾夫有時將自己的兒子帶到工廠裏來，但是不準他同工人們談話。他彰明較著地呼他們爲醉鬼，爲竊賊，爲壞種，僅僅對於一個安得列也夫，卽大家譏笑着所稱爲『化學家』的，有點兩樣。老馬爾騰諾夫時常走近他，並將兒子隨身帶在一起。

——安得列也夫是一個蠻野的漢子，——老馬爾騰諾夫向他的兒子說。——驕傲的了不得，但是很聰明，很聰明……

於是小馬爾騰諾夫看見了，就是他的父親，雖然平素對待家人也是一個很嚴厲的人，可是有時却忍受着安得列也夫的粗野的，或竟是有點傲慢的態度。他注意地聽着安得列也夫的解釋，這解釋雜着許多化學上的專門的術語。小馬爾騰諾夫又看見了，就是這個年輕的工人被允許稱呼主人以名字，——這種權利，就是連年紀很長的工人

們也是沒有的。小馬爾騰諾夫不明白他們倆相互間的奇怪的關係。

後來安得列也夫不見了，不曉得因為什麼父親和他弄差了花，但馬爾騰諾夫看見父親有幾天生着氣，用一些最不好聽的語言罵一切所有的辦事員，就是馬車夫的語言也無以過之。在化學工作房內重新移住了別一個什麼人……馬爾騰諾夫長大了，醉心於未來主義，通神學，文化史……後來發生了戀愛……最後——來了革命與黨的工作。完全把安得列也夫忘却了。現在安得列也夫在此地坐着，一個活躍的，正派的漢子，將烟草向烟斗裏填着，慢吞吞地說着話：

——而我，同志馬爾騰諾夫，聽說是你已經在黨了。當我初來到此地的時候，預先就決定了，就是我要將資本家的兒子從黨裏摔將出去。我會想道，你是冒混到黨裏來的。我一來到就打聽你在什麼地方工作，但是大家都說，你是一個很好的，很忠實的工作者。如此，我想，讓他去，讓他好好地工作罷……

馬爾騰諾夫由於稱讚不禁紅起臉來。

——我於革命的開始即和家人們分開了。斷絕了任何的關係。和父親無論如何合不起攆來。他是一個專制家……一個字反對都不能說。

——還有什麼可說！……他頑固得如石頭一般，對於人們一點兒憐惜都沒有。而我們的工人兄弟被他壓制得連氣都出不來！

——但是他私自對你似乎很好罷？——馬爾騰諾夫問。

安得列也夫微笑了一下。

——自然，很好，曾給我的香烟吸過。既然這是於他有利益的！請你原諒，同志馬爾騰諾夫，但是我應當告訴你關於你的父親的行爲，他是一個騙子，很巧妙的騙子……你記得嗎，在我們的工人村裏，大家都稱呼我爲化學家，這因爲我很喜歡化學，而且找到了更較科學的，便利的裂割皮革的方法。但是我那時很愚蠢，沒有拿着發明的專利權，而你的父親不費一文地應用了我所發明的方法……而我什麼東西都沒得到。那時我自己用錢買了許多書讀。

『你記得那時工人村的工人們，他們都橫暴的了不得。工作艱苦得可怕，工資少得可憐，只有酗酒是他們唯一的安慰。』

『我從沒醉過酒，一直到現在我都不喜歡燒酒。那時我把持着自己，不與孩子們一道兒胡鬧，只讀着書，研究着化學。沒有誰個可以談話，那時同你的父親却談了許多話呢。我們談着，談着，就看見他在工廠內又應用了什麼新的東西。工人的額數差不多減縮到兩倍。這樣一來，我宛然成爲了他的一個技師，而每天却不過只領着十五個戈貝及一點兒零賞而已。有時半塊，有時一圓，無怪乎那時大家稱呼我爲不值價的化學家……真的，真是不值價的化學家。』

『我那時是一個渾蛋，可是我究竟開始明白了一點什麼。我說，馬爾騰諾夫先生，關於我自己的發明，我想要拿到專利權。你將牠買去，我可以開始進學校讀書……我曾夢想着成爲一個技師。那時我對於政治完全不明白，一點兒階級的意識都沒有。僅僅只曉得學習，讀書而已。』

『如果他同我說好了，我將送給他以很大的利益，此刻我也是技師呢。但是你的父親吝嗇的了不得，吝嗇將他咬傷了，於是他對於我的請求，回答之以謾罵。而我不喜歡誰個罵我的。我也就同他對罵起來，一句不讓。他便把我趕掉了。那時我窮困得要命。母親餓死了。後來我到了瓦茲涅新斯克城，結交了許多好的朋友，他們開始給我『真理報』讀，開了眼界，我因之便聰明起來了。

『回想起來該是多麼可怕，我們該受了多麼重的壓迫！……呵，可是，現在這些都完結了。舊的永遠不再有了。謝爾格薩哈里奇（即馬爾騰諾夫的父親——譯者。）現在也許在日本，也許在美國。而在他的工廠裏，我差不多是一個主人。

——難道說你在那裏工作嗎？——馬爾騰諾夫問。

——可不是嗎，我是工廠委員會的主席。已經有兩個月了。

——呸，工廠進行得怎樣呢？

——很明顯的事情——不妙。工人們怠着工，食糧很不好而且不照着發；發工資

的方法壞極了，又加之機器是破舊的。我會罵過你的父親，且異常地不喜歡他，可是這並不妨害我們要向他學習……學習這種……——他停默了一會，尋找相當的字眼，——經營的能幹……他是一個嚴厲而狡猾的人，篤愛自己的金囊，但是他對於工廠的篤愛更甚。他日夜的光陰都消耗在工廠裏。你記得他嗎？他知道每一架機器，知道每一個人是怎樣地工作着。最重要的是他的那種思考力……那是一種經營的，商業的思考力。我們現在就缺乏這個。

「就例如我們的經理罷。他是一個技師，而且是由全俄國民經濟委員會派來的，也是一個黨員……但是他簡直不走出辦公室來。在無黨的專門家面前撒着爛污。你知道他嗎？」

他說了這位經理同志的名姓，說他是黨委員會的委員，時常在黨的會議上出頭演說。

——而我是一個不好的政治家。一句話，我曾經是一個化學家，也就到現在

沒有改變。自然，我明白一切，明白他所有的錯誤，但是……我無論如何捉不住他。個對個我還能同他爭辯，但是，如果在會議場上，那他就一下子把我抵得說不出話來。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請求發言，什麼時候不可以，而他一下子：——『從事表決罷』，便什麼事都完結了。我感覺着他是在撒謊，在做假，但是我不能捉住他。如果我一說起話來，那我說得不圓通，就好像舌頭被繩縛着了也似的。

——噢，而你的化學又怎樣了呢？

安得列也夫的面容沉鬱起來了。

——怎樣，也不怎樣……弄起政治來了。此地當然再顧不到什麼化學了。我的心痛——不能夠從事於勞動的事業。如果我們再弄些閒事情，那資產階級當然要把我們活吞掉了。這樣，是說，化學是完結了。

他沉思起來。房中很寂靜；管班的很高聲地打起鼾聲；他靠着窗像睡着了。

——睡覺罷，同志馬爾騰諾夫，否則，我看見要把你困死了。我很快地就要上班

去。坐一坐，讀一點書……『過渡期間的經濟』，一本很好的書……

而馬爾騰諾夫在半睡的狀態中想道，從黨的工人同志中，很多的可以担当重要的黨的工作，而且要比許多知識同志，更做得要合乎『康賦厄茲母』的節奏些，但是黨的機關是這樣地建造着，只容易提出會做主席，會說話和會執行會議的人來。他將安得列也夫及他的不大圓熟的，然而是很聰明的言辭，和着這個負責任的工廠經理及他的震動的演說，兩相比較一下，他覺得安得列也夫對於黨是更有價值些。這位經理先生是這樣地自信，同時又是這樣地蠻橫，完全不懂得階級的立場及黨的根本的原則，只將響亮的語句來掩蓋自己的無知。然而由於他的有權威的聲調，由於他會管理騷動的議場，可以不按照秩序發言，他便到處被選舉着，而算為很聰明，很能幹的人了。

——忽然馬爾騰諾夫的朦朧中的思想被一種什麼響亮的擊動聲所打破了。

——那裏有什麼人，——馬爾騰諾夫聽見安得列也夫的驚慌的聲音。——同志馬爾騰諾夫，你聽見了嗎？

——大概是傳令兵罷，——馬爾騰諾夫噉了一句，遂又預備躍廳下去。

——不，一定有什麼亂子，——安得列也夫叫着，順手將槍機搬起來。馬爾騰諾夫跳將起來，看見了門內湧進一大羣人來。惡狠的面孔，蓬亂的鬚鬚，手中拿着刀槍與斧頭。

——強盜，——在他的腦中閃了一下這種思想，——把站崗的殺死了……我們也將被殺死。

但是他沒有來得及想到底，房中便發了一聲震盪的槍聲。烟氣散滿了房間，一個肥胖的，棕色髮的鄉下人，首先跳進警備室的，很苦痛地向地上坐下，丟下了一根很漂亮的馬槍。

——放槍，同志馬爾騰諾夫……還看什麼呢？——發了一聲絕望的喊叫，在這個當兒，安得列也夫趁着人衆的紛亂，便又放了第二槍。

——造你的媽媽……渾蛋……打他們，打呀……

『要放槍才是，——在馬爾騰諾夫的腦海中這樣地閃動着。——反正是完結了，放他娘。』——於是他用顫動的手指搬動了機鈕。但是槍沒有放成。腦後壳的艱重的打擊，將他傾倒在地板上了。他跌倒了，已經沒有了什麼知覺，還聽見安得列也夫第三次的槍聲，這槍聲爲人衆的叫吼與咀罵所掩蓋了。

尖銳的，難耐的苦痛爆裂在他的胸部，在他的喉管裏，他失去了知覺，已經不再感覺到強盜們用槍向他第三次的打擊了。他的腦蓋被槍頭所搗碎了。爲消逝了的生命之最後的感覺所織成着的空虛，掃除了他所有的知覺……

第十章

羅白珂不走出房來，已經有三天了。在搜捕的那一天凍病了，大概是被風過於吹了。在夜晚以前，他還勉強地支持着，可是到了夜晚，他就覺得異常地不舒服了。早晨他曾試一試要起來，可是頭昏得利害，他便又躺下，不再起來了。他躺着的這一間房子，是掛着綠色天鵝絨的窗帷的，從前是孫納託爾先生的內室。

想吃飯，然而沒有人去到食堂裏去拿中餐。每日裏爲他燒了兩茶壺的茶。因此他可以飲着熱茶了。

麵包他有的是很多，桌上一個整整的圓麵包在放着。羅白珂用手將牠所有的外殼

都搬着吃掉了，弄得滿桌子佈滿了小麵包末。他很苦悶。他並不責備同志們將他忘記了，他知道現在實在是沒有閒工夫來顧到他，然而究竟他還是很苦悶。天黑了，但他沒有將燈扭開，因為他沒有興趣讀書。腦海裏閃蕩着關於青春時代，關於過去工作的回憶……不知道爲什麼老是回憶着那遙遠的南方，那加特林娜省的製鐵工場，在那裏他過了自己的青春時代……一九〇五年的春天，白楊樹林的聚會，在星夜的寒冷的天幕下，他的第一次的熱烈而不圓熟的演說。記起來了一個什麼姑娘，她的破舊的褐色的中學校的服裝，她的態度和微笑。但是名字記不起來了。似乎是葉林娜，又似乎是阿麗嘉……

咳嗽的浪潮不時地要湧來，那時他的眼睛會發黑，而思想形象都會消散的。因爲咳嗽而疲倦了，他便閉着眼躺着不動，然而不覺得又開始思想起來了。

今天在宿舍裏特別地寂靜。在廚房裏沒有响動着孫納託爾太太的燒餅鍋，在走廊裏也沒聽見孫納託爾先生的謹慎的，軋軋作响的步調……但是一切時候從關閉着的

門裏送來低聲竊語的聲浪，一種什麼聽不清楚的談話，羅白珂毫不在意地聽着牠。忽然有人敲門，接着便聽見畏怯的女人的聲音：

——同志羅白珂，可以進來嗎？

——請進來，——他回答道，在房門限的中間，他看見一個女人的形像。這是里莎·格拉切瓦。

——你咳嗽是這樣地利害，在我的房間裏都聽得見。我，原來同你是並排住着的，隔着一個牆。我送來了牛乳給你……一茶杯。也許我還有什麼可以幫助你的地方嗎？

羅白珂望着從走廊裏射進門內的光線來。這位姑娘即刻就要出去，將門關上，房間內又要暗黑，於是他便又成爲孤單的一個人。照着這一種思想，羅白珂明白了，他是怎樣地在孤單着……他，大概是，很快地就要死了；他，自然，什麼都不需要，牛乳已經是幫助不了了，但是他究竟不願再落成爲孤單單的一個人，在房間裏。

——謝謝你的關心，——他很溫存地說，——把電燈扭亮，我們飲茶罷。

她將電燈扭亮，便驚叫起來了。他的枕頭蓋被血染得通紅，這血是在咳嗽時從喉管內流出來的。他自己不曾覺察到這個，現在才看見……

——我的上帝，——她說，——你，大概，很不好罷……我將你的枕頭蓋換一換。這兩天誰個也沒來看你，——她翻着他的箱子這樣說道，——我幾次想走進來，可是我害怕呢。

——難道說我是這樣地可怕嗎？

——不，現在你並不可怕，但是當你穿着你的大衣的時候……那時你的模樣是那樣的傲慢而不可侵犯。

她的關照使他覺着很愉快，他很溫存地，難以爲情地微笑着。而她看見他的難以爲情的微笑，他的枯瘦的頸子及其顯露着的青筋，不禁很可憐他，一點也不害怕，因爲她看見他是一個無力的，病着的，失去自己權力的人了。

——你在什麼地方工作呀？——他問。

——我是紅軍兵士的女教師。但是已經三天沒有工作了，我們的一營人開到修道院去砍伐柴木去了。

——已經去了嗎？——羅白珂很高興地問道，——加拉烏洛夫曾反對這樁事情：這是說，我們是可以應時將柴木預備好的。——羅白珂居然將頭從枕頭昂起，坐起來了。她開始將所聽見的關於砍伐柴木的事情，一一地告訴給羅白珂聽。她感覺到這些消息對於羅白珂是怎樣地緊要而貴重。牠們能使羅白珂興奮起來。

在很夜晚的時候，里莎才走到自己的房間去。說別的話的當兒，羅白珂請她帶到他的房間裏來。走廊裏的皮靴的響聲和高聲的說話，將她驚醒了。在房內和房外散佈着暗黑。

里莎即刻驚愕起來了。隔着一道厚門，分不清楚人們的語句，但是聽見了粗暴的語聲，高聲的叫喊，脚步的踐踏。她用一雙顫動的手將鞋穿起來。走到門前，輕輕地

將牠開開……她看見在走廊裏，在廚房裏，一些穿着兵士外套和短皮袍的漢子；在許多人的手裏，她看見兵器，斧頭與長矛。在這些蓬着髮的，被風吹粗了的面孔之中，在她的眼簾內即刻映上了三個熟識的形象。

羅白珂穿着內衣，血痕滿面，手被綁着，赤着腳立在冰冷的地板上。

列賓——直立在羅白珂的面前。里莎於側面看見了他的鷹鼻子。他，照常一樣，面孔修得很光，可是頭上戴的已經不是軍帽，而是鑲着藍邊緣的黑毛皮帽子了。他吸着烟，眯着眼睛，用鞭子不斷地向自己的油光的皮靴上敲着。里莎瞧見了鞭子，便即刻明白了羅白珂臉上血痕之所由來了。

小小的，胖胖的孫納託爾先生，穿着沒有帶領帶的黑上衣，忽而由列賓走向羅白珂，忽而由羅白珂走向列賓，在羅白珂的面前擺動着拳頭，裝腔做勢，不斷地吼叫着……

——阿，同志羅白珂？我現在可以同你談一談了……我們又平等起來了。你聽

見了嗎，囚徒，我們又平等起來了！你的一幫匪衆將我的藥舖充了公，——我沒有說話。你强行住到我的房裏來，不付給我的房租，——我也不說話。怎麼辦呢，你是執行委員會或是蘇維埃的副會長……讓惡魔將你們和你們的名號都拿去罷……你居然像省長一樣……

孫納託爾先生一時喘不過氣來，好容易呼吸了一口氣，便吼叫得更高聲些：

——現在你們是完結了。你們都要被槍斃，就如瘋狗一樣，而我明天將什麼衛生部的招牌從我的藥舖取下來。你聽見了嗎，從我的藥舖子取下來！……是的，我是有錢的人！……你聽見了嗎，我是資產階級者！……我曾經是一個資產階級者，我也永遠要做一個資產階級者！……你是一個懶貨，你也就終歸是懶貨！……不做聲嗎？說話呵，同志羅白珂，你本來是一個很好的演說家呵。在最後的一次，請你說一說話罷。我們是很願意聽你的。

孫納託爾先生裝着樣子，很恭敬地向羅白珂鞠了一躬。列賓微笑了一下。匪徒們

高聲地哈哈大笑起來。里莎聽見了在廚房門以內嘖嘖的笑聲，看見了孫納託爾 太的笑臉，她的露出來的牙齒，眼角的皺紋，及她所穿的帶着淡紫色的家用的黃便衣。

——不做聲嗎，不做聲嗎，——孫納託爾吼着說，——得，我給你一點……——
於是他向羅白珂的臉上，吐了一大口涎沫。

羅白珂想掙脫開，但是一個黑鬚的漢子將他的肩頭抓住了，羅白珂只是在他的鐵手裏掙扎着，無能為力。孫納託爾先生的涎沫順着他的眼睛和面額淌着。連拭一拭這種惡臭的涎沫都不能夠，因為他的手被捆縛着了。他用着很仇恨而鄙棄的眼光將做弄他的人衆巡視了一下，偶然地向着里莎的方向望了一望，望見了她的蒼白的面孔，微笑了一笑……照着這個微笑，里莎明白了，雖然羅白珂由於鞭打和侮辱在受着苦痛，可是他的精神沒有毀敗，他一點也不怕，而且鄙視着自己的敵人。里莎覺得，羅白珂微笑了一下，是由於他記起了昨晚的談話。

這一微笑將里莎引出了呆愚的境地，她大聲地哭着，向列賓投去，抓住了他的

手。

——同志列賓，爲什麼你要苦惱他呢？他本來是要人民享着幸福的呵……你們統統，——她向匪衆們叫着說，——他是爲着你們，爲着農民和工人的呵！……

譏笑與謾罵將她的話語遮掩住了。

而列賓，這位漂亮的，溫存的列賓，用力將她從自己身邊推開，推得她撞了牆壁，並將她罵得不成樣子。

——把這些把戲快送到鬼那裏去！孩子們，將他拖到外面去罷，即刻將他送回老家，快一點……

匪衆們齊向門外湧出去了。里莎用手捧着頭，從地板上立起身來。

——也來瞎搗嗎？軍官先生，她原來也是波爾雪委克呵，——孫納託爾太太叫着說，而孫納託爾先生已經將她的肩頭抓住了。在這時候，從院內傳來一聲槍聲。里莎明白了羅白珂已被殺了，不禁怪異地高叫了一聲，使得列賓發抖了而往後退了一下，

也就在這個當兒，她掙脫孫納託爾先生的手，順着梯子躍向黑院子內去了……在昇階前，牠扯着了一堆衣裳，在這裏面呻吟着一個人的肉體。她彎下腰來，在石門限子上看見羅白珂的血臉。她吼喊得更騎亮些，從院子向街上跑去。跟着她後邊就响了兩次槍聲。

里莎跑到街頭的拐角上，又轉到一條寂靜的歧路，喘一喘氣，停住了。她靜聽一下，沒有誰個來追趕她。小小的屋宇是暗黑而靜寂，僅僅只從遠處很清楚地聽見砲聲。有時很平勻地响着機關槍。風老是刮着，里莎僅僅穿着一件運動衣，覺得冷將起來，週身不禁寒戰起來了。

她很機械地向前走，低聲地哭泣着，淚水流了滿腮，落在雪地上。那一種因為接觸了羅白珂的顫動着的肉體而起的恐怖，現在是過去了。

這樣，她忘記了自己，走得很久，完全凍僵了，很機械地搓起手來。天已經發亮了，她順着灰色的柵欄走去，在那上面伸張着樹木的精光的枝幹。

忽然打了一個寒戰，停住了，如同脚被釘住了一樣。在碧色的雪地上，挨着柵欄附近，她看見了一堆沒有形式的東西。她覺得她又看見了人的身體了。想要叫着而又跑着，跑着而又叫着。但是她極力壓住本能的恐怖的感覺，向柵欄走去，希圖猜出那一塊黑東西到底是什麼。越走越近，兩脚陷在很深的雪塊裏，——於是忽然看清了，認出了，輕輕地叫了一聲，便坐下了。

撕破了的衣服，露出人的身體來；女人的衣服，女人的身體；露着的左乳房上面有一塊烏黑的傷痕，兩隻手腕是精赤的，難看的面孔……緊閉着的眼睛，咬破的嘴唇，捲髮蓬散在滿雪地……這是謝穆珂娃的面孔呵。

里莎現在也不喊叫也不哭了，順着濕的雪地向屍身爬去，拿起死的頭顱，用手觸一觸冰冷的腮龐。

這時天空放起藍色來，所有的景物——城角的小小的屋宇，褐色的道路，灰色的樹木，都被彩色所渲染着了。天的一角逐漸般紅而明亮起來，宛如在那裏燒起來了烽火

也似的。大概從那裏太陽要升出來，所有的雪堆和屋頂，本來是藍白色的，又加上了潔淨的，差不多是不可捉摸的，玫瑰色的反照。

里莎越漸看清楚了謝穆珂娃的面孔，那種苦惱的形像……她不久看見謝穆珂娃的面孔充滿着生命的歡欣，而現在這個面孔却是這樣地慘白，眼睛却是這樣地死閉着；她不禁感覺得人類的生命是走到了末日了。剩下的只是空虛的，死寂的屋宇，及煩勞不休的，平勻的，也就如死寂了的一樣的機關槍的响動……

里莎用着遲疑的，莫解所以的神情，望着那純淨的，愉快的，春陽乍出的美麗；誰個需要這鮮明的空氣，這美麗的春陽呢？爲什麼機關槍的聲音响勵着如歡欣的警鐘也似的？

全城的鐘聲都歡欣地响動起來了……復活節的警鐘飛揚着於全城，與機關槍的聲音，及現在城的兩角的射擊聲相應和，相混合。

這復活節的鐘聲引着里莎想起來了上帝……上帝，他在什麼地方呢？在自己的身

上，她沒有感覺得到他……她向四外瞧一瞧……小小的，門扉都掩閉着了的屋宇，泛藍的雪堆，泛藍的天空。機關槍的响動與鐘的叫鳴。不久的一個快樂的，美麗的，聰明的姑娘的死屍。上帝在什麼地方呢？也許在復活節鐘聲裏，一些神甫們，在上帝的名義之下，用這些鐘聲以慶祝這死亡和殘酷的一天罷？

『康母尼斯特』是對的，生活這是一種爭鬥，既然在這些小屋宇和灰色的柵欄的那邊，還很清楚地聽見砲聲和槍聲，這是說爭鬥還沒有完結……既然『康母尼斯特』還繼續着爭鬥，這不是說生活還在進行嗎？

里莎從雪地立起身來了。她跪着。將謝穆珂娃的身體掩蓋了一下，吻一吻她的冰冷的額部，然後才很費力地立起腳來，可是雙腳麻痺得很利害，幾乎走不動路。雖然如此，她還是盡力很快地跑向那响動着槍聲的很近的方向去。

第十一章

房門開了幾秒鐘……搖擺不定的電燈的光線射進陰濕的，暗黑的地下室。幾聲咒罵，幾聲打擊，克里明便被推進地下室裏去了。又是暗黑，在暗黑之中僅僅只可以看見不清楚的，地下室窗戶的藍影。此外還聽見梯子上走開了的腳步聲。

克里明被打得跌倒了……他昂一昂頭，聽一聽。他覺得他聽見了一種什麼味味的聲音。

——此地還有誰個嗎？

——克里明？

——司達爾馬合夫？

照着說話的聲音，大家互相認出來了，在暗黑中大家握了一握手。忽然克里明哎喲起來了。

——你當心些，司達爾馬合夫，我的肩頭被槍傷了，——於是在一分鐘的歡欣之後，兩人想起來了自己的境況，不禁又愁苦起來了，

——克里明，我們同陷到一種糟糕的境地……但是我究竟很快樂，就是我能同你，而不是同着別的什麼人，度我的生命的最後的一夜……自然我更快活，如果你現在不在此地，而在响着槍聲的那裏……你怎樣落到他們的手裏呢？

——哥爾內找到我，把我送到委員會來，我中了埋伏。我的右肩被槍傷了……我的手，就同鞭子樣，即刻就垂下了。否則，我是不會讓他們活捉着的。自然他們即刻就認出來了，從這些渾蛋之中，有誰個不知道克里明呢？把我痛打得不堪言狀……但是現在，司達爾馬合夫，他們來不及管我們了。在車站那一方面，槍聲响得利害，

眼見得他們不大涼快，居然很安靜地把我丟在這裏不問！

——我也是中了埋伏。但是我究竟幹掉了一個。第三粒子彈我想給我自己，可是火門壞了。把我殺死，這並沒有什麼要緊。可是他們要很利害地做弄呢。我本來在各鄉區收集了食糧。但是現在他們還沒認出來。克里明，我真想抽一抽烟呢，簡直沒有力量再忍受下去了！自然，我想生活着比較想抽烟更要利害些！——他試試想笑一笑，但是不能夠，而僅僅斷續地嘆着氣。——克里明！你記得嗎，在我收集食糧的時候，你會救了我的性命？

——記得。那不算一回什麼事。

——不，老哥，那並不是小事；當你帶着人來的時候，我的頸子上本來已經套上繩索了。我那時大概是靜等着死亡，但是你却送來了救星。也許現在這種事情也會再有的呢。

——不，同志司達爾馬合夫，現在我們已經是完結了。我很記得那時你的面孔

是怎樣地慘白，當用刀將你頸頸子上的繩索割斷的時候。我們的認識也是從那時起的……

——是的，不錯，我知道你有一年半。我同你見面總是很愉快的，時常想和你談談；可是一遇見了的時候，總不過是：『你好，再會，給我一枝香烟吸一吸』，——談話便完結了。

兩人沉默下來了。槍聲走到鐵路那邊去，逐漸不明了。由於鞭打，由於血流過多，由於奮激過度，克里明現在被疲倦所佔領了。他向地板躺下，面額伏貼在冰冷的石磚上。

但是忽然一種尖銳的對於謝穆珂娃的思想，如皮鞭的抽擊一樣，落到他的心靈來了。謝穆珂娃，安娜！他不能再見着她了……但是這是不應當的，他應當再見着她！在他的腦海裏迴旋起來了許多顏色的，各種脫逃計劃的轉輪。他想到堅固的柏樹的門栓，想到地下室的小竅孔……但是，他是非常委員會的主席，很清楚地知道這是不

可能的事情，在他的工作的時期中，沒有發生過從地下室逃脫的事情。越想越明白，沒有任何的救星……

槍聲越來越清楚，越臨近。

——我們的人逼近了，——克里明說，而司達爾馬合夫罵將起來了，但是他的老長的，不講顏面的，污七八糟的罵語，却含着火燄一般的希望。

門外有脚步聲响動，接着便聽見開鎖的聲音。

——這是找我們來的，——司達爾馬合夫說。克里明還未來得回答他，他們倆已經被抓住了，推着，打着……

克里明試一試要掙扎開，可是他的頭被木棍亂擊了一陣。他失去了知覺，如一重麻袋一樣，他被沿着污壞的木梯子拖上樓去。司達爾馬合夫自己走着，紅着麻臉，態度鎮靜如平常一樣。

夜幕完全消散了，露現出來了蔚藍的朝晨與殷紅的東方。司達爾馬合夫望一望被

拖着的克里明的慘白的面孔，又向非常委員會的寬大的內院子環視了一眼。在那麼小房子（從前的非常委員會辦事員的食堂）的牆壁上，懸掛着一塊藍色旗。在那附近躺着一堆來福槍，一個帶着藍帽章的孩子，正在收拾牠們的機鈕。

——呵哈！我看見了誰個！……原來是同志司達爾馬合夫，你看，我們捉住了一個什麼小鳥兒？——司達爾馬合夫聽見了惡狠而譏笑的話語。在毛皮帽子下面，一個剃得光光的，玫瑰色的面孔，在這面孔上的兩隻兇狠的灰色眼睛向着司達爾馬合夫逼視着。一架合調的身材，腰間勒着寬大的軍官的皮帶……——你不認得我嗎？我們原來是老相識，難道說你就記不起來嗎？況且我們不久會過面，難道說你不記得在搜捕的時候，你遇見了軍事專門家列賓，並且察看過他的公文嗎？而關於你盡力徵取食糧的事情，那時我們沒有來得及感謝你，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算一算賬了。

克里明被一桶冷水澆在身上甦醒過來了，他即刻搖幌着便立起腳來。寒冷刺得他週身發抖，他覺得他的頭爆裂成碎片了。

他一立起身來，便見着了司達爾馬合夫被兩個年輕的漢子用手抓得緊緊的。第三個漢子，穿着一件緊身的藍汗衫，用力在司達爾馬合夫背上鞭打，在他的無眉毛而小眼睛的面孔上，漫溢着快樂的神情。司達爾馬合夫有時發着苦痛的呻吟，同時從他的口中飛出氣憤的咒罵。列賓立在階沿上。

不遠，不過在一里路的光景，震動着炮聲，有時在屋子上面飛着槍彈，帶着嗚嗚的响聲。忽然，打斷了單調的射擊聲，噴出轟動的，奪人魂魄的，喊叫的浪潮，間雜以哀號與哭泣……此後的槍聲即刻就逼近了，院中的子彈也越加飛得多了，每分鐘都要穿破樓上的玻璃窗戶。

列賓跑出院外，跟着他的還有一個軍官，在這軍官的肩頭上，克里明看見了金色的徽章。

——快把馬匹收拾好！——列賓叫了一聲，於是兩人很匆促地便走出院門去了。

對於司達爾馬合夫的鞭打自行停止了；匪徒們齊跑出去安配馬車，而被鬆開了的司達

爾馬合夫，顛跛了幾步。便向雪上躺下了，從背上流着很細的血絲。

克里明跑近他，將他扶起身來，渲染了滿手血；司達爾馬合夫呻吟着，戰抖着，罵着，終於顛跛着立起身來。他很愁苦地逼視着克里明，顫着灰色的嘴唇噤道；『冷……死，眼見得是臨頭了。』克里明抱着他的肩膀，用盡最後的力氣，將他拖到院角的一間小藏物室裏。

——我們走，躲起來，也許會把我們忘記呢。

在半明的小藏物室裏，腦殼抵住馬糞，躺着季曼的已經不像樣子的身體。腸肺等等，一塊一塊的紅的，白的，紫色的肉和着破爛了的衣襟，骯髒的馬糞，在地上狼籍着，而打破了的胃部被撒上了一堆黑麥。破了的麥蔴袋並排地躺着。在季曼的小而瘦削的，尖鼻子的面孔上，寫着該多末可怕的苦痛！一隻眼睛很大地睜着，而別一隻眼睛被眼鏡的玻璃片所壓破了。

——他也是很盡力地徵收食糧呢，——司達爾馬合夫啞着聲輕輕地說了這末一

旬，便伏倒在木台上，用手將臉掩住了。

槍聲越來越近，一個匪徒在院中受了傷，苦叫着向雪堆坐下了。匪徒們將受傷的抬出去放到馬車上，有一輛馬車上面堆着一大堆的來福槍。從非常委員會的門內，跑出來了兩個軍官：一個是便服的打扮，他穿着很新的短皮袍，戴着眼鏡。他拿着幾包文件。在他們的兩個人手裏都持有手槍。大家跟他們倆上了馬車，坐着這一輛馬車，不久克里明會去迎接謝穆河娃呢。對於司達爾馬合夫和克里明二人，匪徒們似乎完全忘記了。忽然列賓騎着馬進入了院內，他的面孔是那樣地蒼白，驚慌而狠毒！

——把囚徒們拖到這裏來，——他叫道，——他們在什麼地方呢？

匪徒們叫着罵着，將司達爾馬合夫和克里明拖出來了。司達爾馬合夫含着冷的仇恨，向列賓的狠毒的，灰色的眼睛的深處，望了一望，想說出一點什麼。但是槍聲一响，他沒有意識地擺動着手腳，便向雪地倒下去了。槍聲响了第二下，於是第二個身體便與第一個身體並排地抽動着了。院內空虛了。跟着馬車的後邊，列賓騎着馬走

了。在院子的當中，兩個屍身不動地躺了十五分鐘，而射擊的槍聲越逼越近，已經開始了別一個方向，這時飛到院中來的子彈很少了。

太陽已經升在紅雲的上面，一切都泛着淺藍色了……哥爾內哈拿着手槍跑進院內來了。跟在他的後面，有三個穿着黑短皮袍，帶着紅邊的毛皮帽子的人，在他們的有力的褐色手中握着來福槍。這是些鐵路工人。他們奔着去看藏物室，哥爾內哈即刻跑向雪堆上一堆黑的東西，看見了相熟的面孔，死的眼睛，平靜的半開着的口唇，彷彿從這中間即刻就要露出來白牙齒的微笑，——這面孔也將變成爲年青的，雖然是掩蓋着灰色的皮膚和很多的皺紋……

將克里明的頭拿到自己的膝頭上，哥爾內哈低下頭來，不停地向這個不動的面孔凝視着。忽然他覺到——從他的內身的深處，這深處是怎樣地深，他自己也不曉得，忽然湧起來了悲痛，越湧得越高……哥爾內哈無聲地哭泣起來，他是那樣地難過，彷彿在他的胸部裏，跳動着的不是一个，而是幾個受了傷的，過於被刺激了的心。

第十一章

漸漸要消逝了下去的黑色的原野與最後的藍茸茸的雪堆交合形成一易於變化的景象，越去越遠，雖然牠每一次的變化都有着新的特點，然而終不免是很單調的。

加拉烏洛夫尖銳地看着週圍，小心地聽着黑暗中的動靜，特別地握着馬韁，強逼着自己的馬走得謹慎而沒有聲息。

在前面，一個寬大的兩里路的半圓形，包着許多空虛的河溝與小丘，向着城的方向，行走着三隊紅軍的兵士。曾下過命令不要高聲哄動。但是數千隻腳踐踏土地的响声，加拉烏洛夫覺得好像是一種震動的吼叫一樣，靈巧的野獸，狐狸，兔子，田鼠，

將在很多里路的遠處聽得見；從那遠處聽着，這種聲音好像洪流之單調的响動一樣，她們將無聲息地離牠而逃去。而幾點鐘以前，加拉烏洛夫照着這些地點，驅着自己的一小匹勇敢的馬，從城中向修道院的方向行去，那裏工作着非常委員會的一營人。

那時他騎着馬向修道院來，似乎僅僅爲着檢察砍伐柴木的工作進行得如何，對於他的警戒的電話有沒有執行。但是一種什麼很模糊的本能，將他從城中引將出來，命令他要和軍隊離得近些，而且這一種模糊的本能，並強迫他有時將馬停着，靜聽一聽那落在後的城中的動靜。

但是在晚間的暗黑了的天空之下，一切寂靜着，在大地上面仍照舊地統治着甜蜜的，涼爽的，早春的晚間的寂靜。當完全暗黑了的的時候，太陽的餘霞消散在暗藍的天空裏，初露現着的星星兒閃耀起來，加拉烏洛夫的一雙尖耳忽然捉摸着了從城市那方面所响着的三聲槍聲。

加拉烏洛夫停住了馬。寂靜。一隻烏鴉飛過去，叫了一聲。接着他又重新聽着那遠處的槍聲，那無秩序的噼噼啪啪的槍聲……

他緊一緊韁繩，用全力將馬抽了一鞭，那馬使用着很快的又很平勻的步調飛跑起來，在黑暗中也顧不及看清楚溝穴了。

他到了地點，檢察一下他的命令是否執行了，於是他相信一切都做好了。他向營長謝列茲基解釋這次軍事行動的性質，經過十五分鐘後，他在紅軍的隊伍面前，很簡單地告訴他們是一回什麼事。後來，當他們上了路的時候，他向漂亮的旦尼洛夫，一營的軍事委員，解釋這次暴動的政治意義，而且旦尼洛夫向他點着很好看的頭。革命前，旦尼洛夫是一個礦工，不認識字，就是到現在還是讀得不好，連『康母尼茲初步』都沒有讀完，但是紅軍兵士們在他穿着的漂亮衣服之內，愛上了他的直爽，而加拉烏洛夫之所以重看他的，是由於他的勇敢和忠實，此外還由於他時常和他一塊喝過酒。

而謝列茲基在這時候忙着從營這一頭跑到營那一頭，察看一切都做好了沒有……似乎是隊伍已經連結好了，機關槍放在中央，在右翼派遣了哨兵，騎兵偵探也派遣了……

一切都做好了，謝列茲基很快地便要 and 敵人碰頭了；在人類的生命上，謝列茲基又將解決這種相熟的，然而每一次都是很有趣味的，戰鬥的題目。又再一次和敵人碰頭了……和匪徒們……

無論和誰不都是一樣嗎？

難道說宗教，民族，階級，這些不都是有彩色的，性質的，事物的標記，經過這些標記以表現偉大的軍事的遊戲嗎？這是一種親愛的，死的遊戲，牠使着謝列茲基是怎樣地癡醉呵……他時常地回憶着，七年前他和德國人打戰，引導着自己的一連人向敵人進攻，那時他是異常地熱心，幻想着爲俄羅斯而壯烈地死去！可是後來，在暗無天日的愁苦的戰壕生活之中，由於疾病，挫折和創傷，這一種熱烈的衝動便消散了。

然而也就因此，成熟了他對於這種死的遊戲的興趣，這是最古的遊戲，這是最可愛的孩童的遊戲，人類玩耍着這種遊戲已經有了這末許多年了……現在對於營長謝列茲，基統是一樣——德國人也罷，波蘭人也罷，捷克人也罷，哥薩克也能，白黨也能，土匪也能，統統是一樣……在前面是敵人，他也將這樣分開隊伍，也將派遣探兵，也將開火，也將撒着刺刀衝鋒的火焰，而苦痛，創傷，死亡，這不過是代數的記號，表示爭鬥的兩方面之一種數量上的變化而已。

早上接着了加拉烏洛夫的警戒的電話，這對於謝列茲基，宛然如對於一匹好的不馴服的馬略略地勒一勒韁繩而已。他即刻辦停當了一切，執行了所有的命令，整日地等待着，等待着恐慌的到來，加拉烏洛夫之出現，並沒有一點兒使他驚異。

現在，經過每一個半點鐘，他走到加拉烏洛夫面前，簡明地報告行動的狀況，說明自己的假設，很恭敬地問道：

——不再有什麼命令了嗎，同志旅長？

加拉烏洛夫漸漸減少對於謝列茲基的猜疑，暗自想道：『噢，這個是不會叛變的』……

不，謝列茲基是不會叛變的；叛變，這是破壞遊戲的規則。既然在遊戲中將自己的位置找好了，那嗎就要守着才是。否則，那就遊戲得沒有趣了。

第一連從左翼前進。

移動着黑黢黢的一堆人，但是在這一堆裏，在這一陣連續的黑影裏，有着自己的統系，內部的關連……每一個知道自己的鄰人，自己的長官，每一個人聽着低聲的號令。政治指導員司皮城在隊伍中走着，在肩上緊緊地扛着槍。

有時他將自己的思想和他的鄰人費登低聲地商量着，這費登是一個短鼻子的，矮小的漢子，生着一雙光亮而聰明的眼睛。

費登一切都記得而且明白……他渴求着知識，如乾沙渴求着水一樣。司皮城常以自己的學生自豪，他已經是候補黨員了。但是當從鄰近的鄉村裏來了家人，或者是

生着褐色鬍鬚和狡滑眼睛的胖父親，或者是不大言語的，愁苦着的，藍眼睛的姊妹，開始了老長的低聲的談話，在營房裏的哪一個角上，——那時費登便沉鬱下來，關閉了自己，不再與政治指導員多談話……而司皮城等待着，並且老早就知道了：終歸有一分鐘要來，那時這位年輕的漢子忍不住了，便紅着臉，閃着眼睛，很利害地搖着自己的右手，開始說起不正當的食糧徵收法，區執行委員會的受賄，民警與食糧委員的浪費，鄉村生活的困苦與紛亂……

司皮城聽着他，並不打斷他的話頭，然後開始向他解釋，很久地告訴他關於革命在俄國是如何地艱難，農民們自己不會同浪費的現象奮鬥，還有許多分子冒充進革命的隊伍來，故意地搗亂……

在他們談話的時候，聚攏來了一羣很注意的紅軍兵士，聽着，吸着烟，發着問題……政治指導員很得當地回答他們的一切，原來他很知道他們，他自己是出身於鄉間的。

在登記表上，關於社會出身之一問題，他寫着『鄉村的居民』。他是一個鄉村的裁縫，不知如何稱呼自己，說是農民好呢還是工人好。他是高高的身材，仄肩，駝背，禿頭，面孔是蒼白而生着雀斑的。步調平穩而輕快，一雙小眼睛總是圓睜着地，坦直地望着人。

紅軍兵士們歡喜他的談話，不過他的聲音很嘶啞，大家總是向他叫道：『聲音放高些』。但是司皮城不能說得很响亮，有時不知爲什麼即刻失去談話的線索，開始用些爲紅軍兵士們所不懂的外國字來，而他照着自己的意思，很模糊地，近似地，去談論牠們。

此刻在隊伍裏，在這些寂靜的然而又是恐怖的期待着爭鬥的時刻，不斷地不是這一個就是那一個，向司皮城走近前來，吸着烟，說着話，請求他告訴得更詳細些。

——我們去攻打誰呢？因爲什麼呢？

他感覺到在這個農民的心靈裏之一種惶惑，這惶惑是由於要去攻打自己人，攻打農民……攻打俄國人……攻打自己的兄弟……於是他用着很小心的，然而又是很嚴厲的，尖銳的話語，說起匪徒們，提起田尼庚，尤登尼奇，哥恰克的事情……於是隊伍照着暗黑的田野又走動了，天空是在暗藍着，星很少，從城的方向那邊，越見聽着那遙遠的，很清晰的射擊聲。走着走着，一直到飛來了命令為止：

——停住……向右站齊隊伍罷。

在前面隱現着稀少的城市的燈火，在側面不明顯地白着一條河。駝着睡眼朦朧的加拉烏洛夫的馬，在隊伍後邊一里半之遙，也停住不前進了。和他並排騎着馬行走着的營部軍事委員且尼洛夫很小心地抓住了那匹馬的韁繩，說道：站住不要動，讓老頭兒微睡一下罷。

但是加拉烏洛夫即刻很機敏地驚顫了一下，醒了，接着便從馬鐙子上立起來，用着很尖銳的眼光向前望去，很仔細地聽一聽……即刻認出了地點，城市的燈火，河，

山谷……

營長走來，很恭敬地舉手行禮，低聲報告道：

——偵探轉回來了。他們會到了城角那裏，看見了——一大隊的匪兵正向我們這方向進行呢……我們頂好是在此地等待他們。此地的地勢是很便利的。

好，好好，——加拉烏洛夫說。

——在車站那方面響着槍聲，——營長繼續說道，——這是說那裏還有我們的人。我已派遣了人去連絡了。但是此刻還沒有誰個回來。

——對，同志營長，——加拉烏洛夫說，——你，且尼洛夫，留在此地，而我們去看一看地勢。

但是他們沒有走開了幾步，在前面已經看見了很快地跑來的騎兵的影子，並聽見了馬的腳步聲。

又是探兵回來了，——營長說。

會集了三個騎兵。兵士們向後望一望，看見了黑黢黢的，人頭衆多的，活動的一團……忽然三個頭不見了，剩下的只有馬的形像，騎兵們很快地加起鞭來了。

——躺下，——隊伍裏飛跑着這種聲音，——預備開火！

命令還未達到左翼的時候，在右翼方面已經嘩嘩地放起機關槍來了，接着便一個追趕着一個，飛動起來了槍聲。

加拉烏洛夫差不多沒有干預這次軍事的動作。他對於營長的一切擺佈點頭贊成；在微明的晨光裏，看見謝列茲基的生着棕色毛的，沒有修剃的面孔，緊閉着的口唇，不禁逐漸對他注意起來，向他說話的聲調也逐漸溫存了。加拉烏洛夫僅僅停止住了謝列茲基的一個命令，——加拉烏洛夫禁止照着城角的屋宇那兒射擊。

——但是從那裏向我們放槍呀？——謝列茲基很驚詫地問。

——反正是不可以……這會使居民們受損傷的，——加拉烏洛夫這樣回答他。

第一連慢慢地跑着，向着城市移動。地點是無遮掩而低下的，那裏還剩下很多的

雪，經過艱重的兵士們的踐踏，那些雪便都沉落下去了。在藍色的雪堆上，灰色的人的身體是很利於做着射擊的目的的。

移動着很緩慢，傷亡了的很多。當司皮城在藍色的早霧裏，看見了那些小房子旁邊的小丘上，移動着敵人的隊伍，那時天角已經泛了紅色了，似乎太陽即刻就應當從那遙遠的天際裏冒將出來。司皮城現在什麼也不思想了。他繫好了子彈帶，爲着要便於掏出子彈來。他很快地瞄準，很快地搬着機鈕，槍在他的有力的手裏震動着，就好像活的一般。後來他彎起腰來，歎息着，又跑向前頭一個小土堆，跪下來，很快地瞄了準，接着他的槍便又響動了。費登的左肩受了輕傷，骨骼沒有動着，他還是留在隊裏。司皮城默默地將他的傷處裹好，他們便又並排地向前跑去，向那城角的圍牆的方向射擊着。

在太平無事的時候，日尼洛夫簡直沒有想到關於戰爭的事情；很快樂地過着日子，在會場上演演講，有時到政治部裏去和馬爾騰諾夫罵一罵；飲飲酒，或者與一個

好姑娘扯扯皮。但是戰爭一來了的時候，且尼洛夫全盤地爲牠所吸引住了，可是他的心情並不如謝列茲基的一樣，謝列茲基是一個軍事動作的指導者，而他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戰士而已。在爭戰中他總是在前一排，紅軍兵士們從遠處看見他的發亮的皮上衣和紅褲子。

就是現在他也曾幾次向加拉烏洛夫和謝列茲基提議，請求給他一連兵，他好去衝鋒……營長遲疑地聳一聳肩，轉過臉來不理他，而加拉烏洛夫很簡短地，然而很利害地罵了他一頓。

且尼洛夫於是生了氣，走向第一連去尋找自己的好朋友司皮城。他對於司皮城雖然有時說過譏笑話，可是很敬佩他的爲人忠實而公正。現在他想和他分一分自己的氣憤。他在隊伍的後邊走着，時而在那圍牆的附近，選擇着敵人的影子，用手槍射去。很溫存地，勇敢地，向兵士們問着好，當他走近第一連，已經看見了司皮城的駝背，想喊他的時候，忽然向那城角的方向瞥了一眼，看見了一個很快地走向前來的黑影。

他停住了不動，仔細地望了一望。在他的頭上飛過了幾顆槍彈。而他還是向那黑影望着，忽然高聲地叫道：

——同志們，跑着一個什麼女人呢。當心一點放槍罷。

大家都看見她了。頭髮被風吹得飄揚着，她不時地跌倒了，尖銳地叫喊着，爬起來又跑。在她的後邊，敵人們連續地放着槍追射她。忽然費登的年青而響亮的聲音高聲地叫道：

——孩子們，這是我們的女教師呵。這原來是同志格拉切瓦！

別的人也同聲叫道：

——她，就是她。

旦尼洛夫持着手槍跑向前邊去。

——同志們，我們救一救自己的女教師罷。向她前迎上去！前進！

——躺下罷，同志格拉切瓦！向雪上躺下罷！——費登這樣地向她叫道。里莎始

而不明白這些人們向她叫喊些什麼。但是後來她看見了隊伍越跑越近，結果她的恐怖停止住了，不再妨碍她認出相識的面孔。

呵，他們這些貴重的，親密的，比親密的還要甚些的人們！她在學校裏向他們授着加減乘除的課，但是現在他們武裝着可怕的刀槍，對於里莎形成了一種偉大的力量——『凱旋的正義』的力量。她向雪上倒下了。

——你是怎麼樣跑到這兒來的呢？——她聽見了一種嚴厲的聲音，便舉起頭來，看見了上面沈鬱着的，略為泛着藍色的天空，一個紅而不閃耀的日輪；在山丘上躺着一堆灰色的小屋宇，她聽見了各種不同的，為單調的機關槍的响動所連接着的槍聲。而在她的面前，立在黑地與白雪的上面，呈現着一個灰色的，宛然一點血液都沒有的面孔，濃厚的雙眉，滿綴着皺紋的腮龐，稀朗的鬚鬚，——她認出來了這是旅長加拉烏洛夫，然而她並不像從前一樣地懼怕他了；她一面哭着，一面開始告訴他今夜的經過。

加拉烏拉夫不反覆地詢問她，聽着她關於羅白珂之死和謝穆珂娃的屍首的敘述。謝穆珂娃的屍首現在大概還躺在那裏，那灰色的柵欄的旁邊……——加拉烏洛夫聽了這些話，面孔並沒有震動，僅僅在腮龐上有一塊筋肉在抽動着。當營長走向前來，打斷他們的話頭，向他簡單地報告道，與火車站的連絡已經安置好了，那裏同志哥爾內哈和着五十個黨員隊裏的鐵路工人在把守着，——加拉烏拉夫聽了不說二話，便斷續地發着命令道：

——且尼洛夫！去衝鋒罷！現在我允許了。做死這些狗獾子們！從左翼開始！……謝列茲基！機關槍照着街上掃射罷……俘虜不要！……前進！……

第十三章

在薄紫色的原野的遠處，緊結着城市的灰色的屋頂，慢慢地，低低地，飛動着沉鬱的，陰濕的，穩靜的，巨大的雲塊。牠們散佈着小小的，羞怯的，然而又是歡欣的兩點，宛如第一次的愛情的撫摩，一個少年人對於裸着的女人身體之驚顛的接觸一般。山丘都見不到，朦朧的雨網將牠們掩蔽了，在低低的雲幕之下，宇宙顯得小而狹窄了。空氣是溫暖而濕潤的，宛如在暖床的玻璃窗格之下，迷濛着一層不大明亮的，閃動着的，水星子的薄片。

緩和的，懶洋洋的風，耍着脾氣也似的，不時地變着方向。牠從原野中送到城市

的，是舊生活的消毀和着新生活的萌芽之一種令人陶醉的氣息，而從城市送到原野的，那是噪雜，响動與鐘聲。凡是風所送來的，彼得洛維奇都用着全身心去領受；他立在一小沙丘上，——那裏在地上躺着一塊孤單的，被風吹雨洒的大石頭，——向着那成堆的屋宇和教堂望去；這種厭倦了的，十分相熟的，小城市的景象，他覺得是用着枯朽的線縫在舊的，褪了色的障幕上也似的。

强有力的，不顧情面的誰個，很粗暴地將這個障幕永遠地撕掉了，在牠的下面露現出來新生活的多種彩色，爲彼得洛維奇所不明白的，所仇視着的美麗。生活，好像老蛇一般，在苦痛與煩惱中，再換掉一次皮，將舊的，枯朽的，皺摺的皮拋去，於是在牠的底下，露現出來了從未見過的新生活的雛形。在雨霧中隱現着的那馬戲園上面的紅旗，那平場上藥房上面的紅招牌，——這是不是說新生活的雛形就由此發展下去呢？

彼得洛維奇回想起來了俄國人的過去的生活。在這些迷霧的原野上，灰色的城市

中，無數的不令人注目的鄉村間，——就在這些基調上經過着爲普希金，杜格涅夫，柴合甫，及其他俄國文學家所描寫的生活。他們曾哭泣這永遠消逝了的生活。將牠描寫得非常逼真，永遠使着彼得洛維奇醉心於這種悲哀的美妙。在本城中的兩個中學校裏，他教授了二十年文學；在他的小小的書房裏，一年復一年，反覆地將那兩書架上的裝幀美麗的書籍讀了二十年。革命發生後，書架上的書籍稀少得很多了，——馬加立特，一個又是他的老婆又是他的女僕的老太婆，將牠們換成了肉，蕎麥，麵粉和雞卵了，

怎麼辦呢，要生活着！……他原則地不願進入蘇維埃學校去工作，而其他的技藝又不知道，而所積蓄的又很快地吃光了。一星期復一星期，一月復一月，一年復一年，他總是希望着：呵，可恨的，令人不了解的，彼爾雪委克的政權，快要倒落了，而在祖國內很快地會回轉來舊日的，真正的生活。從十月革命的大雷初轟動的時候，他便仇恨着波爾雪委克，完全與他格格不相入的人們；在過去的生活裏，似乎沒有

過他們，他們的動作言行充滿着矛盾，完全爲他所不了解，因之他覺得波爾雪委克是粗暴的，而又如魔鬼也似的奸滑的；是詐僞的，而又是狹窄的，直線的獨斷者。他不能夠毫不在意地看着蘇維埃的招牌，差不多完全不走出大門來，連在日裏也不將一切的窗門都開開，——他完全衰敗下來了，開始飲起燒酒來，很瑣碎地與馬加立特相罵着，整天地或思索着難題，或躺在長靠椅上反覆地讀着自己的漸漸稀少了的書籍。

捷克斯拉夫的改變消滅了他對於舊制度的恢復的希望。他看夠了那時的荒淫無度，竊盜。統治的資產階級之賄賂公行，橫暴，及白黨軍官們之無意識的殘忍！他憐惜着白黨，而又鄙視着他們，對於他們抱着一種父親對於壞兒子的心情，這壞兒子不能符合他的希望。他開始覺得地球上人們的生活太荒誕而無意思了，帶起着一種全人類破滅的幻想。

但是不講情面的，鴉亂的波爾雪委克，搜捕了全城，連他也在內，好像將他如鼠

鼠一般，從小小的平安的土穴裏，拋到地的上面，拋到新鮮的空氣裏，拋到蔚藍的天空之下。於深夜中他們進入了房內，叫醒了睡的人，檢察了文件，命令着穿起衣來，宣布他被募去砍伐什麼柴木。

他向這些冷靜的，可恨的，莫明其妙的人們叫道，他完全與什麼砍伐柴木的事情沒有關係；他是一個腦力勞動者，青年的教師……而馬加立特，這時穿着睡衣顯着一個很令人可笑的老婦人，極力向他們哀求着將他放下，不要挨動他，流着細小的淚珠，向他的大衣袋裏放進一些肉白菜餡子的包子。

但是他已經被牽引着，順着空虛的街上走着了，走向黨的聯隊的司令部，在那裏一間悶塞的，充滿着烟氣的房子裏，在也如他一樣的抗議着的，謾罵着的居民們的集會裏，他度過不眠的一夜。和着別人們一起，在快活的，有說有笑的紅兵們的保衛之下，被領到修道院的森林裏，在那裏他被命令着鋸，砍，或堆積柴木。於是彼得洛維奇爲對於這種嚴酷的力量的仇視所燃燒着了，盡量地和不幸的同伴們談着對於波爾

雪委克的仇恨。

後來，很緩慢地，不覺得地，春的迷惑走進了他的靈魂，於是這些天，——在新鮮空氣中，在靜默的青松之下，在沒有習慣然而是不艱苦的，令人振作的工作裏所度過的這些天，——對於他似乎放射着一種什麼新的美妙了。這些天是怎樣地不和最後幾年來的灰黃的房間內的生活相像！這些天在他的靈魂中引起了似乎是永遠被埋葬了的，被忘記了的情緒……

那是很久了，在幼年的時日，他很驚顫地等待着每一回的春天……在不清明然而是輕軟的二月的時日，他已經常走出屋外來，立着，望着那寂靜的，迷人的天宇，那比天空似乎還要白些的雪，那隱隱地，歡欣地，似乎等待着什麼也似的樹木。他自己也等待着什麼，忽然感覺到了自己的強健的，年青的，有力的身體，及自己的深沉的，還未表現出來的思想。在這些瞬間，只是驚顫的，甜蜜的期待而已。

而現在他分別春季之與其他季候之不同的地方，僅僅在於房中漫着石腦油的氣

味，各種物架子的洗晒，及燈燃得很遲而已……四角空間內的，擺置着木器的房間生活，在他的面前將所有的一切都遮蔽了，僅僅在這松林中所度過的幾天，春之神姍姍地走來，一些小路道還滿着水與碧藍的雪，只有小小的山丘上露現出來在去年凋殘了的乾枯的草叢，一小堆一小堆的針葉樹，及剛剛覺醒的，過着懶懶的，如夢一般的生活的蟻穴。在這些晚間，當他很疲倦地從工作回轉來的時候，用眼光去捉摸那正在雲層中消逝着的太陽的殘霞，他又感覺到春意了，不禁起了一種歡欣而又苦痛的心情，因為他的生活是經過了，經過得愚蠢而又無意思，而春天是這樣地歡欣，這樣地光亮。

歇了工作，在迷人的黃昏的時刻，在未就寢以前，彼得洛維奇踟躕於暗黑的修道院裏，走上紅軍兵士們所住着的第二層，聽着他們的言笑，有一次曾碰到了一羣人圍着政治指導員司皮城，於是他也就和這些紅軍兵士們一塊，很注意地聽着關於第三國際的談話。在兵士們之中，他有時看見了『康母尼斯特』，曾和他們之中有幾個很不

大胆地談過話……

在暴動的一天，在一些被募集來砍伐柴木的居民們之中，從早晨起就傳佈着一些不大清楚的風聲。當晚間將他們一切，先數一數，關到一間大的暗黑的房間裏，從院內傳進來驚慌的銅鼓的響聲的時候，憤恨與恐懼，歡欣與驚慌，不禁充滿了房間以叫笑和轟動。但是加拉烏洛夫自己，和着兩個恭而敬之的不言語的人一塊，走進房間來了，接着便將手電燈射向寂靜下來了的人家，在牠的流動的光線下，發現了在這些老的和年青的，漂亮的和醜的，聰明的和愚笨的面孔上，呈露着希望，恐怖，及幸災樂禍的心情。加拉烏洛夫明白了是什麼一回事，便向年青的，有點瞇眼的第三連的連長朱爾賓，他是和一排人被留下看守修道院的，不高聲然而大家都可以聽得見地說道：

——如果發生了什麼……便要毫不怠慢……明白了嗎？

——是，同志委員，——朱爾賓這樣回答着說，大胆地微笑了一笑，向加拉烏洛

夫斜視了一下，又斜視着不做聲响的人衆，這使得他們覺着他是從地獄中來的惡魔，這惡魔生着火的身體，冒着烟的面孔，殘酷的，好看的眼睛，紅軍帽子的鬼角！

在這暗黑的，驚恐的一夜，在這一間巨大的，悶塞的房間裏，誰個也沒有睡覺。

大家都低低地私語着，幸災樂禍地數着『康母尼斯特』的名字，回想着他們的錯誤，希望着，希望着，希望着……

彼得洛維奇也沒有睡着，躺在硬而狹窄的長椅上，蓋着自己的外套，將身體翻來覆去，思索了一切。他不相信暴動的成功，也並不向牠表同情，他記起來捷克斯拉夫的騷亂與哥薩克的紛擾。『康母尼斯特』對於他仍舊是生疏而不能相合，並不相信他們在自己的紅旗上所寫的話，及他們爲這些話而犧牲自己。但是，如果老百姓，工人們，紅軍兵士們——這些穿着軍衣的農民漢子——這些年服從着他們，國際的說教者，半俄國的革命的支派，這是說他們自身有一種什麼生活的真理嗎？也許，如果他一試和波爾雪委克工作——工作，那時他將找到這個真理，而他却只躺在長靠椅

上，老讀着那些裝幀得好看的書……將牠們吃掉了，懷念那些過去生活中的往事！

……

一連兵士剛一回轉到修道院時，大家便明白了暴動已經被鎮壓下去了。彼得洛維奇向朱爾賓請求一天假到城裏去，爲着要換一換穿破了的皮鞋，而他自己却是這樣地決定了：到人民教育局去，問一問，也許找到工作給他做。此外他還想用新的眼睛去看一看死寂的，將他的全生活都吞食了的小城，而且也要看一看馬加立特，她雖然是不可愛的，然而已經成爲習慣的了，在地球上對於他沒有比她再爲親近些的人了。從早晨起，在如灰塵一般的小雨之下，和着遲緩的拖柴木進城的貨車，並排地行走着彼得洛維奇，默聽着農民們與護軍的紅軍兵士們的談話，那談話是關於栽種的事情的。農民們說，已經是耕作的時候了，而反基督的波爾雪委克却強迫着在濫路上拉柴木；栽種的種子一點都沒有！『康母尼斯特』是詐徒，他們答應了以貨物來交換麵粉，可是他們連釘，鐵，碗碟，棉紗，一點都沒有送到鄉村來，送來的只是些紙糊的

領子。面粉和脣脂……

——呸，反基督的人們，——農民說……

——這是誰個故意地向我們搗亂，——一個由於不安而紅着臉的紅軍兵士回答道，——關於此事一定要報告非常委員會才是……

那個農民毫無希望地搖着手，說道：

——非常委員會也沒有用處。這裏，那裏，都是『康母尼斯特』。他們官官相衛呢。

而別的一個紅軍兵士向一羣農民們解釋道：

——你們現在所運送着的這些柴木，牠們是爲着鐵路用的，而在鐵路上我們將種子運送來……自然是爲着栽種用的。司皮城告訴了我們這些事情，政治指導員，很好的同志……從報紙上也讀到了……

——誰個現在再暴動，那他就是妨害我們整理經濟，那就是我們的敵人，——他

很憤恨地說道，——就是我的親兄弟我也不饒他，如果他要變成匪徒了。

——我什麼也不知道，——那個年紀最老的，生着蒼白鬍鬚的，乾枯了眼睛的農民，很苦愁地這樣說道，——不過我的靈魂感覺得我們都要餓死，既然天后，我們的母親，保護者，不幫助我們了，——於是，他望着那城市教堂的金色十字架，聽見那飛動的鐘聲，便將毛帽子取下來，顯出來一個光頭，在胸部上畫了十字，跟着別的農民們也就照樣做起來了。彼得洛維奇，穿着舊教育部的制服，具着一副光光的，現在是老而有皺紋的，然而曾經是過漂亮的面孔，也就畫着小小的十字，望着這些灰色的，無知識的鄉下人，又望着那一座灰色的小城，那紫褐色田野的遠處，迷濛的天氣，他的一顆心不禁哭起來了這永遠靜寂着的生活。牠哭着合於鐘聲的拍奏……鐘聲無力地展開了自己的翅翼，飛揚於這座小城之上，也就在這個當兒，灰白的太陽遠遠地離開了中天，蒼白的半圓的虹橋伸向到那遠處的褐紫色的原野……

紅軍兵士們見着這些鄉下人畫十字，不禁蹙起眉來，而後來有一個最年輕的笑着

說道：『好罷，禱告夠了，那我們就走路罷……而你，老爺，也……也不要落後才好呢。』這後一句是他向彼得洛維奇說的。車走得很慢，彼得洛維奇看見順着寬展的平場，從城中的各角落裏聚會着一些人們，向馬戲園移動。他們行走着，有的成羣，有的單獨着，年老的和年青的，男的和女的，他們的面貌，笑痕，態度，步調，是各式各樣，然而在大家的身上究竟有一種類似的東西，彷彿他們同被一個遙遠的，冷靜的朝陽所照着也似的。彼得洛維奇猜着這是『康母尼斯特』去赴黨的會議。

這是在暴動之後黨的第一次會議，因之，對於『康母尼斯特』，這教堂的鐘聲像是敵人號角的響動，像是嚴厲的警告，就是說爭鬥還沒有完結，敵人雖然退陣了，然而還沒有消滅。每一個人聽着鐘聲，不禁都蹙起眉來，然而後來記起來了，就是勝利究竟保持着了，暴動究竟被鎮壓下去了，便又和同志們分起歡欣的感覺來。里莎·格拉切瓦也怯生生地走近馬戲園的入口，不敢遽行進去。她在人叢中尋找不到熟人。好像在暴動的時候，他們統統都被殺死了。但是她看見一個熟人了：政治部秘書馬杜賢

珂穿着整齊的，金色鈕扣的大衣，胸前掛着徽章，走近來了，掏出自己的黨員證，給管着登記簿子的，年青的蹙着眉的區委員會的書記看一看……

——同志馬杜賢珂，同志馬杜賢珂……你還活着，同志馬杜賢珂……你竟沒有被殺死……

而同志馬杜賢珂很得意地微笑起來了。

——爲什麼要殺死我呢？我是一個小小的，不令人注目的人，在我的鄰居中又沒有仇人。我同我的女人沒有聽見槍聲，什麼都沒有聽見……我們很安靜地睡在床上，嚇嚇。夜裏頭她醒了，說道：『伊留沙，真的，放着槍呢……』『得了，格魯莎，我說，睡覺罷，別要瞎想了。』可是到了早晨，我聽一聽，真是在放槍呢。我坐在家裏等着，槍聲一停，我便走向辦公處去了。在政治部裏，除開我，誰個也沒有，但是我對於職務是不可以拆爛污的……

——現在怎麼辦呢，同志謝穆珂娃和同志馬爾騰諾夫都死了……——馬杜賢珂

的臉上表現着悲哀與苦愁。——我成了孤兒了，完全成了孤兒了……你看牠，人民的橫暴與野蠻！……而你因爲何事，難道願意來入黨嗎？——他很愛護地這樣問着里莎，——來赴我們的會議嗎？——於是里莎聽見了鳴鐘的響動，這是號召赴禮拜六的晚會的，不禁想道，她今天不是進教堂，也不是赴祈禱會，而是來參加黨的會議……大概……她是不能進教堂的，……就是在復活節也是一樣……因爲……上帝是沒有的……

爲着這些思想所佔領住了的她，很隨便地向馬杜賢珂回答道：

——我有事情要找同志加拉烏洛夫……我曾和他約着在此地見面。

加拉烏洛夫騎着馬走近馬戲院來了，輕輕地跳下馬來，將馬在柱子上拴好，目不轉睛地向路上望着，看見了遠處一排黑黢黢的載着柴木的馬車。誰個的手放到了他的肩上，於是他瞧一瞧，便見着了寬面龐的，態度鎮靜的，這時眼中有點疲倦的哥爾內哈。

——運送着嗎？——哥爾內哈指着路，很簡短地這樣說。

——運送着。——加拉烏洛夫也就照樣地回答他。兩人沉默下來了。大家想起來了，躺在棺柩中的二十八個同志，他們躺在紅旗下，在非常委員會的院子裏，等待着盛大的葬儀。

——我很可憐一些孩子們，——加拉烏洛夫斷續地說道，——糊裏糊塗地被葬送了。而我們兩人的主張是不錯的。不應當將一營兵拉出城來。

哥爾內哈沒有做聲……沉吟了一會，然後，宛然如向堅固的牆壁堆積起來沉重的平勻的石塊的一般，開始說道：

——不，加拉烏洛夫，我們兩人都錯了。你看見嗎，正在運輸柴木呢。你僅僅想一想，——他帶着一種很不常有的活躍的神氣補着說道，——這些柴木可以給我們種子！而種子對於農民的暴動，那簡直如水對於火一樣！同志們並不是空犧牲了……現在我在檢察這一次事變的經過，我看見——暴動是必然的事情……——於是

哥爾內哈很簡單地告訴了檢察的結果。昨天早晨匪衆們佔據了城市，昨天在街上才響動着噹啷的槍聲，而現在這些從山丘上可看得見的小屋宇，是呈現着這樣安靜的，和平的景象。哥爾內哈知道：昨天的火焰雖被他們消滅下去了，可是應當警戒着新的火焰的到來。這一種恐懼將他對於克里明的悲痛壓抑下去，而即刻指導着對於過去事變的檢察，雖然在職務上，他並不是遺留下來的非常委員會的工作者之中的長官，但是非常委員會工作的指導，却自然而然地落到他的手中了。

得少的匪徒從城中走了出去。棕色髮的漢子，他是在黨員隊將城佔據了的時候受了傷的，變做了俘虜，哥爾內哈將他和其餘的匪徒們，和被捕了的鄰村的農民們（他們現在是這樣地馴服，胆怯，宛然如醉後了一般！）一塊兒對審，很容易地發現了他，是暴動的首領之一。哥爾內哈起初指定了槍斃他的時刻，現在答應了要赦免他，威逼着他吐出實情，一方面又請求着他，不倦地應用着許多狡猾的審問的方法。這位棕色髮的漢子有時覺得他落到一個冷靜的魔鬼的手裏，或者更確當些說，落到一架狡猾，

殘酷而又正確的美國機器的齒輪裏，那是會將一個活豬在十分鐘之內變成爲香腸的怪物。

如果哥爾內哈自己不審問，那他便在審問者的辦公室裏走來走去，不去干預他們，觀察着審問的結果，讀着口供的記錄，而有時走入自己的辦公室裏，一個人坐着很久，用手撐着自己的毛茸茸的頭，似乎並沒有什麼別的思想，只望着面前的一張紙；有時他小心地在紙上寫一兩個字，於是暴動的過程對於他逐漸明白起來。現在他用了五句話，即將花費了許多時間的，瑣碎的審察的結果，告知了加拉烏洛夫。忽然加拉烏洛夫打斷了他的話頭：

——你看見嗎，那裏站着一個姑娘？……這是一個女教師，在暴動中很受了許多苦，或者她可以告訴你一點什麼關於羅白珂被殺的情形。我向她說了，要她在開會時來和你見面。呵，你看見她站在進口那裏嗎？……同志格拉切瓦，走到這裏來罷！

於是哥爾內哈看見了一個姑娘的蒼白的面孔，蓬鬆到額部與腮龐的灰白色的長頭髮，碧藍的，驚恐的眼睛，接着便聽見了她的顫動的聲音。

——我想告訴你一點證據……關於同志羅白珂被殺的情形……我是親眼見着的。我同他住在一座房子裏，緊隔壁……——她開始述說起來列賓的出現，那是一個又漂亮，又溫存，又狡猾的人；孫納託爾夫婦的為人，及她對於他們的關係；在暴動的一夜，她是怎樣地奔勞着……有時她偏於不必要的瑣碎的情形，那時哥爾內哈便輕輕地，恰當地，向她提起問題，將她的述說引到必要的方向去。始而一種不平靜的心情妨害她說話，她的話語是不大連結的，但是後來她越說越興奮起來，她的聲音也漸漸確定而自然起來，她竟開始有點羞怯地用手描畫着當時的情形。當她說着羅白珂被殺的時候，她的兩眼是爲着淚水所淹沒住了。

——你聽着，哥爾內哈，——當哥爾內哈離開里莎的時候，加拉烏洛夫向他說道，——我此刻望着你，不禁驚詫起來：你是一個怎樣能幹的漢子！譬如，你是怎樣

平靜地，好好地，審問了這位姑娘。還有……你知道嗎，如果不是你的五十個鐵路工人，那敵人將要把火車站佔領了，那時……可是要糟糕得不得了。那時我同我的一營人將沒有什麼辦法。暴動恐怕要延長得一月之久呢。這是事實。而且又將要犧牲去許多同志……

停一會，加拉烏洛夫用着顫動的聲音說道：

——你此刻，就同一匹馬一樣，在工作着，到處跑，又要到非常委員會去，又要管着柴木的事情，又在報紙上做了論文……而我……我什麼都不能夠。我從這個姑娘一知道羅白珂被殺了，便光亮都看不見了，簡直發了狂，如野獸一般，親手砍了許多匪徒的頭顱。後來我又得知季曼，司達爾馬合夫，克里明……同克里明一道，我經過了整個的國內戰爭……現在我什麼都不能夠做。城對於我等於空的了。你可以罵我老人家，可是你要記着，我大你三十歲……我昨天由於苦悶喝了許多酒。重要的是，我在清醒的時候，我總是不會有眼淚的。可是一喝起酒來，那便靈魂都

展開了，便號叫起來了。過後覺得有點難爲情，可是當時是很好的。你等一等，你也曾嘗受這種滋味的，那時你會記起來老人家加拉烏洛夫……

鈴聲響了，坐位寂靜了，從舞台的中間，城區委員會的書記紅着臉，口吃着，提議推選出一個主席來……在坐位的行列裏起了莫明其妙的嘈雜。推選誰個呢，當一些最好的，最勇毅的，最能幹的，都在棺木中躺着？誰個喊了一聲克里明的名字，又有誰個很不確信地叫了一聲謝穆珂娃……但是書記沒有記錄下來這些名字。

——同志加拉烏洛夫！——大家聽見了柔細的，甜蜜的馬杜賢珂的聲音。但是加拉烏洛夫拒絕了……他不會當主席。無論哪一個同志都知道。並且他今天病了……

忽然從什麼高處，從樓座上面，一聲強有力的聲音拋下來一個名字：

——哥爾內哈……同志哥爾內哈！

即刻從各方面都同聲地叫着：

——對……哥爾內哈……同志哥爾內哈！

——這個哥爾內哈是什麼人呢？有幾個人很高聲地這樣問。

於是先前的那個強有力的聲音，又從上面向着全馬戲院宣言着道：

——哥爾內哈……非常委員會的辦事人……他跑到我們的車站裏，將我們統
統都鼓動起來了，指揮着我們作戰。勇敢的傢伙！……

哥爾內哈在自己的生命史中，第一次充當這樣大的會議的主席……哥爾內哈稍
覺有點慌張，不知道他怎樣做才是，而會場，如一馴熟的野獸一樣，很馴服地躺在他
的腳邊，寂靜下來了，向着自己的主人射着多目的視線。代替普通的套語『我宣布
開會了』，及會議日程的宣佈，從他的口裏却鳴響着別的話語，那是沉重的，尖銳的
話語，進入聽者的意識裏，好像大錘將釘釘入木裏一樣。那是在這罪惡的一星期裏，
由哥爾內哈的判斷力與意志所鍛鍊出來的話語。

他說，剛經過的暴動對於我們的危險是如何地巨大；他說，『康母尼斯特』履着

薄冰，在這薄冰的底下，騷動着兇惡的，農民的原始性，牠預備着將『康母厄斯特』的工作踐踏下去；他說，欲征服此原始性不僅僅用槍彈即可了事，而必需建立城市與鄉村的社會主義的『物品交換』。

——現在我們，同志們，更將困難了……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裏，剩下了九個，而在黨執行委員會裏剩下了四個工作者。在政治部裏兩個長官沒有了，而在非常委員會裏沒有了主席，代理主席和三個工作者。中央是不會給我們幫助的，對於牠的希望是不大好的。而工作現在更形複雜了。只得到種子還是不夠。應當開始預備栽種的事情，要普及於我們的窮僻的邊區。而土匪還沒有完全消滅。這末一來，我們不得不背一點担子了。就拿我做比例，我現在是在當主席。這是因為我們沒有了克里明，謝穆珂娃，羅白珂……他們當然對於這件事情更能做得好些……到處都是這樣，死者的工作不得不落到我們的肩上來。自然是很困難，但是如果記得他們的榜樣，那我們是可以將工作對付過去的！……

當國際歌已經唱完了，會議轉到了事務的問題上，他很平靜地主持下去，很確定，很銳敏，如一載着重貨的小帆船上的舵手一般，駛着船渡那彎曲的小河……

譯者後記

這是新俄文學的第一朵花，也就是說從這一部書出世之後，所謂普洛文學得了一個確實的肯定。譯者在「俄國文學概論」一書中，曾有過下面一段的話語：

「一週間」在描寫革命的著作中，真是要佔一個特殊的位置，因為牠實在表現出革命中十主主義者的形像及他的心靈來。李別金斯基的兩眼特別會看，他看出十主義者的心靈深處。倘若我們讀別的作品時，只能見到部分的，冷靜的，嚴厲的十主義者，那我們在「一週間」內所感覺的就不同了。

「書中的情節很簡單：在一個縣城裏，需要籌措燃料，因為沒有燃料，就不能運

輸穀種來種地。保護城市的一營兵，照情勢看，要被派遣到離城二十多里路的一座廟宇去，因為那裏有很大的森林。在城的週圍猖獗着土匪，而城裏又潛伏着許多叛黨。若將兵派走了，而遺下城市沒有保障，這是很冒險的事情，但是若沒有燃料，這也是很大的困難。黨部傾向於冒險的一方面。叛黨利用城中無兵的機會，暫時佔據了城市，而將黨的首領很殘忍地殺死了許多。後來被派出的那一營兵回來復將叛亂取消了。

『這一部書美妙的地方在什麼地方呢？在於牠表現從事英雄的，悲壯的，勇敢的，行動之主人翁，並未覺得自己的行動是英雄的，悲壯的，勇敢的。所謂偉大的，證明有道德力量的冒險事業，成爲日常的必要的工作，因此從事冒險的英雄，也就不覺得自己是英雄了。』

『李別金斯基將我們引到革命的試驗室裏，在這裏我們看見一些所謂先鋒隊規定革命的行動，研究革命的過程。革命並不是自然的波浪，而是一種很複雜的，很艱難』

的藝術，或者可以說是一種科學。俄國革命，牠的勝利的條件，在很大的範圍內，是因爲這次革命有很好的先鋒隊——知道革命科學的人們。李別金斯基首先把我們引到革命的試驗室裏，我們在這裏可以看見規定革命，把持革命，引導革命的一些革命的科學者。

在暴動的前一天，負責任的人們如箕曼，羅伯珂，克里明，都是忙碌的，然而又都是不知疲倦爲何物的人們。如羅伯珂是很病很病的人了，然而他不以自己的病爲事，而從事於工作的計劃。他們真都是所謂熱心的，英雄的，冒險的人們！但關係於這種圖畫的描寫和表現，並不是此書最有力量的，最驚人的部分。李別金斯基所指示我們的，是死，不是一種最高的對於革命的道德；最高的道德是要將自己的生命所有的都獻與革命，是死的結果能夠促成事業的成功，能夠對於革命有利益。不但是死，就是忍飢挨餓，或飲痛吃苦，在道德上的價值，也要以牠們對於事業的成效而定。當一個勇敢的不怕死的英雄很容易，而當一個勇敢的不怕死的英雄，同時是成就

事業的智士，這就很困難了。然而對於革命，這種人是頂有價值的。李別金斯基在「一週間」內給與了我們這種有價值的人們……

『倘若藝術的作品是能夠使人用新的眼光觀看環境的事物，那末，「一週間」就是一部很有價值的藝術的作品了。在「一週間」內，我們看出革命的Dialectic，我們看出真正的革命的個性，這種個性是以完成整個的，全部的社會組織為前提，而走入自身的消滅。……』

現在，我沒有在這些話語之上，再加上一些什麼的必要了。這不但是新俄文壇的名著，也是李別金斯基個人所有的作品中之最好的傑作。在這一部以後，他也曾寫了很多的長篇，如「明日」，「委員」，「在轉變中」，但是在藝術的價值上，都及不上這一部。也許李別金斯基此後不會再寫出更好的作品了，然而有了這一部「一週間」，他的名字已足夠在普洛文學史上永垂不朽了。

這一部書是我在病中譯就的，疎忽之處，或有所不免。如果被別人或我自己發現

錯誤時，當陸續有以更正之。

一九二九，十二。

十九八十三夜閱了了青島

俄國名家小說

契可夫短篇小說集

張友松譯

實價四角半

薄命女

屠介涅夫著

張友松譯

實價五角

初戀

屠介涅夫著

徐冰鉉譯

實價四角

春潮

屠介涅夫著

張友松譯

實價九角

浮士德

屠介涅夫著

顧綬昌譯

實價五角

決鬥

契訶夫著

朱溪譯

實價九角

三年

契訶夫著

張友松譯

實價五角半

飢餓

塞門諾夫著

張采真譯

實價六角

一九三〇年一月初版
一九三〇年三月三版

一週間

實價六角



著者 D. Libedinsky

譯者 蔣光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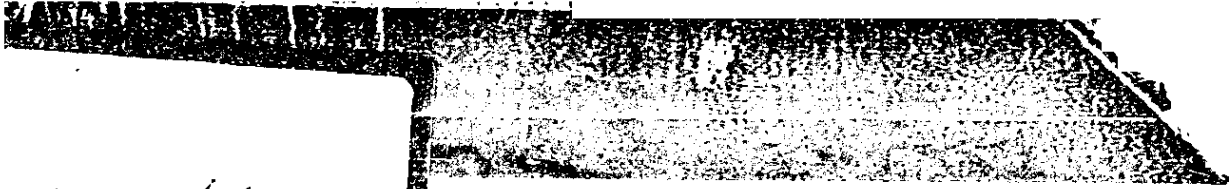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分發行處

南京花牌樓
北京琉璃廠
廣州永漢北路

北新書局



442478

X

442478

